

蘇聯文藝

2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2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3

Ш А Н Х А Й



目 錄



- 小說：托爾斯泰 伊凡·蘇達廖夫的故事 (林 陵譯)…… 3
梭波列夫 理髮匠列奧那德 (高 僑譯)……35
普拉多諾夫 老人 卓 嬰譯)……39
- 劇本：西蒙諾夫 俄羅斯人 (韋愛虛譯)……47
- 詩歌：波羅諾夫 基洛夫和我們同在 (掌 軼譯)… 119
史祖巴巧夫 戰地公路 (苓 譯)… 128
美麗頌 (矜 譯)… 129
西蒙諾夫 等着我…… (郭 琳譯)… 130
伊薩柯夫斯基 老人 (易 貝譯)… 132
- 文錄：古 特 齊 俄國文學中的愛國精神 (明 譯)… 135
俄羅斯文學中的世界意義 (蕭 瑟譯)… 137
薛 富 曼 托爾斯泰創作中的俄羅斯軍(原 譯)… 143
隊
- 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蹟：
達 萊 庫杜淑夫 (文 記譯)… 151

藝術：	叔斯達柯維赤	論藝術	(舒夷霞譯)...	164
音樂：	[塔斯社稿]	戰時的蘇維埃音樂	(高 儔譯)...	167
電影：	羅 柯 托 夫	戰時的羅蜜歐與朱麗葉	(傅 仙譯)...	171
	[塔斯社稿]	偉大的摩拉維	(楊 懿譯)...	176
評介：	涅 葉 特 雷	「斯拉夫人」	(原 譯)...	178
	理 進	葉夫格尼·彼得洛夫的 「前綫日記」	(易 貝譯)...	183
		作者介紹.....	(編 者)...	186
		信箱.....	(編 者)...	189
插圖：	巴拉索夫	木刻.....	34—35, 46—47	
	孔斯當京諾夫	木刻.....	120—121	
	伏爾柯夫	木刻.....	152—153	
	索柯洛夫·史卡利亞	油畫.....	164—165	

小說

托爾斯泰
(А. Толстой)



伊凡·蘇達廖
夫的故事

(РАССКАЗЫ ИВАНА
СУДАРЕВА)

夜裏，在鬥裏的草堆上

俄羅斯人喜歡有話就說出來，——這原因我不打算解釋。有個人在
悉悉索索着，在你的旁邊把乾草悉悉索索着，像對嫡親的母親一樣，喘
着氣，不讓你閉起眼睛來，於是用軟和的聲音滔滔不絕的講起他對於生
和死的態度，結果你完全睡不着。也有這樣的事情，——在作快樂談話
的時候，突然凝視酒杯，並且還咳着嗽，好似他的靈魂已經塞到喉嚨口
，不管東西南北，——開始把自己從思想裏解放出來……

在這次戰爭中所積蓄的思想，比一個人爲自然生存所需要的要多。我們的祖輩和父輩所沒有想到的，——我們却要在最短促的時間中想到，有時候是要在兩顆地雷之間……並且要藉武器來做出立刻的結論……我說得不明白嗎？

我的祖父是伏隆足夫伯爵（Граф Воронцов）的農奴。父親安分守己的做農民，無憂無慮的過活，像野草似的長着。弄到些什麼便都吃盡用光，請客，他什麼也不憐惜，到過聖誕節的時候，把什麼都吃光；無論是甕頭裏的鹹肉，無論是雞或是鴨子。他呢，你可曉得，却笑着說道：「快活的人就連墳墓也當毛絨睡，人只活一世啊……」哦，我喜歡爸爸……而我，他的兒子呢，却已經要辦理國家大事了，要辦得一點兒也不馬虎，要讓德國人怕我，要德國人在我們俄國地方待得不耐煩……他打仗厲害，我可要比他更厲害，我要宰掉他，而不是他宰掉我……他像頭牛似的貪吃。他下得了手殺小孩，他是不要臉的東西。像二月那樣，我用刀子德國人的頸子上耍了一會之後，我還揉揉手，並且我還就拿這隻手寫詩……

方才你說得不錯，我寫詩。登在戰地報上……「蘇達廖夫，」——這是編輯先生親口說的話，「你的主題和戰鬥性却顯得很結實，但是抒情應該扔掉……」確實不錯，把它扔進臭水窰。我弄一本簿子專寫這種詩，但是在行軍的時候和別列洛風特（Беллерофонт）馬——我有這麼一匹馬——一同丟失了……直到現在我還憐惜那匹馬……三月裏，我的兩腿受了傷，骨頭沒有傷壞，我心想，——我輪到醫院裏，誰來給馬吃和喝呢？我向醫生證明，說我可以留在騎兵中隊裏，事實上很容易的就復原了……可是牠，別列洛風特呢，却明白——是畜牲呀——我拖着—隻中彈的腿，領着水桶，一跛一跛的從井邊跑到馬房裏，要費多少氣力，——牠就噴氣在我的臉上，用嘴唇來碰碰……我不寫詩，我把抒情詩裝在心裏。

不這麼久以前，我在一個私人的家裏，看到一幅中等大小的畫。除了一點之外，這幅畫裏並沒有什麼特別東西：你想像一下看——一叢小樹林，一條小河，是一條非常平靜的俄國式的小河，河岸上有一條小路，通到樺樹林裏。我看了一眼，便什麼都明白了，——哎呀，活了這麼

大歲數，就不能用言語把這表明出來！……可是畫家畫上一條小路，我就覺得——路上稍微有些看得出的痕跡，這路引誘我，我甘心爲它而死，因爲這是我的故鄉……我又說得不明白了吧？

你想像一下看：一個村子裏的土堡上，坐着一個年高骨瘦的老太婆，臉上蓋着一片墓土，只有一對眼睛是活的。我在旁邊坐下。是一個四月天，有太陽，有些地方還有雪，有小溪……

「噯，婆婆，」我問道，「誰家打勝仗？」

「我們的紅軍，俄國人打勝仗。」

「好一個愛國者，」我說，「你呀，爲什麼，很有把握的以爲是這樣呢？」

老婆婆很久沒有回答。雙手攔在拐杖上，兩眼像黑夜似的向前釘住。我已經預備走了。

「從前有一對雄雞很厲害的相鬥，」她回答道，「白雞騎在紅雞的身上，啄了又啄，並且用翅膀撲打，眼淚都掉下來，並且喔喔的啼……可是那隻紅雞跳起來，又鬥起來，把白雞啄得羽毛零亂，並且把牠趕走——趕到那裏去，連女主人都找不到牠了。」

這位老婆婆——年輕的時候——在小河岸上的那條小徑上跑過，折斷白樺，聽着樹林的喧聲……現在她坐在瓦礫堆上，她的路到盡頭了，前面是掘開的泥土，但是她要永眠在她家鄉的土地上。

我看，你也不想睡覺。等高射砲一停止射擊，我們就可以睡着了。現在來讓我講幾個真實的故事吧。看見的事情真也不少了，——我的馬那條河裏沒有喝過水，無論是戰綫這邊，或是戰綫那邊。……故事要是合式，你就給登出來，我自己可並不爭什麼名譽……

一 這是怎麼開始的

白樺樹柴在斧子的砍劈之下像玻璃似的裂開。是一個晴朗的一月天。靜靜的炊烟在滿蓋着雪的屋蓋上昂起，在這樣藍寶石似的，在邊沿上有光彩的天際蕩漾着。低迷的太陽像開着。滿窗注視那點綴着濃霜的垂

不過這裏人苦害着人。最好是這樣——用斧子照準德國人的腦袋——斧子一斧子的砍去，把它們像玻璃腦袋似的裂破。……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拿結着冰柱的手套擦擦鼻子，把斧子放下去，向四下裏看了一遍。在一條被雪掃走過的痕跡襯出淡藍色的路上，有一個矮矮的，戴着大耳朵帽子的小夥子從村子那方面走來，——更準確些說，是滾來，短皮襖緊閉着，揮着雙手求助。

他齊腰陷在雪裏，翻過籬笆，走進院子，並不問好的把帽子摘下，——熱氣從他的剃得光光的頭上升起，——從帽子裏拿出一張藍藍的小紙。「是從飛機上拋下來的！」他說，抓起斧子，吐出一口氣，開始對準有節巴的木柴砍着，爲了使自己免於過分的激動。

這小夥子名喚安得烈·尤其諾夫（Андрей Юдинов）。春天他在葉利孃（Ельня）的中學畢業，那學校的校長是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他開始預備考大學，但被徵入伍，在維亞斯瑪（Вязьма）的惡戰中被俘。怎樣作戰的過時的理解那時還活着：假使被圍——那就是輸了，就得放下武器。那時還不是大家都真正的知道德兵的性格：德國人看來雖然是石硬的，但是假使充分堅決的打，却是歇斯里的，脆弱的。但是學問是要付代價的。安得烈·尤其諾夫也付代價了。

他們被押解過鄉村的時候，——各到各處，有俄羅斯婦女的善良的眼睛從籬笆裏面，或是由耳門裏，或是由泡狀的小窗裏注視這一羣疲憊萬分的軍事俘虜，伸出拿着麵包，拿着小片點心的手，有的女人讓頸上掛着自動槍的陰鬱的押解者走過去之後，從頭巾下面拿出一隻泥罐子：「我的親人，把牛奶喝下去吧……！」

這些由於自己的愚鈍而胆怯地放下武器的人，在這裏認識了羞恥，他們雖然很餓，但是麵包不能下嚥。有許多比較結實一些的人，就開始逃跑，選擇押解兵不把人趕進小舍裏去的昏暗的時候。安得烈·尤其諾夫好像有必要的樣子，留下來，在一個押解兵的背後，跳到一棵小松樹的後面，在槍聲之下爬了好久。他避開大道，好容易挨到「老墳地」（Старая Буда）村。也和其他脫逃的人一樣，他去敲一家不認識人家的村舍，說道：「留我做女婿吧……」依照德國法令，匿藏軍事俘虜

要處絞刑。村舍裏走出一個跛子，兔子似的嘴唇上流着一叢灰色的豬鬃鬚。「不行，我們害怕，」那人低低的回答說，「往前走走吧，親愛的。」另一個村舍把他放了進去。一個中年婦人給一個有白斑的小孩在桶裏洗澡，想了一會，回答道：「唔，怎樣呢，姑娘我們有，小孩有——是大女兒的……我的小女兒丟失了，被德國人趕到窖子裏去了……你就留下吧，在我家做工。」

像安得烈這樣的人，村子裏有好幾個。安得烈細看了之後，便開始和這些人談起話來。他們都是深恨德國人的，但是大家都認為，我們的事情絕望地淪了：莫斯科早已放棄了，——關於這一點是區長和鄉長報告民衆的，——紅軍的殘餘部隊在烏拉爾（Урал）的什麼地方毀滅了……

安得烈惱怒的把多節的木柴和砍在其上的斧子一同舉起來，敲着它，劈它。

「相信不相信……你們怎麼說？」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用他那雙燃燒着的眼睛閱讀藍藍的一張小紙上的幾行字。——紙上說，法西斯的百萬大軍在莫斯科全綫被擊潰，正在退却着，拋下坦克，大砲，車子，無數的屍體鋪滿了道路和林中的空地……這是死刑判決之後的意外的赦免。……他跟安得烈走進村舍，——一面走，一面在爐子跟前捉住一個矮矮的，胖胖的，灰白的，剪短頭髮的女人，——自己的撫養者，他在村子裏是冒充姪子住在她家的，——拉到自己身前，向她顫抖的面孔叫了一聲：「卡比多林娜·伊萬諾夫娜（Капитолина Ивановна），別不開心了，去做餅吧……有好消息……俄羅斯上帝活着！」走到板壁後面，在桌子旁邊把那張藍藍的小紙又出聲的讀了一遍。……用手掌在它上面打了一下，哈哈大笑起來：

「誰不相信俄羅斯？啊！誰預備葬送俄羅斯？站立起來了，祖國……」

安得烈立刻講起來，說剛才怎樣聽見飛機的喧聲，跳到院子裏，說：天呀——是我們的！可是它已經飛過去了，在它的身後，傳單像鴿子似的落下來。……「我在齊肚子的雪裏跑去拿傳單，我甚至跑得冒熱氣……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這壓根兒把事情的實質都變化了……」

「自然，什麼都壓根兒的變了！」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喊了一聲，不知到什麼地方去跑了一趟，把手槍放在桌子上，槍被油抹得肥肥的，和一小袋子彈。「我等候這張傳單，有多少夜沒有睡啊……什麼都想過了！我們要開始復仇了，安得烈……」

「兩個人只有一把手槍，可是他們却有兩連人，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

「應該從什麼開始才好。原始人也會想得出把銳利的石子拿在手裏，現在可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那時沒有自動槍，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只有石斧和個人的勇敢……」

「啊！個人的勇敢！」他把大拇指舉到安得烈的鼻子跟前。

無論什麼人從來沒有看見過校長是這個樣子，——他那對並不很大的眼睛像鑽孔機似的扭鑽着，瘦瘦的像書本似的長有羊鬍子的面孔，不知是爲了粗野的大笑，也不知是爲了預備咬人，發燒着，露出白牙來。

「我們是在受考試，偉大的歷史試驗，」他是這樣說着，好似在他的手指前面坐着成千的安得烈。「俄羅斯在德國人手下跌倒呢，還是德國人要跌倒？……我們的祖先在古代的墳場上，從棺材裏爬起來，——傾聽我們怎樣回答。要我們決定！……被德國人炸毀的俄羅斯神聖，揮動大鐘的舌頭……敲起警鐘！你喜愛普希金嗎？這明星在你的心裏燃燒嗎？我們光榮的，英明的文化你橫在心裏嗎？我們都有過錯，因爲我們少把它撫愛，少把它珍惜……俄羅斯人是浪費慣了的人……沒有關係……俄羅斯很大，很重，很能忍受……你可知道，在俄羅斯的靜謐中隱藏着何等的美德嗎？何等自我犧牲的精神啊！」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把這一切都說出來之後，他的眼睛軟和些了。然而安得烈的那雙灰色的，張大着的眼睛却變得又冷酷又兇惡了，有着一個憤急的短鼻子的年輕的面孔變得瘦削了。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說：

「現在具體地說。應該從什麼開始呢：今天夜裏到老墳地去……」
圍在蒼白的暈圈中的月亮高掛在白雪之上，雪地上有些地方有着盤

根結節的松樹，孤伶伶的聳立在曾經火燒的場子上的烟囱管的濃密的影子。安得烈的氈靴在形同玻璃的車轍上奮急的吱吱作響，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幾乎跟不上；安得烈舉起手來，停下，——面前有一隻狗在低聲的，寂寥的吠叫着。於是他們便轉身在沒有足跡的雪地上走去，沉重的喘息着，從打穀場那面走進村子，站在小舍的蔭下。村舍的黑黑的小窗被月光照得粗陋不堪。在遠遠的地方有一輛載重汽車在打嚏，在發出爆音，傳來斷斷續續的，不是我們人的聲音。

「德國兵運罐頭食物和酒來了，我們等一會，」安得烈說。

街上靜下來的時候，安得烈便翻身越過木柵：「勇敢些跟我來，」拉住穿着皮襪的，有些慌亂的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的手，拖進院子。他們在小台階上踏了幾下。安得烈喊道：「鄉長，軍官老爺來看你。」當門斗裏凍結的木板響起吱吱之聲的時候，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用德文說道：「出來，我要你去辦事。」

「好，好，老爺，現在就來。」門斗子裏傳出匆忙的低語聲，推開門門聲。門開了，一張奉承的，有着尖鼻子的麻臉從黑暗的縫隙裏伸到月光中。安得烈撲到門上，衝進門斗子裏去，於是在那裏便開始了無言的搏鬥，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沒有能夠立刻辨別出形勢，——在他的腳旁有人喘息着，發出沙啞的聲音，搖動着……終於分辨出了，鄉長坐在上面，在掀動着肩胛，於是他使用手槍打在這奉承者的後腦子上……「噢——唷，」鄉長發出拖長的叫聲「噢——唷，壞蛋……」

在一間燒得很暖熱的噴漆的房間裏，點着一盞翻轉的燈，幾乎光亮看不出，小窗戶的百葉窗門緊閉着。在一張漆布躺床上面，釘着一張明信片——穿海軍制服的希特勒，鄉長是在幾分鐘之前推開羊皮外套，把骯髒的花布枕頭落在地板上，跳下這張躺床的。在光光的桌子上，跟墨水瓶和攤開的賬簿並排放着一柄簇新的自動槍，這就是他們到這裏來要取的東西。

「現在你同意我們已經武裝得很好了吧？」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帶着一種把他的鬍子撥到側面去的取笑說。「你拿槍，我拿賬簿，我們一同到林卡·符拉索夫（Ленька Власов）那裏去。」

爲了謹慎起見，他們把鄉長從門斗子裏抬到小舍裏，扔在木柴後面

。套在寒霜暈圈中的月亮，高懸在靜謐的鄉村之上。但是他並不是對睡着的人講神異的故事，——它最好還是紅得像受難之心的血似的，鍛煉得像憎恨之火似的升起吧……

「你怎麼老是縮頭縮腳的，空氣很安靜，」安得烈說，「跟我攀出去，院子裏沒有狗……」

林卡·符拉索夫，一個面孔灰暗，頸子有力的長個子，赤着腳，只穿一件沒有繫腰的襯衫到寒風裏來迎接他們。細看一下奪來的自動槍，把兩腿蹲下去，傾聽關於投下傳單，關於必須立即發動游擊行動的簡短的報告。當他的牙齒相撞的時候，他說道：

「我們到屋子裏去。這是大事情。得去找人……」

在發着貧窮之氣息的暗黑的村舍裏，他們用耳語聲說話，在板壁那面有女人呼喚的時候，他們沉默了。在透進冰凍之小窗的不很分明的光綫中，看出，有一個女人走出來，一面披上短皮襖，伸手進袖子；林卡向她低聲說了幾句話，於是她便走到爐灶跟前，用年輕的聲音招呼道：「萬尼亞（Ваня），把我的氈靴拿給我，」站着，把腳伸進去。慌慌忙忙的走出院子，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想發揮那篇方才向安得烈所發表的宏論，但是林卡嚴峻的打斷道：

「現在只有戰鬥才能作宣傳。民衆已被德國人宣傳過了。我們只要能夠消滅一隊駐軍，就有十個村子起來。需要槍械。」於是他招呼道：「萬尼亞，穿衣服，爬到我們這裏來。」

一個男孩子從灶台上滑落下來，走近成年人，張大着眼睛看他們。當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把手放在他溫暖的，柔髮的頭上的時候，他避開，——是呀，這不是愛撫的時候。

「我們需要槍械，」林卡對他說。……

「附近有被遺棄的槍械嗎？你們孩子們一定都知道。」

「有。有一個孩子，阿爾卡其（Аркадий），他比我知道得多，他會告訴你們。你們需要攻坦克砲嗎？有兩尊砲，沉在河裏。我們知道什麼地方有砲彈。在樹林裏，在泥坑裏埋着十一架機關槍。還有一個地方有手榴彈和地雷。我們都給指點出來。怎麼，——你們預備打德國人嗎？」

「可是，這不是你的事情。」

「怎麼這不是我的事情？」那男孩子用大男子的聲音說，把袴子拉拉上。「可以拷打我，可是不能從我嘴裏得到什麼。」

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坐下，爲了更清楚的看看他的臉，——他的臉是稚氣的，圓圓的，厚嘴唇，但却是毫無稚氣地嚴肅的樣子。五個曾經到過前綫的人一個接着一個的走進村舍，——最後一個是少女，跟在他們後面跑着。她絞着頭巾，走到板壁後面去。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又在小窗戶跟前讀傳單。安得烈把手掌豎舉出來，說這是號召鬥爭。一個曾經到過戰綫的人回答道：

「好，這就是說，事情轉移了。哼，怎麼呢，給德國人流我們的眼淚吧。……我們快找槍械去……」

這樣，就在這天夜裏，當着德國人的眼，舉行了游擊隊的動員，統共八個人，兩個男孩偵察員還不計在內。萬尼亞和那另外一個，——什麼都知道的阿爾卡其絲毫不弄錯的嚮導武裝着鋤頭鏟刀的游擊隊員到陰暗的樹林裏去，指點什麼地方應該挖掘。從泥坑裏，從雪層裏和樹葉堆裏拖出機槍。其中有四架是完全預備好可以作戰的。在不遠的另一個坑裏，挖出幾箱手榴彈和二十顆地雷。孩子們提議——從小河裏，從冰底下拖出兩尊攻坦克砲，並且甚至於自告奮勇要鑽到水裏去：

「你們，叔叔們，只要去拿鐵鏟，把冰敲開，我們不怕冷水。」

但是大砲延期到下一次再拿了。槍械在天還沒有亮之前便已經送到村落裏交給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了。可惜就是沒有步槍。

早晨他又劈木柴，在鬚子下面唱歌：「哎呀，你這冬天啊冬天，多麼冷啊，所有的小道兒都已抹白啦……」萬尼亞乘了雪靴經過白茫茫的田野跑來。白天他顯得並不怎樣小了，——是一個塌鼻子，並且也不像昨夜那樣嚴肅。

「德國人在木柴後面找到鄉長，很是驚慌。現在到各家院子裏去搜查，打人。……狂叫不休。在非麥寧（Федюнин）的院子裏，把嬰孩的腦袋在門框上撞。……我們的小夥子都到樹林裏去了……那個孩子，就是和我們在一塊的，——我不知道他是說謊還是不說謊，——他稍爲懂得一些德國話。他聽說——他們今天夜裏有載貨汽車開來，……你說

，你還要打聽什麼？」

「你到卡比多林娜·伊萬諾夫娜那裏去，她要給你熱餅……」

這天夜裏，在離「老墳地」十公里路的地方，一隊德國載重汽車開在地雷上。當頭的一輛汽車由於烟火的爆炸而高高的跳起時，——機關槍也從針葉樹的叢林裏達達的響起來了。德國人既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轉身，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逃走：道路的兩面都豎起雪牆了。他們一共有（照後來計算）二十七條命；他們被捲在載重汽車的旁邊，粗野的叫喊着，漫無標的的射擊着，跌倒着。一個穿着黑皮襖的人從黑蔭裏跑到射滿月光的路上，另一個是矮矮的，拿着步槍。「烏拉！」那穿皮襖的人舉起手來高喊道。於是游擊隊員從雪堆裏鑽出來，拋出在空中盤旋的手榴彈，撲向德國人去作肉搏戰。

不過幾分鐘便什麼都辦好了。在奪到的載重汽車上，除了最前一個已經燒掉的之外，有步槍，彈藥，食物和被窩。凡是所需要的一切，游擊隊都拿去了，其餘的都和車子一同燒掉。

早晨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又劈木柴。這天有不少人經過這空曠的小村落。每一個看到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的人都咳聲嗽或是用其他方法顯露自己的意思，並且很小心的，繞道的轉到校長的小村舍那裏。過了一星期，由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卡樹勃斯基（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зубский）所指揮的游擊隊裏已經有兩百多人和兩尊砲。

那時便着手作基本的戰事，——消滅「老墳地」村的德國駐軍，這隊駐軍在黑夜裏被消滅得一人不剩。在德軍司令部的房子上面升起蘇維埃旗子。

二 七個黑臉人

有大隊騎兵突破戰綫來幫助游擊隊。突破的本身並不複雜。——在一個地方用示威欺騙德人，而主力則在另一個地方越過公路。但是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冷中在叢林裏的行軍却是非常艱苦的。馬陷在雪裏齊到肚皮；爲了拖拉雪橇和大砲，急行的騎兵却必得用腳踏堅白雪，砍去樹木；在日間被行軍困憊了的人，晚上並不燒起篝火，在雪地裏過夜。

行軍到第七天已經很清楚，人們必須溫暖一下。規定分佈在小河兩岸的互相隔得很近的五個村子作為休息的地方。村子裏都駐着德國兵。將軍命令無聲無息的去佔領，要這樣；使火把手來不及縱火焚燒房子，要一個德國人都不能從那裏逃出去。

夜裏村子被包圍，大路上都佈下了埋伏。吹雪狂暴得好似全州所有森林裏的精靈都聚集到這裏來幫助俄國人，急進的騎兵中隊就在這種吹雪的吼聲之下和雪的旋風一同衝進睡着的鄉村。在午夜的時候，五個火箭一個接着一個的穿進飛舞着的雪霧，宣告命令已經執行了。

將軍在雕有花紋的，被街那邊的快要燒盡的椽子照耀着的斜台階旁邊跨下馬來；一個德國人似乎審視地下的什麼東西，在台階旁邊面朝地的跌倒，他的沼澤色的外套已經撒滿雪了。將軍走進村舍，跳踏着凍結的靴子；披着深色頭巾的一個女人，面孔蒼白而有皺紋，無意的看着他，低聲的喃喃着……

「喂，生小茶鼎，」他說道，把氈袖外套拋在長凳上，拖出皮毛長上衣，坐在神龕下面，搓着凍得腫起來的雙手。「最好是把浴室也燒暖……」

那女人稍微點了點頭，走到板壁後面去，似乎，她爲了不要高聲喊叫，自己把嘴堵住了。

指揮員們從寒冷中走進村舍，——大家都很满意，活潑地立正，快樂地回答。將軍不知不覺的老把手掌擱到叢生着豬鬃鬚的熱燒的耳頰上。他覺得，面孔像汽球似的熱得擴大了，將軍注意着自己的外表：「啊，鬼蛋，七天沒睡，得好好地睡他一次了……」

一個高身材的小夥子把茶鼎端進來，——他的臉是青紫的，有着光澤的紋路，當他吹去煤灰的時候，褐色的眼睛柔和地喜笑着，他把茶鼎放好，開始注進茶壺。

「這是你的母親嗎？爲什麼她惡聲的叫喊？」

「她沒有能够復原，」那小夥子活潑地回答道。「德國人已經很神經質了，她要這樣叫才能使他們入耳。」

「德國人神經質了呢，還是俄國人神經質了，」將軍把指頭去撫着玻璃杯取暖，並無諷意的說道。「你們這種脫逃的軍事俘虜，在村子裏

有很多嗎？」

長着斑點的那小夥子垂下了頭，垂下了手，謹持地，不使人覺察地嘆了一口氣說：

「並不是我們的錯，少將。正巧九月十一日，我們被遺在德國人的後面，在他們第一列和第二列兵車之間。」

「難道你們沒有拿出個人的主動性——拿着武器衝出去嗎？……害羞嗎？（那小夥子的一隻手發抖，緊按住大腿）。好吧，去吧，去燒暖浴室，讓我們早晨再談……」

在浴室裏洗過澡的將軍，早晨醒來，臉上剃得光光的，又顯得很紅潤了，他走到台階上。從暖熱中出來，呼吸被寒冷窒住了。在台階附近，黑黝黝的血跡穿過潔白的雪顯露出來，德國人已經收拾掉了，那個有斑點的小夥子站在那裏，和他在一塊的還有六個人，——都是十八九歲的樣子。他們立刻立正。

「啊，軍人！」將軍走到他們跟前說。「是脫逃的軍事俘虜嗎？怎麼，害怕責任嗎？原來紅軍並不在烏拉爾。紅軍自己來到你們這裏來了……你們怎樣評判你們的行爲呢，——在敵人面前放下武器！同意給敵人挑水，打掃戰壕官長室嗎？」

他就這樣用侮辱的話把他們大罵一頓。小夥子們都沉默着，像站在隊伍裏似的，只有一個人的眼睛被淚水模糊了，還有一個在兩眉之間豎着一條筆直的皺紋。他們都穿得很髒，很壞：破舊的羊毛短皮襖，短上衣，有一個是穿的女人的棉上衣。

「拿紅軍的外套換上了娘兒們的外套！拿光榮去換來了恥辱！誰要你們這種人！」將軍走來走去的，用堅實的聲音批判着。「是打德國人，並不是捉小雞。……你們得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你們中間誰能開誠佈公的回答？」

一個堅實的小夥子，有着一對水汪汪的藍眼睛，短鼻子上面豎着一筆條直的皺紋：

「我們充分認識我們的過錯，我們並不把這過錯推在任何人的身上。你們來了，我們很喜歡，我們請求你准許我們用鮮血來和法西斯蒂算賬……」他頷首指一個厚嘴唇的青年，那青年正以魅惑的，幸福的微笑

注視着將軍。「他，孔斯當京·柯斯京(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стин)的姊妹瑪夫魯孃(Мавруня)，我們發現被殺死在林中……我們都很熟悉她，我們的心都爲她乾涸了……所以我們並不同意給法西斯蒂挑水……」

孔斯當京·柯斯京說：

「少將同志，你們隊伍裏沒有坦克。我們知道被遺棄的坦克在什麼地方，我們可以把它們挖出來，修理一下，——這是我們的提議……我們是坦克車手。」

「你說什麼？」將軍問那有斑的青年道。

「有坦克車。在不遠地方的沼澤裏有一輛KB●，兩輛中型的。我們知道還有別的地方有坦克。德國人想要把它們拖出來，把幾個村子的人趕了去，但是仍舊放棄了。可是我們知道，應該把它們怎樣拖出來。當然，居民拆下它們的另件，已分別拖去了。修理是很困難的。我自己是駕駛員，——你看——我的臉是骯髒的：燒過兩次……我們能對付得了。」

「好，我們來把這問題討論一下，」將軍說。「你們這些魔鬼，快去穿上外套，即使是德國人的也行。」

休息了一晝夜，騎兵隊向激戰着的地方移動，那裏有許多細小的游擊隊和傘兵陸戰隊活動着。那裏是「千層餅」。沒有那一夜沒有什麼鄉村不被踏着深雪過來的游擊隊包圍。把羊皮大衣的領子豎得高過飛行帽的哨兵，在刀砍之下，微弱一聲喊叫便倒下去了。游擊隊員走進腐爛的，擠滿着熟睡的德國人的村舍。德國人中間有聰明的，則從這個射擊，號喊，打擊的地獄之中跳到街上去，——但是反正也逃不遠。他們或是被子彈打倒，或是被聖誕老翁凍死。這位聖誕老翁把他神話的，松樹的行業換做凍死德國人了。村路變得不能通行了。大路上只有載重汽車的縱隊在重兵保護之下才能行走，並且還不是總可以通行。鐵路上的交通停止了——路軌上被觸雷炸毀的，互相豎立着的機車和車廂所堆積。德國人在這「可咒詛的俄國無政府狀態」中弄得沒頭沒腦了。

騎兵團用廣寬的陣綫推進，打掉德國駐軍，到三月底的時候，幫助游擊隊把好幾個區域重歸蘇維埃的旗幟之下。人民高興起來了。在各處

● 蘇聯一種大型的坦克車，一稱鋼甲堡壘。

各地尋找槍械，鞏固村莊，少女們也背着步槍站在村郊。但是這一年永長的冬天已經完結了，屋蓋上掛起了冰柱，瘦瘦的白嘴鴉飛來了，惶恐的啼叫着，在去年的窩巢周圍旋轉。傳說德國人在這地方的西面和北面調集着重兵……

將軍派人去打聽——那七個坦克車少年在這時期中是否真已做了什麼聰明的事情。七個坦克車手都執行了他們的信約。他們的事情是從奪獲的一桶汽油開始的，關於這桶汽油他們那時一點也沒有告訴將軍。他們整理好兩輛德國曳引機，修好一輛被集體農民沉在池子裏的蘇聯曳引機。秋天德國坦克曾在這地方包圍一輛 KB，這輛坦克本來應該用大砲和齒輪為自己開路或是光榮地戰死的，它却跑到樹林裏去，在百年的老松林裏打開一條路，直到砲塔地沉在沼澤裏。

他們用鐵鏟和斧子在坦克週圍的凍僵的土地上砍出一條隧道；把木方——在德兵無結果的企圖之後，這種木方在雪底下狼藉着很多——放在坦克前面的坑穴裏；把坦克車上的鐵鏈解下來繫在三輛曳引機上，一下子就把手好噸的鋼鐵堡壘 KB 起出泥坑。然後他們便坐下來，抽些烟——兩天三夜以來的第一次，而抽抽烟，——就在那裏的雪裏睡着了。他們把坦克拖進瞭穀的天棚裏，於是很大的忙碌便開始了。

坦克上沒有炭化器，所有發火栓都要更換，螺旋圈都一點也沒有用了，全部光學器都被偷掉了，砲管被攻坦克槍的子彈打穿，最絕望的是沒有工具，連一把鉗子都沒有。甚至於即使把這破玩意送到修理工廠去，那裏也要被它弄得渾身是汗。坦克車手愁眉不展了。

「答應了將軍！唉，伙伴們，我們原來是撒謊的人，」厚嘴唇的孔斯當京·柯斯京說。

「誰知道呢！」黑臉的菲茄·伊伏爾根(Федя Иволгин)向他高叫道。「比方說，是那個捉狹鬼需要炭化器呢？可以拿它熬菜湯嗎？」

他們在天棚下面圍着坦克座着，吹雪從一面吹來一團像糰似的白白的雪球，捲着飛灰。

「塔上的軸球要換，」砲塔射手，瘦瘦的，像長有小鬚的姑娘似的褐膚人低聲的說起來了「砲管和大砲上的洞呢，用指頭去堵住嗎？」

「同志們，心理學完了沒有？」那個有着水汪汪的，不和善的藍眼

請的技術科大學生莫斯科人沙斯卡·沙莫赫瓦洛夫（Сашка Само-Хвалов）問道。「否則我要埋怨怎麼和這批拖鼻涕的人攪在一塊了。」他站起，把兩手插進長得齊到他腳跟的德兵外套的口袋裏：「這是我的命令——修理的時間是三星期。爲了修理，必須從沼澤裏拖出兩輛中型的坦克，可以在它們身上找到一些另件。找不到便到各村子挨家去尋找所缺的一切東西：什麼都藏在農夫家裏。誰要是不同意我的，我提議把他當賣國賊來羞辱……」

坦克車手們沉默着，注視着寒風怎樣吹動他那件德兵外套的邊緣。

「你稍爲有些誇口，小朋友，」黑臉菲茄·伊伏爾根對他說，「但是總的方面當然是對的。」

大家都站起來，拿起鐵鏟和斧子，開始開曳引機。從沼澤裏拖出中型坦克原來比較輕便得許多。也把它們放在天棚下面。三個坦克車手——伊伏爾根，沙莫赫瓦洛夫和柯斯京從事摩托的拆卸。四個人則跑到村子裏去——挨家尋找工具和各種另件。果然，在一個農夫，在集體農場裏以獨營手工業工人出名的鐵匠家裏，在鑄鉗子和打汽爐之間找到那所有三個炭化器。

他也到停放着坦克車的天棚下面來。他喚做古沙爾（Гусар）。他是一個肌肉強健而堅實的人，雖然已經上了年紀，臉上有着可笑的皺紋，但是臉上的那個大而有光澤的鼻子却顯出是熱愛喝酒的。他惡意地微笑着，聽着究竟需要那些工具和鉗子，必須弄到還是要立刻製造。

「有趣，」他說，「有趣，不是早就打算把我送進舊貨保管處的嗎，可是獨營手工又用得着了。……」

第二天他拿來幾個老虎鉗，做得這樣好，簡直連坦克車手都驚奇了：

「古沙爾，難道這是你做的嗎？」

「有趣，」他惡意的說，「你關於俄羅斯人的意見很有趣，……獨營手工，愛喝酒的人……啊……誰酒醉，誰就聰明——他有兩個好處……不，同志，你們太性急來評判俄羅斯人了。」

工作就在古沙爾的手裏這樣燃燒起來了。他狡猾得使人驚奇。他騎了集體農場的馬趕到被德國人燒掉的機器麵粉廠，載來鋼索和鐵齒輪，

——用它們在小舍裏做成起重機，用曳引機把砲塔從坦克車裏吊出來。他着了雪靴到鄰近各村去奔走，設法弄來電焊器和戰利品的碳酸氣球。他想出了一個很簡單的主意：用攻甲砲彈磨去被射穿的砲管上不平的齒痕。用攻甲砲轟二次，砲管便很平滑了：砲管上穿透的洞，就是瓦斯會冒出的地方，被鋼質的塞子堵住，並且在這地方再繞上橡皮管的繃帶。大砲便像剛從工廠裏拿出來的一樣了。

同時坦克車手又拖四輛輕便坦克車到小舍跟前來。各村子都已知道這個工作，集體農民們都察看沼澤，尋找彈藥和坦克。沒有一天沒有一輛雪橇開到小舍跟前來，從滿身是結着冰霜的小馬身上冒出氣來，這匹馬因為德國人嫌不好，沒有挑去，雪橇裏坐着一個老翁，鬍鬚上結着冰柱，在破碎的眉毛下面的圓眼睛裏射出年老的嚴峻的目光；他的孫子，——一個小孩子——站在地上看不見，——銳聲的問那些被烟和油燻黑的坦克車手道：

「喂，叔叔，四十五米厘米突的彈片放在什麼地方？」

當將軍的使者來到這村子的時候，鎔爐裏冒着烟，耀眼的淺藍色的電焊器在絲絲的響着，小錘子在鋼鐵上敲響着：一輛中型的和兩輛輕便的坦克車已經預備好作戰：KB，已經披上齒輪，排氣管冒着烟和射擊着，但是還沒有開動。

「請轉告少將，只缺駕駛人員了，」沙斯卡·沙莫赫瓦洛夫對使者，簿嘴唇的中尉說，「請派勇敢的駕駛員和砲塔的射手來。並且讓他們快些弄汽油來。我們沒有光學器，都被德國人拿去了，只得用槍口直射，這也請你記下……你們要是有什麼耽擱，我們又要再弄兩輛坦克車出來了。」

中尉默默的把一切都記在簿子上，既不表示奇異，也不表示驚嘆，給七個髒黧的黑臉人和第八個古沙爾一一握手，乘「菜園丁」式飛機●用斜削飛行式飛走了。

喧鬧的春水終於盪動起來了，並且是這樣淹沒了田野和森林，這樣狂暴的騰起了河水和在峽谷上面沖流，——簡直想不到什麼戰爭。集體農民準備播種。在村郊頗感寂寞的背着槍的少女們蹙緊眉毛，注視着——

● 指一種民用航空機，它並不衝鋒陷陣，只在菜圃上面飛飛罷了。

羣羣的候鳥。將軍命令從當地圖書館裏多弄些書來，好讓騎兵們的腦袋和心被常識的閱讀所佔領。但是三百里方圓之內的所有圖書館都被德國人消滅了，——真奇怪，他們怎麼會有心思來燒掉這許多書。只找到一部懷德·司各脫^①的小說「昆丁·杜爾華特」^②。將軍一夜便把它吞下去了，他不着靴子不穿軍裝地躺在窗口的長凳上，窗外的白光中滴着濃重的水滴，全村子的雄雞都啼叫了。這本撿得破碎的書後來又送到各小隊和各分隊去高聲朗誦。

但是土地乾燥了，不滿意於把俄國人苦得不够，村莊燒得不够，牲畜殺得不够的德國人又開幾十營兵，幾百輛坦克車來進攻鄉下人了。但是俄國人已經不像去年秋天那樣，現在已經有組織和武裝良好的游擊隊了，也不像秋天那樣，大家都已經知道德國人的性格，由於這種性格，俄國人只有死的指望。全綫都爆發戰事了。各處各地，凡是緊急的地方，都有將軍的騎兵隊來幫助游擊隊了。這是在十二月，一月戰鬥裏出名的威風凜凜的兵團——都是烏克蘭人（Украинец）；頓河（Дон），古班河（Кубань），吉列克（Терек）和西伯利亞（Сибирь）哥薩克組成的。他們知道四個信條：不承認包圍；在任何情形之下由任何環境之下找出路；打到最後一顆子彈，活着決不投降；愛自己的武器，甚至於在死的時分都不拋棄。

討伐隊的飛機日日夜夜的在村鎮上空迴旋，輪子幾乎要碰到草房的屋蓋，轟炸和射擊一切生物；所有大路上和村鎮裏都震響着他們的坦克車。任務是在於消滅這些從德國城市和工廠裏開來的沒有鬍鬚的，長腿的，兇猛的小孩和有鬍鬚的把良心賣給希特勒的德國人。任務是在於頑強的反抗，在於使俄羅斯土地成爲他們的恐怖。

最初一次戰鬥時，十二輛德國坦克車無憂無慮的互相離得很近的在大路上推進着。一大羣游擊隊被包圍。爲了結束這戰事，坦克車開到他們後方去。右面是百年的老松在五月清風之下喧嘩着，左面盛長着稠密的年輕的楊樹林。從這樹葉的五月之喧聲裏，發出大砲的射擊聲，先頭的一輛坦克，被打中側面，停下來，冒着烟。第二顆砲彈打破另一輛坦

● ● ● 懷德·司各脫（Walter Scott, 1771—1832），蘇格蘭小說家與詩人，Quentin Dorward 是他的作品之一。

克的齒輪。德國人把艙門關上，三輛坦克車轉身向樹林，狂暴的用機槍射擊，德國人以爲游擊隊的大砲便藏在那裏。但原來並不是大砲。劈開楊樹林，像瘋狂的野豬似的，一輛巨大的，鐵鏽的 KB 從蘆葦裏飛出來。德國人怎麼也沒有料想到這裏會有蘇聯坦克車，並且是這樣砲彈所不能打穿的怪物。

他們從各個砲塔裏向它開來絕望的砲火。KB 轉過身來，開到大路上，射擊第三輛坦克車，並且開足速率，爬到第四輛的側面，帶着一種驚人的毀滅之聲把它連德國人一同壓碎。這天他的活動便到此爲止。八輛得以保全的德國坦克車轉過身去，向大路的彎轉處飛逝了，KB 上的砲塔艙門打開，沙斯卡·沙莫赫瓦洛夫，菲茄·伊伏爾根，廖沙·拉基丁（Леша Ракитин），——一個瘦瘦的，像有髭的姑娘似的少年，——一個跟着一個的都從車子裏跳到大路上，他們都是燻黑的奮激的人。

「這個古沙爾真是狗養的貓！」沙斯卡·沙莫赫洛夫叫道。「當然，是螺絲太鬆……來，來換螺絲！」他便把老虎鉗伸進鐵板裏面去。「柯斯佳（Костя）^①，用機關槍牽掣住敵人……」

當時沙斯卡·沙莫赫瓦洛夫「營」裏的兩輛其他坦克——中型的和輕便的，——也這樣出其不意的襲擊河岸上的德國人，埋藏在狹窄的縫隙裏以避免飛機轟炸的伊凡·蘇達廖夫的急進中隊在渡口牽掣住了兩營敵兵。爲了不讓俄國人從地裏伸出鼻子來，——但是他們一等轟炸機飛過去，當爆裂聲還在樹林上面滑過，落下的泥土打在飛行器上的時候，便立刻伸出來了，——德國人叫來坦克車。伊凡·蘇達廖夫中隊的事情變得不太好了；從河那邊轟過來的砲火這樣厲害，鼻子簡直真伸不出來了。就在這時沙莫赫瓦洛夫的兩輛坦克車從松林後面開出來。這時德兵一營在岸邊擠作一堆，有些跳到船上和筏上，有些則齊胸的在水裏走着。事情變得對於德國人不好了。他們有很多人在河裏浮着，把頭和腳垂在水裏。一輛德國坦克車被爆炸得四散飛開，另外一輛則冒着烟，開進河裏，水齊到砲塔。其餘的都小心地躲到樹林子裏去了。

在這次戰鬥裏毀了一輛輕便坦克車，——這是沙莫赫瓦洛夫「營」

① 即孔斯當京·柯斯京。

的第一次損失。擊退攻勢，用盡所有砲彈的中型坦克開進樹林去補充，在樹林裏突然被自動槍手包圍。三個黑臉人躺在泥坑裏，在極為不利的情勢中繼續從那裏把砲彈越過摩托遞給第四個黑臉人。他們裝滿了坦克車便冒着子彈設法毫無損害的爬進坦克，已經來得很切近的自動槍兵，無論是樹或是坑都不能救命了。黑臉人只俘一個軍官帶到團部裏。

「七個黑臉人」——後來這樣稱呼他們的——第一次戰鬥便是這樣。將軍請隊長沙莫赫瓦洛夫聽電話，親自感謝他和他其餘同伴的堅強。黑臉人明白，這就是祖國已經饒恕他們了。

三 尼 娜

人愈是健康，我們的生活愈是粗獷和簡單，他就愈加有感受性……不是這樣嗎？他們胡說八道，好似伊凡·蘇達廖夫，簡直沒有神經。有時你開始嘆息，牽引出悲哀的回憶，——你便不願意談話，躺到草裏……風吹動野草，帚尾草，看見天邊……於是心敲着土地：母親啊，生身之土地啊，你打開門吧，撫愛一下過路人吧……

我想起戰爭初起時的一件事情。你是知道的，——並且不值得講，——當第一天敵人轟炸我們飛機場的時候，國境兵所處的環境是怎樣一個情形，在後方，直到現在還有人說，似乎那時紅軍部隊逃跑了。不，不要侮辱無名英雄的公墓，裏面長臥着祖國忠誠的子民，——他們把自己的生命購買我們勝利的可能。難予抑制的德國無恥行徑在他們胸膛上撞碎了。機關槍和步槍的槍桿燒得發紅，——我們這樣打着，一面後退着。敵人用無數的坦克車，自動槍手包圍我們，轟炸和開迫擊砲，隨心所欲。我們突進着，並且突破了；我們是很艱難的，但是德國人也因損失慘重而嚇昏了。我並不爭辯，——我們中間也有胆小的人。無知覺的躺着挨過轟炸，身子一搖，眼睛一翻：「啊，他給抓去了……」這些人便投降了。還有一個原因。我們雖然受了很多教訓，但是並不是大家都堅實的學會：每一個人都在戰鬥中都應該有主動。我們都看着指揮員，——他負責一切……假使他被打死了呢？我們不是就沒有頭腦了嗎？……這便是當時許多部隊毀滅的原因……那時我們的主動便開始生長……

在惡鬥中，羣衆是會動腦經的……我們的驕矜呻吟着。像等候節日似的——想法挨到和敵人作肉搏戰。

聶曼河（Неман）^⑥遺在後面了。我們和部隊失去了連絡。這時德國人從四面八方衝過來。我們趕快挖幾條狹窄的壕溝，坐在裏面，我們並沒有攻甲槍子彈。敵人却從四面八方把迫擊砲彈來餵我們，飛機——一陣一陣浪濤似的，大地被炸裂得吱吱作響，塵埃，焦臭氣，眼睛裏，耳朵裏都堵滿了砂子。有的機師這樣低的飛過，用機關槍掃射着，——他那一條白一條黑的醜險你簡直都能辨別清楚。

我們坐着。我們的信條還記得嗎？我們不承認自己被包圍——就是這麼一會事。敵人只得做他最不願意做的事情，——來和我們作肉搏的親善。果然，——什麼都靜下來了，一點槍聲都沒有，天上也沒有一點聲息。我們開始傾聽，樹林怎樣喧嘩。我們把頭探出地縫，看見落日的餘暉，極大的太陽最後一次的從雲靄裏照耀我們。

我們帶了力能握槍的傷兵，小心地，跑步奔向樹林。那裏——我們知道——有一羣自動槍和機關槍。我們在小丘之間的草裏貼地爬着，只有一個心事——爬得更近一些喊「烏拉」。而敵人已經是該向我們開火的時侯了。

我記得，——顫抖抓住了我：真是他媽的！——我們已經在一百五十步的地方了，敵人該發現我們了，為什麼還沉默着呢？我站起來，把胸脯貼在白樺樹上，看了一眼，——樹林口什麼動靜也沒有。這是怎麼一個詭計呢？突然在樹林的深處，在這地方的右面開始了達達之聲。飛過的子彈，——藍的，紅的，綠的，——閃爍着，像綫似的引長着。我們聽到俄國人的「烏拉」聲！我們的喉嚨自行張開了，我們爬起來，也喊「烏拉」！我們跳過白天還是德國人所坐的地方，在樹林裏和他們相遇。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由一團裏留下的一連不完全的軍隊在摩伊歇夫（Моисеев）中尉的指揮之下，向東衝來，偵悉我們的被圍，因為就在鄰近，所以便決定來救我們，——從後方打擊自動槍兵。我們就在這次突破中衝出了。摩伊歇夫是一個熱烈的人，生來就是軍人。但他究竟是

⑥ 在白俄羅斯，並流入普魯士境內。

怎樣一個人，我們還是沒有知道，——似乎他是在西白俄羅斯什麼地方服務的，腰板很直，中等身材，面貌平凡，沒有表情；軍裝的袖子捲到肘子，——永久善意的笑着，但是目光是銳利的，聰明的。是的，俄羅斯有精悍的人！

我們和摩伊歇夫的一連兵一同向東突進。我們自己去找德國人，——無論是他們第一列兵車開來留在村子裏的駐軍或是傘兵，——我們首先進攻，德國人在我們面前逃跑。我們都長起鬍子來了，大家都變得黑了，——我不知道，是由於骯髒，還是由於兇惡。有時候摩伊歇夫也開玩笑：這樣的軍隊可以大吹大擂的到柏林去兜兜圈子，去嚇嚇德國女人，那才厲害呢……

有一次在一個小站的附近，那裏停着一列被打破和被遺棄的火車，德國人剛剛到過，在綠油油的潮濕的草地上，在沒有刈去的野草上我們看見有一個躺着的，年輕的女人。把一隻手攔在頭下，另一隻手抑住彈穿的胸膛，——像是睡着一樣，垂着睫毛，微風吹動栗色的頭髮，只是從蒼白的嘴裏掛出一縷血絲。在那女人的旁邊有一個年約兩歲的，穿着豌豆花衣服的黑眼睛的女孩子搖撼她，老是重複着一句話：「媽媽睡着了，媽媽睡着了」……我們走近前去。小女孩緊偎着她母親，用小手掌揪她的面頰，像一個受驚的小烏鴉似的看着我們。「同志們，那裏是什麼，那裏是什麼？」我們聽見。摩伊歇夫跑着，扯開他身上的軍裝的領子。我們默默的散開。他停下了，懷着驚奇，似乎自己對自己說：「我的，我的，妻子，女兒……」他抓起小女孩，緊抱在懷裏……伏在妻子頭跟前，並且哭了起來，像小孩似的拖長着哭聲；這時小女孩也號哭起來了。

戰士們，有的嘆息，有的擦眼淚，退走了。我摘下摩伊歇夫身上的手槍，讓他獨自一個人和小姑娘待了一些時候。開始在三株茂盛的白樺樹下面挖掘坟墓。他的妻子一定是帶了女兒從別洛斯托克(Белосток)逃出——碰到什麼就趁什麼——有的地方步行，有的地方趁卡車，有的地方趁偶然碰到的火車，在這小站上，在我們到達之前不久，他們被德國人轟炸了。也許僅差一小時，她沒有能等到和丈夫會見……

在樺樹下面挖了一個坟墓，本來是給一個人的，却要葬下兩個人去

。我們中間的一個偵察員騎了一匹餓馬跑了一趟，報告說，在這個小站附近橫越鐵路綫的大路上發現一隊摩托自行車。當然可以並不挑戰地，不聲不響的退走。但是摩伊歇夫手抱着小女孩跑來，甚至他的臉色都變了，變得灰色了，眼睛的光熄滅了。「無論如何不走，我不同意，」他說，「我要去迎見他們，應該這樣的，只有這樣才行，只有這樣才行，同志們……」他撫摩一下女孩子的頭，把她交給一個頭上受傷的戰士，對我命令地說：「把我個人的武器還給我。」

摩伊歇夫親自指揮全部戰事，——在路上的一個狹窄的地方，堆積了幾株樹，把機槍手和射手埋伏在那裏，當德國人無憂無慮的，奇怪的在障礙處停下，和後面的車子跟上來的時候，他把他們用槍火和刺刀殺得一個不剩。不知是他真要在這次戰鬥中找死還是憤恨扼住了他，——他拿着步槍在搏鬥最緊密的地方旋轉着。他的整個肚子都被自動槍穿透了。但是他還拿得出力氣，坐在大路上，向德國人的激戰環顧一下……「看，馬魯霞（Маруся），」他說，看來已經有些不由自主了，「這是給你的追悼會，我們奏樂把你埋葬……」說着便向左側倒下。他的整個肚皮都被割裂了……

把他們兩個合葬在一個坎裏。抱在那個戰士手裏的小姑娘，你想像一下看，並不哭泣，像成年人似的看着，怎樣掩埋她的母親和父親。也許我們在做什麼，她沒有明白吧？可是，不，兒童對於這次戰爭，比我們所想像的要明白得多。在他們的小腦經裏盤旋着很多的事情，並且隨着時間成熟着……

傍晚的時候，在樹林裏，在休息的地方，在銅盔裏燒水，給我們的小姑娘洗濯，把她裹在帳幕布裏，給她用樹枝做一個巢，派國境兵馬特維·馬霍特京（Матвей Махоткин），一個模樣可怕的男子，負槍看守。小姑娘睡得很不好，時常醒來，招呼：「媽媽……」馬特維對她說：「睡吧，睡吧，別怕……」但是第二天她已經安靜下來了。馬特維不把她交託給任何人，一直自己抱在手裏，並且問出她叫什麼名字，她好久不肯說出，後來突然套着他的耳朵說：「尼娜……」

又經過德國盲障向東突進了許多天，已經一直迫近戰綫的時候，決定不帶這女孩子去冒險。在聶米洛伏（Немирово）的小地方，請求一

個我們並不認識的女人麗娜·米哈利曲克(Рина Михальчук)，——我們看中了她，信任了她，——收留我們的孩子。把我們所有的糖和白餅乾都給了這女人做尼娜的陪嫁。我們離開聶米洛伏的時候，去看了看她的村舍。尼娜在養母的手裏扭跳着，那女人也低低的哭了……這便是我的全部故事……

我們的小尼娜還在西方，在德國人手下。在那樺樹下面的坟墓也在德國人手下……

四 奇怪的故事

「看它們！……一長列的爬着——一個，又是一個，第三個，——畫着白圈，像貓眼睛似的，還畫着黑十字……」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Прасковья Савишна) 站在彼得·飛利泊維赤(Петр Филиппович) 的背後，畫着十字說。坦克車一響起的時候，他跳上小窗戶跟前的長凳上，貼住玻璃，但是當她畫十字的時候，他敏捷的轉過身來，在挺硬的鬚鬚下面，嘻開稀疏的牙齒，嘲笑起來了。隨在坦克後面，巨大的載滿整齊地坐着的兵士的卡車在污穢的村街上開過。德國人的面孔從深凹的鋼盔下面——在灰色的濕潤的光綫中——用空空洞洞的眼睛注視着，——眼睛也是灰色的，死人似的，虛浮的。

方才過去的縱隊的喧聲靜下來了。很遙遠的，很響亮的轟擊又重新傳來了。彼得·飛利泊維赤離開窗戶。他眼睛旁邊的所有皺紋都笑起來了，眯縫起來的眼瞼裏面眼睛幾乎看不出，閃着使人捉摸不定的眼光。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說：

「天啊，多麼可怕呀……噯，怎麼樣呢。彼得·飛利泊維赤，也許我們現在可以做人了吧？」

他沒有回答。坐着，用指甲敲桌子，他是一個身材不大，紅皮膚，鼻管闊大，頭頂已禿的人。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想要講起他們房子的事，但是她的嘴被胆怯封住了。自從一九一三年她從貧窮人家被娶到發財的舊派人家來的那天起，她一生一直怕丈夫。但是隨着光陰的消

逝，似乎也就過去了。今年春天，當彼得·飛利泊維赤度過十年徒刑之後回來的時候，她又開始怕他了，現在這對於她是很苦惱的：爲什麼有這種恐懼呢？他不打她，也不罵她，但是無論他轉身到那，他老是譏笑，他老是有什麼看不透的地方。從前家裏不懂得看書，現在他從村立圖書館裏拿報紙回來，並且點了火油燈看書。因此從北方還帶回眼睛。

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什麼也沒有說出來，她預備吃中飯，把白菜，葱，蔬菜切碎，倒一杯稀薄的汽水，怒氣沖沖的叫了一聲孩子。他們是吃的上了微了的乾麵包，——穀物，麵粉，燻鵝和豬肉——這都是爲了避開德國人的眼目以防萬一而藏起來的。彼得·飛利泊維赤和往常一樣，在拿起匙子以前，先把雙手從袖管裏稍爲向外伸伸，把袖子摺在手肘裏，用手掌把頭髮摸摸平，這是他遺傳的習慣。當他伸出手來的時候，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突然用她那女子的不徹底性說道：

「村蘇維埃的匾已經摘掉了，現在房子一定可以還我們了。」

她把羹匙放下，用圍裙揩去眼淚，把許多話一口氣的噴出來，——形成一篇很長的已經聽見一百次的訴狀。彼得·飛利泊維赤和孩子們，——也和父親一樣的紅皮膚的男孩子和面孔陰鬱，白得像牛奶似的十二歲的女兒繼續默默的吞吃着薄片。最後，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說出那一直苦惱着的新的事情：

「布拉哥維斯慶斯柯亦村（Село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ое）一個刑事犯人，——大家都說，——被委任做區長，給他磚房子住，給他馬騎……謝謝上帝，你也有受過苦的功勞啊……」

「你這聞名世界的傻瓜，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彼得·飛利泊維赤只是這樣確信的回答了一句，她便中止了，不作聲了。

第二天用卡車裝來的德國人已經不戴鋼盔而戴飛行帽了。軍官們佔據了很好的，鐵蓋的，彼得·飛利泊維赤祖傳的房子，這座房子就在街那邊，他現在所住的小村舍的斜對面；兵士們則分居在村舍裏。在這事情的前幾天，幾乎所有青年，——少女和少年們，——都離開村子而躲起來了：不知是誰引誘他們走的。這一點很使德國人不高興。他們在司令部的門上和井邊貼出佈告，——用兩種語言，紙張很好，——俄國人的行爲規則，懲罰都是一樣——死刑。後來便開始了挨戶的搜查。受驚

的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講述，說他們有一個士兵，是搜尋匿藏小豬的專家：他悄悄的走進院子，便開始霍霍的喚豬，你也分辨不清，他是喚還是聽。果然，在幾家院子裏有小豬和他呼應，雖然在閣樓上藏得很週密……後來那些娘兒們都哭了……

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悲嘆着，每逢夜裏把穿戴的東西從箱櫃子裏拖到地窖裏去，又從地窖裏拖到灰堆裏，爐子底裏或是別的什麼地方，最後，彼得·飛利泊維赤向她高叫，踏腳：「你安穩穩的坐着，或是走開，到什麼地方去死，滾！」他們的房子似乎封閉着，他們把它放過了。最後，來了兩個拿槍的人。彼得·飛利泊維赤把羊皮的，還是祖傳的帽子推到眼睛上面，乖乖的在兩個兵士之間走着。他在司令部的台階跟前停了下來，他看見一個長身材的，戴着眼鏡的，十分知識份子相的德國人向他看一眼，——不是看他的臉，也不是看他的眼睛，而是向腦袋的地方看。「這就是彼得·戈爾斯可夫(Петр Горшков)嗎？」他稍微呼吸一下，問道。

彼得·飛利泊維赤跟了長身材的德國人走進屋子，就是他生下，長大，娶妻，收殮父親，母親，三個孩子的房子；這座房子像獨眼惡魔纏在農夫身上抓住背脊似的一生纏住了他。牆壁刷得白白的，地板拖得淨淨的；在一間房間裏——有三個窗戶——發着煙草的香味，從前每逢大節，戈爾斯可夫全家會在這裏圍聚在桌子周圍。第二個德國人，小心地把鋼筆放下來，向走進來的彼得·飛利泊維赤看了一眼——也是向腦袋上面看，用俄國話說道：

「脫下帽子，坐在門旁的椅子上。」

這個德國人很秀麗，留着黑色的小髭，和很漂亮的分髮；在黑色的領花上繡着銀綫（這是用的北歐古代字母，表明S和S兩個字母，並且是表明德國戰神的主要象徵。）

「我們知道你們的履歷，」在長時間的沉默之後他開始說，「你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我希望你繼續還是這樣。（彼得·飛利泊維赤，帽子放在膝蓋上，掀起着鬍子，用瞳人透過皺紋累累的眼縫注視着軍官老爺。）我們要你做什麼呢？我們要你：充分報告居民的消息，特別是關於和游擊隊的關係；迫使居民做工；俄國人不會做工；我們德國人是不

歡喜這一套的，——人應該從早到夜，一生一世的做工，否則他只有等死；在我的家鄉，我的父親有一個小磨坊，磨子是由一隻狗工作的，牠日日夜夜的在磨輪子裏跑着；狗是聰明的動物，牠要生活，——關於俄國人我可不能這樣說……這樣，你將任命做密德維陀夫卡村（Село Медведовка）的村長。禮拜一你去參加兩個游擊隊員的處死刑。之後，你便開始視事……」

彼得·飛利泊維赤回到家裏。妻子跑到他跟前：

「怎樣，他們對你怎麼說？他們把房子還給我們嗎？」

「怎麼不，怎麼不呢，」彼得·飛利泊維赤回答說，疲倦的坐到長凳上，捲轉着圍巾。

「他們還對你說些什麼？」

「命令你給我燒浴室。」

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洩氣了，咬緊嘴唇，睨視丈夫，但是她不敢再問。……「啊，對了，今天禮拜六，德國人是喜歡秩序的……」她穿上靴子，去燒小河邊的浴室。

彼得·飛利泊維赤好好的給熱氣溫暖了一下，喝了茶，躺下睡覺。還沒有等到天亮，他已經不在家裏了。

那個秀麗的，領子上繡着花紋的德國人所這樣害怕的游擊隊，在離密德維陀夫卡村不怎麼遠的地方設着司令部，假使要走直路，那就很難到得那裏。只有當地人才知道的小道和幾乎看不出的小徑，經過稠密的松樹，赤楊的叢林和其他什麼樹林，通到沼澤中央的硬地島子上，設着司令部；通向司令部的所有通道，都嚴守祕密；德國人簡直不敢探頭到森林裏去。有什麼外人到那裏去——他突然會聽見，就在他身旁，有啄木鳥敲啄的聲音，杜鵑遠遠的呼應牠，並且整個樹林裏都發出奇怪的聲音，——敲擊聲和口哨聲，鴉啼狗吠……外人簡直要恐怖起來……

今天沒有風，下着小雨。游擊隊司令部裏預料沒有大戰事。一小批一小批的人——三個四個的——像往常一樣的出去了，有的去偵察，有的去在大路上埋地雷，特殊的一隊人，從天黑起便等候兵車的通過。那裏，在鐵路路基的斜面洒着石灰，以便尋覓游擊隊的蹤跡，每隔兩公里有個德國哨兵在來回踱着，陰鬱而懼怕的窺視着四周。離他們十步路的

沼澤裏，在菖蒲裏，在折斷的樹枝下面，躺着一個女偵察員——武裝着獵槍和兩顆雞蛋大小的黑手榴彈的少女；稍遠一些，在挖出的根莖後面，坐着一個男小孩……男孩子的臉是黃色的，有着老年人的皺紋，他一眼不眨的看着在路基上跨着的，深闔着鋼盔的德國人。

當一個哨兵走過游擊隊所指定的那地方時，在他背後的一個機警的少年，穿着腰帶結得很緊的短上衣，一跳越過路基，自動槍提在他的身前，當時另外一個少年也不聲不響的從林子裏跳出來，用迅速的動作開始在路軌下面安放複雜的可怕的砲彈。

樹林裏有轟轟之聲，一列火車顯出來，在鐵路轉彎的地方可以看見它的全貌；噴出來的白色的烟球伸展到地面上去，在高的樹樁和稀而瘦的樺樹之間攪亂着。龐大的隆起在輪子之上的，奮急的吐着烟的機車近來了，——哨兵從路基上走下來，表明路是可以通行的。機車的面前發出劇烈的爆炸聲，飛出沙之柱，鐵軌的斷片。彈片唿哨着，跳到旁邊去，機車挾其所負全部狂暴的重力嵌進枕木裏去，它後面所拉的尾部發着爆裂之聲，車輛開始堆積起來，互相推撞，側轉過來，重重的倒在斜坡下面。綠色的人慘叫着從車廂裏跌落出來……

除了這些工作之外，這天早晨游擊隊還有許多別的工作。司令部總司令葉夫久霍夫（ЕВТЮХОВ）低聲的和客人，騎兵偵察隊長伊凡·蘇達廖夫在談話。他們坐在偽裝的土室旁邊，在砍下的松樹上，冒着毛毛細雨，用洋鐵罐頭喝着奪獲的，普希金曾經讚美過的法國香檳酒。這樣潮濕的天氣，兩個人都發着牢騷。葉夫久霍夫講述因為他關於敵人將作何種行動，敵人後方情形怎樣的消息不夠而發生的種種困難和缺點。「需要一個深入敵後的偵察員，那裏找得到呢？這是我的苦惱。」

「這是基本的苦惱，」伊凡·蘇達廖夫批判地說，把洋鐵罐裏殘餘的柔弱飲物啜了下去。「沒有深入的偵察，勇士等於蒙着眼睛打仗，這真是糟糕。」

在談這話的時候，被雨落得灰白色的松樹動搖着，滴下水點，走來兩個少女，穿着深顏色的，濕透的軍裝，短裙子，大靴子。她們端着槍，插着刺刀，押了彼得·飛利泊維赤·戈爾斯可夫來。他的眼睛被花布頭巾蒙着，他雙手伸在前面地走着。兩個少女互相搶着說，這人是她在

離此三公里的地方捉住的，不明白，他是怎麼通過祕密處所的。

「這是一條肥碩的鯉魚^①，」伊凡·蘇達廖夫對總司令說。「在密德維陀夫卡，我曾經在他家住過一夜，他聰明而且狡猾，這倒有意思，看他怎麼說。」

少女們把步槍背到肩上，給彼得·飛利浦維赤的眼睛解開，不大自願地離開他。彼得·飛利浦維赤抬起頭來，注視着森林的霧樣的頂梢，嘆一口氣說：

「實在我就是來找你們的，我有事情找你們……」

「這倒有意思，你會有什麼事情找我？」總司令回答說，凝視地和冷冷地注視着他。「是德國人得罪了你嗎？」

「正相反，德國人不會得罪我……因為爲了破壞行動，我已經受過十年徒刑。」

「你可知道，戈爾斯可夫，你——這位不速之客——到得這裡來了之後，你却難於回去了嗎？」

「自然知道的……我本來是來求死的……」

總司令和伊凡·蘇達廖夫交換了一個眼色，在木方上坐得擠緊些：

「你坐下，戈爾斯可夫，說話好便利些。你爲什麼挑這樣一個複雜的方法來自殺呢？」

彼得·飛利浦維赤坐在木方上把雙手疊在肚子下面。

「我也料想到，料想到你們不會信任我……沒有什麼地方好去報告，——昨天他們招呼我，你可知道，要我擔任村長的職務……德國人是施行的聯保法，於是決定也要把我去和罪犯攪在一塊：禮拜一一定要去看着處死你們兩個游擊隊員……」

葉夫久霍夫在木方上坐不住……「呸，你這鬼蛋！」當他站在彼得·飛利浦維赤的面前的時候，甚至於他的眉毛都彎曲了，他的目光鑽進他那穿不透的眼縫。

「坐下，慢慢的好了，」伊凡·蘇達廖夫對他說。「戈爾斯可夫，你說下去，我們聽着。」

「首先我要向你們說的是：我確實是破壞者，刑罰是罪有應得的。」

① 意即「重要的傢伙」，猶言「一塊肥肉」。

我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這是別人裹脅我的，但是我確也不好……我不相信，我的孩子會生活得好，够吃够穿，滿滿足足……我這老頭子會照規矩饒恕人們而懷着光明的心死去……會把我光榮地葬在俄羅斯土地上……我沒有饒恕……於是我和一個農學家發生了關係。他給我一些毒藥……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牛，養活我們的牛，馬——牠們有什麼罪過呢？我把這些毒藥扔掉了，我沒有担起這個罪惡。可是那個農學家後來落網了，審問的時候，把我供了出來……我惡意地不作聲：——管他去，把我充軍好了……」

「奇怪的故事，」總司令說，他還是不能安靜上來。

「這有什麼奇怪的？俄羅斯人——並不是平凡的人，俄羅斯人——考慮週密的人。我在野營裏做了十年工，——考慮得還少嗎？有人說：彼得·戈爾斯可夫，你受苦……嘿，對不住，我加上的苦惱，還有我們那所祖傳的，鐵蓋的房子，——只有普拉斯柯維雅·沙維斯娜才擔心那所房子，可並不是我，這在我早已息念了。那末你是爲什麼真理而受苦的？在離我們野營不遠的普斯多席爾斯克城（Пустозерск）裏，在阿列克賽·米海洛維赤（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沙皇手裏，在泥坑裏曾經拘禁過一個祭司長阿伐庫姆（Аввакум）。他因爲不願意沉默，所以舌頭被割去了；他既被割去了舌頭，却在泥坑裏寫了一本致俄羅斯人民書，懇求俄羅斯人民照真理來生活並且擁護真理，直到死亡爲止……阿伐庫姆的創作我曾經讀過，——那時是一個真理，今天又是一個真理……但是真理還是真理……真理就是俄羅斯土地……」

「他倒說得很有道理，」伊凡·蘇達廖夫對總司令說。「再說下去，戈爾斯可夫，請簡短些言歸正傳。」

「我們不用着急，我們就要談到正文。德國人，一個軍官，昨天談到他的狗，說是聰明而有用的動物，他說，俄國人可不能這樣說，德國人譏笑我們……啊？」彼得·飛利泊維赤突然散開了皺紋，用他那隻沒有光彩的，圓滾滾的，沉重的眼睛看了一眼聽的人。「他們譏笑俄羅斯人民，說俄羅斯人是不洗臉，不梳頭的人……這該怎麼瞭解呢？是異教徒來了嗎？俄羅斯土地完結了嗎？蘇維埃政權武裝了人民，率領他們去作戰，爲了不再讓可咒詛的德國人譏笑我們……同志們，你們是做的大的

事業，謝謝你們……蘇維埃政權是我們的，俄羅斯的，農夫的政權……我個人的賬早就勾消，並且忘記了……」

彼得·飛利浦維赤用肘子支持着，手掌遮着羊皮帽子眉底下方的前額，說道：

「現在——你們決定吧……領我到樹林裏，把我槍斃吧……我已經預備好，不過，實在說，有些恥辱……或者——相信我。我建議：報告關於他們的所有消息，我什麼都會知道，我可以到他們軍隊的司令部去，——我的狡猾是足夠的。我將勇敢地工作。我並不怕死，也不怕拷打。」

伊凡·蘇達廖凡和總司令葉夫久霍夫下降到土室裏去，在那裏爭論了一些時候。一方面難於相信這樣的人，另一方面——不利用他的建議也很愚笨。他們從土室裏爬出來，於是葉夫久霍夫嚴厲的對還是照樣坐在木方上的彼得·飛利浦維赤說道：

「決定相信你。你要是欺騙，——就在地裏我們也找得到……」

彼得·飛利浦維赤臉上透出光輝，他站起來，脫下帽子，鞠躬道：

「這是幸福。這對於我是極大的幸福。我將經過我的女兒送消息來——送到那，請你們指定……我的兒子像他母親，很弱，而女兒，安娜（Анна）呢，却像我，是一很厲害，很能守祕密的孩子……」

給彼得·飛利浦維赤繫上眼睛，仍舊由那兩個姑娘把他送走……

在處刑之後的幾天，總司令在約定的地方等候戈爾斯可夫的女兒，——在昏暗中，在山谷裏，在稠密的樺樹林裏。來的是戈爾斯可夫本人。總司令全身發抖地注視着他。而他呢，却蹲下來，用低低的聲音開始詳細講述處刑的經過。

然後他又開始報告這樣重要的消息，對於這種消息，總司令簡直夢想都不能夢想。他長久的用瞪得很闊大的眼睛注視着戈爾斯可夫：

「可是，假使你撒謊呢……」

彼得·飛利浦維赤沒有回答，只是用兩手攤開，笑了笑：從帽子裏拿出一張地圖，上面畫着十字的地方都是德國汽油和彈藥倉庫。

「可是，你以後不要再畫地圖，」葉夫久霍夫把那張紙藏在口袋裏，「我最嚴厲的禁止你，應該什麼都記在心裏……不准有任何文件！以

後你自己不要到這裏來，派女兒來……」

戈爾斯可夫的消息是準確的。德國倉庫一個接着一個的飛到天空。陰鬱的，白面孔的小姑娘安娜幾乎每晚都偷到山谷裏來傳遞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消息。有一次，她和往常一樣的，用鑿鼓似的，一無抑揚的平淡聲音說：

「爸爸叫我說：他們領到新的自動槍，倉庫的鑰匙現在在他的手裏，——他要把自動槍最先發給你們，你們明天夜裏去；不過說明：無論如何不要開槍打哨兵，一定要殺死他們……」

彼得·飛利泊維赤勇敢而大胆地工作着。他好似是取笑德國人，向他們證明，俄羅斯人真是考慮週密的人，德國平面的有限的腦經並不能夠和清醒的，有靈感的，時常甚至於不知道自己能力限度的，銳敏的俄羅斯腦經爭勝負。

兩個軍官相信，他們找到了一個像狗忠於主人似的忠於他們的有才幹的人。他們經常生活在恐怖之中：軍事倉庫就在他們的眼前焚燒着，列車被巔覆着，並且正就是那些載運兵士或是特別重要貨物的列車；他們簡直想不明白，比方說，從華沙(Варшава)領來的槍械箱——自動槍和手槍正巧一半沒有了，從密德維陀夫卡倉庫裏運到前綫去的竟是封閉得很好的裝着沙的箱子。領子上繡有戰神花紋的軍官沒法猜出，有一次漆黑的夜裏向他住房的奇怪襲擊，目的是在於把他那個藏有地圖——地圖上有着非常重要的記號——的軍用皮包偷去幾小時。他自己只吃了一場虛驚，在午夜，當擊破的窗子發出聲響的時候，有什麼東西落到地板上，並且分裂開來，——他這時要是不躺在矮床上——那就發生不可救藥的事情了。他穿了一件襯衫跳到街上。全村響着噠噠之聲，——兵士們從村舍裏跑出來，呼叫着：「游擊隊！」並且向暗地裏開槍。他的台階旁邊躺著兩個殺死的哨兵。他在早晨才想到皮包，但一會就由彼得·飛利泊維赤連同皮箱和弄髒的軍裝拿得來，——他是在這裏，在菜園裏找到這些東西的，看來是游擊隊在逃走的時候，把它們扔下的。

彼得·飛利泊維赤當村長要德國人花了很大的代價。但是他終於因小事而被發覺了，準確些說，是由於他過分憎恨德國人。他偷了印和信箋紙，從倉庫裏拿了一隻打字機，到那駐有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柯

樹勃斯基游擊隊的「老坎地」村去。這位校長給他寫了一張進城到軍隊司令部去的德文通行證。但是萬西里·萬西里葉維赤雖然深通德文，却在變格上犯了一個錯誤。這就害了戈爾斯可夫。他和偽造的通行證一同被扣留，送回密德維陀夫卡。兩個軍官，一個長個子和一個秀麗的，不肯相信這種不可思議的俄羅斯的狡猾，但是後來大發雷霆了，他們現在什麼都明白了……

這正巧是發生在那些日子，當紅軍在某個地段衝破德軍防綫並把德軍從村鎮裏打出的時候。密德維陀夫卡被佔領，游擊隊首先衝進去。在街上，安娜走近葉夫久霍夫跟前，——小姑娘的頭髮像害糾髮病似的，塗滿了泥土，臉是拖長的，像老太婆似的，滿是塵灰，小衣服上膝頭已經破了。

「你是找爸爸嗎？」

「是的，是的，他怎麼啦？」

「我們的房子被燒了，媽媽，哥哥被殺了。我的爸爸被拷打了四天，他現在還掛在那，我們去吧。」

像夢幻似的安娜走在葉夫久霍夫的前面，走往前戈爾斯可夫的鐵蓋房子那去。她轉過身來，艱難地張開牙齒：

「你別以為……我的爸爸什麼也沒有告訴他們……」

在牛棚的橫木下掛着戈爾斯可夫……

當葉夫久霍夫招呼伙伴們來想要解下來使他減輕痛苦的時候，彼得·飛利泊維赤，看來，已經糊塗了，說道：

「沒有關係……我們是俄羅斯人……」

(林陵譯)



衝過了防綫

巴拉索夫 Г. Балашов 作

樓波列夫
(Л. Соболев)

理髮匠列奧那德

(ПАРИКМАХЕР ЛЕОНАРД)

這年青的奧地薩(Одесса)理髮匠使用剪子和剃刀的樣子簡直有些玄妙。他是一個真正的 Figaro[●]。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一座海岸砲台的地方，那地方他每星期必去三次。

他在接近砲台的樹叢裏放好一張桌子和一面鏡子，砲手們便沉思地預先擦擦他們的兩頰耐不住地等待輪到自己。他把剪子弄得像檀板似的的答作響，他唱着，哼着，開着玩笑，一邊他的細長的雙手揮舞着他的閃閃發光的工具。有時當他的兩隻手專心從事使用噴水器的時候，他會把木梳潛納在鼻子底下，用上嘴唇支持着它。剃刀在他的敏捷的手指間看上去像飛一般，用它迅速的動作來恐嚇顧客的鼻子或耳朵。使等待着的顧客們都懷着驚駭注視着飛速的閃動。但是他的歌唱和戲謔並沒有打攪他的工作，剃刀以無比的準確在顧客們的面頰上動來動去，它安全地克服了一切高地和突出物，直到最後列奧那德(Леонард)以魔術家的風度一下子拉掉了毛巾。

『保證兩星期，皮膚黑的人祇保十天。第二位請！』

我坐下來羨慕地注視那映在鏡子裏的他的手指。細長而柔韌，它們

● 法國名劇“Le Barbier de Seville”及“Le Mariage de Figaro”中之主人公(在前劇為一機敏勇邁之理髮匠，在後劇為一機敏敢為之從者)。

小心體貼地撫弄着顧客的頭髮，剪掉不多不少，恰巧適宜。那每一隻蒼白和美麗的手指看上去都好像生活在它自己的能勞心的生活中間。當它纏繞着剪子的圈子的周圍，握住木梳，或者以一種愉快的談諧在動作不變的鼓着翼子的剪刀上玩着顫響，和哼着陪伴他的工作的合拍的曲子的時候。我抑制不住我自己，便說道：

『你有這種手指和耳朵，應該演奏提琴呀。』

他在鏡子裏向我作了一瞥，又狡猾的霎霎眼睛：

『剪頭髮剪得好，它本身就是一支樂曲。』

我們談上了。他的大而憂鬱的眼睛帶着一種夢幻似的神色。他告訴我關於會稱他做『青年的天才者』的他的音樂教師，關於他的提琴，關於他的志願，——他決定等戰爭結束後進音樂專科學院去修完他的課程，放棄持久的揮舞手勢，這使他獲得了『列奧那德』名子的揮舞手勢，雖然他的教名祇是平常的『里奧』。他談到音樂，談到他的心愛的曲子，並且哼着零碎的曲詞，這時候，他的手指，好像也在諦聽着，停止它們的滑稽動作。富有表情和敏捷，它們堅定和熟練地握住木梳，好像它就是四弦提琴的頸子一樣。

他替顧客們剪完之後，便拿出他到砲台來時總是隨身帶在身邊的提琴。水手們重又擁擠在他的周圍。顯然的，這些在理髮完了以後的音樂演奏已經成爲這座砲台的經常的事情了。秋天的南方太陽閃爍在整潔的剃光了的面頰上。蔚藍，廣大，夢幻似的海穿過了綠色的灌木叢林誘惑地作着凝視；巨大的砲洞在靜寂中傾聽着和諧的烏克蘭的民謠，沙拉散特（Сарасате）[●]的珠走玉盤的音律，孟攏爾仲（Мендельсон）[●]的競奏樂的莊嚴的平調。列奧那德演奏着，越過大砲和叢林凝視着在他面前的大海，和一個看不見的管弦樂隊在合着拍子，並且時時用一種確信和響亮的聲音模擬着它，看上去好像他幻想着他自己正站在一座很大的舞台上，爲一種激動的樂弓的森林和喇叭的戰爭的咆哮所包圍了的一

● 沙拉散特（Pablo de Sarasate, 1844—1908），西班牙提琴家，作曲家，曾在歐美演奏，蜚聲一時。

● 孟攏爾仲（Mendelssohn-Bartholdy, 1809—1847），德國猶太作曲家，八歲時就在聽衆面前獲得極大成功，十四五歲開始作曲。

樣。

在樹叢那邊爆散了一顆羅馬尼亞（Румыния）砲彈，打斷了這個音樂演奏會。列奧那德減低了提琴的聲音批評道：

『這在樂譜裏是沒有的。這個醉燻燻的鼓手又把給他的鼓棒掉下來了。』

我第二次遇見列奧那德是在醫院裏。他躺着，氈毯一直蓋到他的下顎。他陰暗而潤濕的眼睛是抑鬱的。我認得他，向他道好。他點點頭作為回答，想說些笑話，但是沒有成功。我在外面的走廊裏向醫師詢問他的病由：

有一次空襲警報，據說是。理髮店裏的人都擁到了設在五層樓的房子底下的避彈所去。一顆炸彈擊中了屋頂，這幢用脆弱的奧地薩石灰石建築的房子倒塌了。避彈所被掩埋在廢墟下。

避彈所裏漆一般黑，空氣中充滿了石灰，並且悶人。沒有人斃命，但是人人開始狂妄的找尋出口。孩子哭着，女人喊着。那時列奧那德的響亮的嗓子發聲了：

『靜一點！現在一切都沒事了。靜一點！我說，我正站在氣洞上。我和外面在接洽。別打擾我。』

靜下來了。避彈所裏的人都鎮定了。列奧那德向氣洞裏說話，他們能夠聽見他在叫喊別人，給他這屋子的地址，請求派救護隊和消防隊來。他不肯把指揮崗位讓給別人，獨自站在氣洞處，繼續詢問挖掘的進行情形和把答話傳給黑暗裏的人們，他們這時候都安靜的耐心等待救助。他們開始被口渴所苦惱着，列奧那德說他們一會將從氣洞傳進一個救火皮帶。空氣開始使人窒息了，列奧那德答應一會就有空氣，因為已經能夠聽見鏟子和鋤頭的響聲。他繼續從氣洞裏詢問時間，再把它傳給黑暗中的人們，對於他們時間是可怕的緩慢。

據列奧那德說，六個鐘頭已經過去了。實際上，挖掘工作費了二十四小時以上。救護員突入的地方，離開列奧那德講話的氣洞很遠。實際上根本沒有氣洞，如同這些時候一直就沒有救火員，沒有鏟子和鋤頭一樣。救護員一直是在廢墟的尖頂上工作。這都是那愉快的理髮匠假造的，爲了要阻止驚慌和安撫這般或許到了末日的人，使他們仍舊能夠保持

着希望之火。

當救護員來到列奧那德的地方，他們發現他是躺在一個孤獨的角落裏。他的臂栓在一塊重大的石頭下。手指已經壓成肉漿兩手斷到手腕。

施行手術後的第一個星期中，廣播音樂時，他總要求人關掉無線電。但是後來，他能夠閉着眼睛安靜地傾聽它了——這愉快的奧地薩 Figaro：他已經向他的夢想告別了，並且他，在悠久的時間中，在他自身可怕的失望和痛苦中，祇是顧念着他人。

(高 儔 譯)



普拉多諾夫
(А. Платонов)

老人

(СТАРИК)

整個奧特楚阜·奧特維爾舒基村(Отцовы Отвершки)從原來的地位退往俄羅斯遙遠的地方去了，因為敵人——德軍衝向這村子來了。

留居在奧特楚阜·奧特維爾舒基的只有最後一個人，一個矮小的，易生氣的基舒卡(Тишка)老爹。他不願意離開老家到什麼地方去，因為在這個村子裏度過了他全部的生命，在這兒墳地的地下淪着他的雙親，而且在這兒他還會親自埋葬他死去的孩子，小的和成年的。同時基舒卡老爹感到生命不久就到盡頭，不願和自己的親人分離：他曾經跟他們一塊兒活在世上，他也要跟他們並臥在墳裏。

同村的人們勸老頭兒也跟他們一起搬走——在太平的地方等待，等到敵人被逐退，然後再跟大家一起回到老家裏來。

可是基舒卡不願意聽從他們。

「這是怎樣的德國人？——雀斑臉的嗎？」他隔着籬笆問聚集在路上的隣人們。「噢，我知道！我看見過他們：是貪婪的，自私的人民；不論什麼全都拚命往自己的佩囊裏塞——那怕是木鈕扣，那怕是玻璃瓶的頸子，統通——拿來！……他，德國人，跑回自己的村舍，只走了半俄里，你瞧，就把鞋子從腳上脫下了，便赤着腳，說是爲了不要白白穿破鞋料！這是個很會想法子的民族——他們會用蜘蛛絲織網，把鷄頭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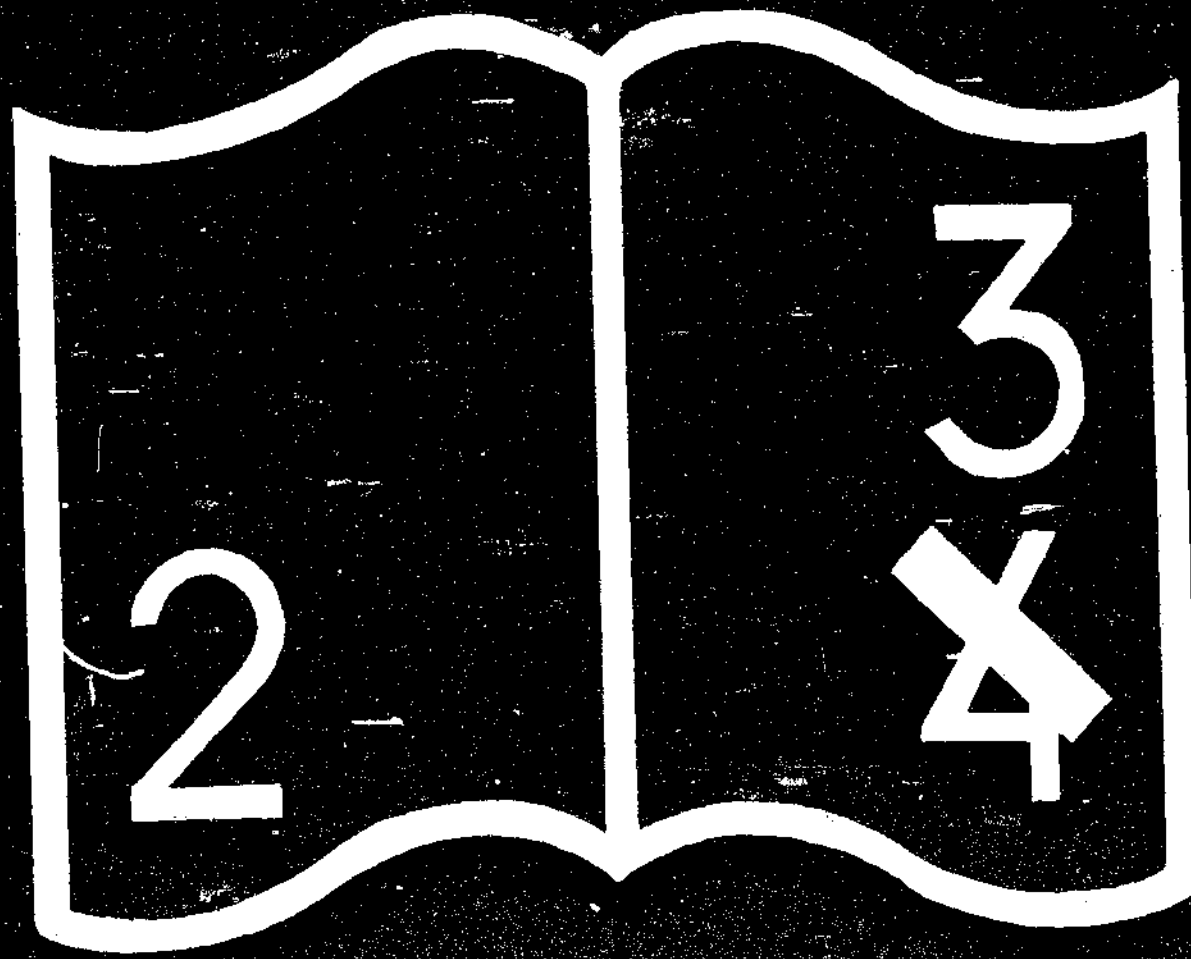
着希望之火。

當救護員來到列奧那德的地方，他們發現他是躺在一個孤獨的角落裏。他的臂栓在一塊重大的石頭下。手指已經壓成肉漿兩手斷到手腕。

施行手術後的第一個星期中，廣播音樂時，他總要求人關掉無線電。但是後來，他能夠閉着眼睛安靜地傾聽它了——這愉快的奧地薩 Figaro：他已經向他的夢想告別了，並且他，在悠久的時間中，在他自身可怕的失望和痛苦中，祇是顧念着他人。

(高 偉 譯)





编码错误

普拉多諾夫
(А. Платонов)

老人

(СТАРИК)

整個奧特楚阜·奧特維爾舒基村(Отцовы Отвершки)從原來的地位退往俄羅斯遙遠的地方去了，因為敵人——德軍衝向這村子來了。

留居在奧特楚阜·奧特維爾舒基的只有最後一個人，一個矮小的，易生氣的基舒卡(Тишка)老爹。他不願意離開老家到什麼地方去，因為在這個村子裏度過了他全部的生命，在這兒墳地的地下躺着他的雙親，而且在這兒他還會親自埋葬他死去的孩子，小的和成年的。同時基舒卡老爹感到生命不久就到盡頭，不願和自己的親人分離：他曾經跟他們一塊兒活在世上，他也要跟他們並臥在墳裏。

同村的人們勸老頭兒也跟他們一起搬走——在太平的地方等待，等到敵人被逐退，然後再跟大家一起回到老家裏來。

可是基舒卡不願意聽從他們。

「這是怎樣的德國人？——雀斑臉的嗎？」他隔着籬笆問聚集在路上的隣人們。「噢，我知道！我看見過他們：是貪婪的，自私的人民；不論什麼全都拚命往自己的佩囊裏塞——那怕是木鈕扣，那怕是玻璃瓶的頸子，統通——拿來！……他，德國人，跑回自己的村舍，只走了半俄里，你瞧，就把鞋子從腳上脫下了，便赤着腳，說是爲了不要白白穿破鞋料！這是個很會想法子的民族——他們會用蜘蛛絲織網，把鷄頭裏

的腦汁都派用場，——我還知道他們：他們的心是被腸子圍着的……不，這不是那些人！……」

「我們提早走吧，基舒卡老爹！」一個隣人對他說。

但是基舒卡並不害怕。

「我要待在這兒，」他說「也許我一個人能夠趕退全部德國兵！」

奧特楚阜·奧特維爾舒基的全部居民都走了，並且把村子裏的全部財產，連鷄毛都帶走了，而水井也都給埋蓋得和地面一樣平了。

留下了基舒卡一個人；他在屋角邊放了一隻缸，用來積貯從木屋頂上流下來的雨水，他坐在門階上，數着那在庭院裏尋食的小麻雀，——牠們有七隻；不過從前要多些，似乎麻雀也跟着莊稼人走掉了——沒有莊稼人麻雀也不能過活。

村子的四周和遼遠的田裏現在很靜寂，好像戰事早已了結，世上又重新太平了。蛛絲在和暖的空氣中盪漾，叫哥哥在草叢裏鳴叫着，被陽光輝耀着的白雲停留在天空，並且它也緩緩地，在溫暖中消散，不留痕跡地隱入蔚藍的天空裏去了。只是在沉靜的田裏走着最後的一輛農村的荷車，從這裏往遠處走去，向傍晚的昏暗走去，而連它也歸靜寂了，留下了聾啞的土地，在這土地上，基舒卡老爹獨自一個孤伶伶的坐在他的村舍旁邊。他沉默地坐着，但並不感到孤獨，也不覺得恐懼。

他的四周現在是空空的村舍和沒有人的穀田，但是已走的那些農民的思想，他們的心和他們生活長久之後所凝滯不散的溫暖却留在這裏，基舒卡老爹的附近。

在這誰也沒有的地方，只住着一個老年人。他能夠在這裏只懷着對於走掉人的想念和對於他們返回的期待隨着他的心給予生命的時間而生活着。

夜裏靜寂繼續着，在一旁顯現出火燒的紅光。

「這是敵人在四周包圍我，」基舒卡想。「現在且忍耐一下，以後再採取我的辦法。」

基舒卡還沒有正確知道，他該採用什麼辦法來對付敵人的軍隊，但是他相信當必要的一刻，他立刻會想出，他該怎樣做，因為已經是應該打退敵人的時候，不能不戰而把土地讓給敵人，但是跟他們戰鬥是需要

全體人民的。基舒卡走出村郊，到村子的那邊，德軍也許會首先從那邊出現。於是他就躺在那裏靠近道路的地方過夜。

夜裏，在基舒卡的頭上，星星高高地在天上轉動；老爹看見它們，心裏想：「它們在平靜中生活着；它們那邊——生活的情形也和我們一樣呢，還是，要好得許多？讓它們離我們遠些閃爍吧，——或許，就讓它們全部都停下來：假使它們靠近些，德國兵會用大砲射擊它，會熄滅了它們，或許他們會跑到那邊，在那裏種下禍害：不，還是讓它們遠遠地放光吧，讓誰都不能碰到它們！」

老基舒卡放了心，因為星兒永世不會移動；他抬起頭來，望望空虛的村子和平靜無際的田野，他開始傷心起來，並且也就睡着了。在夢中他看見他死了，躺在別人家的大村舍裏的桌子上，有陌生的人們朝着他哭泣。基舒卡由於恐懼和悲哀而醒來了。

「這是死了的人們在招呼我去！」老基舒卡揣詳他的夢。「現在許多年青人在死着。所以他們奇怪我這老頭兒倒還活着：但是我為什麼要死呢？——我要等到清算了賬才死！」

離天亮還很遠，但是基舒卡已經起來去迎接敵人了。靜寂依舊護衛着大地，但是已到了打退敵人的時候，趁敵人還沒有帶着火與死亡在這兒村舍旁邊出現。

基舒卡從地上拾起不知什麼時候被過路人遺留在路旁的手杖，向前走去。

老爹在成熟了的穀物中間走着，同時冷酷地喃喃自語道：

「啊，它，寶貝，熟了而且直立着！你怎麼能燒了它，毀了它呢？——把它留給害人的敵人也同樣不行：穀物有多少力量啊！唉！我的媽，為什麼沒有問一聲，就養了我呢！……」

一個默默無聲的朦朧的人遠遠的，從幾乎纖細曙光沒有碰到的黑夜中走出來，向基舒卡老爹迎面走來。

基舒卡看看後面村子：熟悉的村舍排立在那裏清晨的昏暗中，多露的水氣像不動的煙霧似的升起在它們上面，好像村中所有的爐灶，一早就燃燒起來過節了。

人民的精神和記憶現在還在那邊——他們還在這些小屋裏，在圍繞

它們的穀田裏：人們的生活在吝嗇的和真實的愛情中永遠和不可分離的在這裏跟穀物，土地和靠經常的勞動所積聚的財產生長着——老基舒卡不能把什麼東西燒掉或毀掉……

基舒卡想了一會，便再向前走。現在從黎明前的微光中向他迎面走來的已經不是一個朦朧的人，而是許多人了。他們急促地走着，不多久他們全都一同出現在基舒卡的身旁了。他們中間有兩個人拿自動槍對住了基舒卡，但是老爹在他們看見他之前已經對敵人很生氣了；他把手杖往地上一敲，向近身的一個敵人喝道：「滾蛋！難道你不看見這裏站着的是誰嗎？……」

身材矮小，長着濃密大鬍子的，兇狠和受辱了的基舒卡老爹站在敵人的對面，感到自己充分的實踐。

「快從這裏滾開！」基舒卡高喊道。「哼，不要臉的，想什麼念頭！請問這算什麼生活！他們是來毀滅我們民族的！假使你什麼都不明白——那末我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理性都教給你！……放下槍，我給你說，你這下流人！」

基舒卡懷着年青的，由於憎恨而堅硬了的心把他的走路拐杖向最近的一個德兵和他們所有的人，——他們有多少人，他沒有數過——揮去。

老爹又衝去攻打另外一支軍隊：他知道惡人總是懦怯的；惡人在人們沒有兇待他的時候，他才活動。基舒卡懂得不好的人在靈魂上是軟弱的，他的心裏沒有真實的力量。所以基舒卡毫不恐懼地撲向敵人，像撲向叢林一樣。起初他儘可能快速地衝向德軍，用棍子揍他們每個人的臉，後來他丟了棍子，鎮靜地向他們撲去；他決定和他們作肉搏戰。

「你們沒有鐵，沒有坦克，沒有你們的喧聲和轟響不能戰鬥！」矮小的基舒卡老爹喊道。「我可沒有棍子，什麼也沒有，也能打，——我知道你們，蚊子的隊伍！你瞧，他們到這裏來嚇唬我們！你瞧，他們想要鞭打人民！……可是來吧，滾到旁邊去，跪在地上！」

基舒卡向敵人怒吼着，並且向最近一個德國兵的喉嚨上打去，使敵人咯咯地喊了起來，可是老爹的手却已經抹乾了。

一個德國兵驚奇地，留神地望着陌生的俄羅斯老人，並且聽着他說

；他，也許他是當地的一個重要人物。因為他說話這樣氣忿，好像個官長似地，雖然身材矮小，說不定身份倒是很高的。不過，另外一個被基舒卡打了一下的德國兵却向老頭子開了一槍，老爹就倒下了。基舒卡也像每個人一樣沒有想到有一次他也會死。他以為無論如何他總會從死神手裏逃脫，當他的限期到來的時候。況且他更不信他會死在別人的手裏。

「不可能的！」基舒卡說，或者他想說。他倒在地上，就開始忘記了。

他覺得在左手上灼燒着。

「我醒着！」基舒卡算計着，全身軟弱下去。他憂慮沒有力氣，並且恍惚地，漠然地想到了死。「我是白白的死呀，還不是我死的時候，——等到時候吧！」

晚上他醒來了，昏暗地，小心地，將信將疑地望望四周：一切都和原來的一樣——土地是完整的，土地上平躺着道路，路旁豎立着未割的裸麥，遠處可以看到有昏黑的村舍。那時他又想到了自己：他覺得手上痛楚，站起身來，撕破襯衫，熟練地把創傷裹紮了。

基舒卡跑回自己的村子。在最末的籬笆旁邊一個德軍步哨稍微來回地踱着步。德國人讓基舒卡老爹跑近身前：他大概想，這樣矮小的身材，走來的該是一個小孩子吧。

基舒卡走近敵人，從他的面孔可以猜出他就是被他在喉頭一擊的那個敵兵。這人也就是那個……

德國兵起初向基舒卡凝視，想作些什麼；可是立刻發昏了，變得軟弱了，且終於靠身在籬笆上了。事情是發生在夜間黑暗中，別人的地區裏，德國人害怕，以為看到活僵屍，——那個他親自打死了的人。基舒卡懂得敵人的懦弱，就更進一步用手摸摸他來加以證明。

「你們怕被打死了的人，可是你們還來跟活人打仗呢！」基舒卡對敵人說。「噯！多麼笨的傢伙啊！」

老人沿村子再往前走。各處黑暗的村舍裏都睡着德國兵，在夢中呼呼地打着鼾聲。「他們也是同樣地打鼾，」基舒卡想。「他們也可以做種田人，可就是沒有耐心……」

現在村子裏敵人很多，比老爹攻打他們的時候要多得許多了。看來，他們是從全地區聚攏到此地來進餐和休息的。不過，現在他們還是空着肚子睡着，因為人民把所有的食物都隨身帶走了，家畜也趕走了，就連水井也全給掩埋了。

基舒卡知道，到了早晨德國兵一發覺他，就會馬上把他殺死。「噢，死神，——你可看不到！」老爹在沉思時生氣起來。「不是所有的死全是苦痛的，不是所有的生全是幸福的！」

基舒卡摸了一摸手上的創傷，看來子彈只是在肉上擦過。「德國人在我身上白費氣力了！」老人算計一下別人的損失，便跑到村中鐵鋪子近旁的小坡上。

他在那裏跪了下來，臉向院子和村舍，俯地向它們叩頭告別。對於他一切都完了——生命完了，希望也完了，雖然他是康健的，活着的。

「哪，現在我走了，你獨個兒活着吧，親愛的，聰明的人！——願諒我，我不能再做你的幫手了，我把一切都縱火燒掉，然後我自己去死，」基舒卡老爹出聲的，對那他所敬愛的，但是除了照片以外，從來沒有見過的偉人說。

基舒卡跑到熟悉的地方，那裏像偉大的英雄似的堆積着打過的麥稽。它是遠在三年之前搬到這裏來的，而當時基舒卡老爹曾向集體農場管理處提過抗議，因為這樣不是辦法，這是浪費：麥稽也應該利用。現在他就走近這堆麥稽站下來考慮。基舒卡想正確知道風從那個方向吹來，該從那裏燃點，可以從那堆麥稽燒起而把整個故鄉燒掉。

基舒卡找到適當的地方，就開始用火石點燃枯朽的麥稽；他以爲從這裏起可以遍及全村：近處有一座小屋，籬笆直達到麥稽，而且集體農場的晒穀場也就在旁邊。村中所有的井都已掩蓋，德國兵正在睡覺，這樣火就會毫無阻礙地毀滅這人民的財產，直到只剩一片黑土。

古老的，乾燥的村子順着屋頂，順着籬笆，順着一切朽敗的物件的脈管焚燒，火焰高高地昇向黑暗天空的靜寂中，而且火從總的火焰中分開，像雲彩似的浮到敵人那面去。

基舒卡暫時跑到田裏，從那兒望着火怎樣吞噬村舍，沒有在夢中窒息死的敵軍怎樣逃到外面來，然後又退回那他們出來的地方。

由於悲哀和疲勞基舒卡躺在裸麥旁邊，而且睡着了，村子已被火燒掉，它獨自燒光了。

基舒卡在日間醒來了，他看到在村子的地位上是一片死了的黑土。基舒卡感到同它一同生活慣的那股力量和他的靈魂也跟村子一起死了，沉默了。現在他癱軟了，好似有什麼東西永遠衰老了，宛若在他的心裏消沉了。

基舒卡跑到村子的地方，在那本來是街道的地方找到一把德軍工兵用的鋤頭，就開始爲自己挖掘地洞作爲住所：他着手在昨天還活生生的聳立着他村舍的地上工作。土地還沒有冷透，而且由於火顯得溫暖。

挖開不多的泥土，基舒卡先找到五戈貝的錢幣，後來又找到錫的耳環，這耳環是他死去的妻子曾經在年青的時候戴過的。老爹想起了她，便哭起來了。

在這個時候，慢慢地，輕聲地有個人走到他跟前來了，基舒卡望了一望，認清是一個德國兵；雖然敵人的臉是黝黑的，消瘦的，陌生的，但是這依舊是那個有一次傷害他，基舒卡老頭兒的那敵人。

「幹麼你老是在這裏走來走去，鬼魔？」老爹向德國兵叫嚷起來。

德國兵以白色的驚懼的眼睛向基舒卡看了一眼，就跑開去了。「雀斑臉的發瘋了，」基舒卡想。「他們有的是兇暴和貪婪，可是真正的力量却沒有，沒有！是呀，他們那來真正的力量呢？沒有什麼地方可來：沒有一個活的靈魂會親近他們的事業，他們的事業對於良心是無所裨益的！…」

到傍晚，近日落的時分，基舒卡給自己挖好了地洞，爲了生活的舒適和方便在洞裏鋪了些草；在基舒卡的靈魂裏又重新燃燒起已經沉默了的力量，而且他內心的衰弱也消失了，因爲毀滅的創痛不會永久存在，人民就將回來，這裏仍將有生活。

「我說過——要驅逐這裏的敵人，真驅逐掉了！」基舒卡老爹自言自語的說。「現在，敵人在那兒？——他們沒有了，而我却在這兒！…」

從那時起基舒卡老爹開始住在他的地洞裏，可是深深地感到寂寞和對人民的悲痛。不過他知道，土地既然留給了人民，人民既然把土地從敵人的手裏奪回來；那末總會有一天，把什麼都從土地裏收回——五穀

• 村舍和一切財物——，而集體農場的人們又將藉土地而復興和享樂。

不久人民來到基舒卡老爹跟前，比他所期望的要早。

當基舒卡在他的地洞裏還沒有睡足第三夜，在清晨的曙光中有兩個農民從遙遠的村子來看他，他們說是游擊戰士，關於基舒卡他們是聽見一個神經錯亂的被俘的德國兵說的，敵人把這個區域稱爲「僵屍老頭區」，因爲此地好像有一個僵屍老頭兒在和全部德軍作戰；所以人民戰士們就到這兒來，想探聽全部真情，並且跟僵屍老頭兒推心置腹的談談，既然他是活的。

基舒卡默默地聽那兩個農民說了好久，他們也是中年人，然後向他們解釋道：「好，你們有多少人，就全到這裏來聽我的指揮吧！我既然是僵屍老頭——那末就殺不死我了，也打不勝我了，你們跟我在一起是有益處的，反正是一樣……」

「這不是僵屍老頭兒，而是一個狡猾的戰士！」游擊隊員們想。「可惜他的身材弱小些，不過不要緊，他的心倒是憤激的。」他們告訴他說，他可以做他們的指揮，他們需要這樣嚴謹，憤激，無畏的人，——現在就暫時只有他們三個人，以後大家都會來參加他們的。

基舒卡老爹嘆了一口氣，因爲他的軍隊還很少。於是走出地洞，他望了望敵人那面的廣大的田野；那裏，遠遠的，路上又揚起了灰沙，看光景，德軍又從那裏開來了。

「不過你們不怕死嗎？」基舒卡問他的戰士們；他們現在正在地洞裏換鞋子。

「不，老爹！天天害怕，怕得膩了，」一個戰士說，另外一個則嘆息一聲。

「不該不害怕！你們這是胡說！」基舒卡說，同時用提高的聲音命令他們道：「當心死神，不要死得無謂！兵士不應該死，他應該打勝仗。唯有不相信死，軍隊才有力，死亡——它只是預備給敵人的，我們是不會有死亡的！」

(草嬰譯)



敵人沒有在這裏經過

巴拉索夫 Г. Балашов 作



康斯坦丁·西蒙諾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俄羅斯人 (РУССКИЕ ЛЮДИ)

登場人物

伊範·尼基吉奇·薩芳諾夫(Иван Никитич Сафонов)，
三十二歲，——自動槍營營長。

瑪爾法·彼得洛芙娜(Марфа Петровна)，五十五歲，
——他的母親。

華麗亞·安諾生珂(Валя Анощенко)，十九歲，——汽
車夫。

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華新(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асин)，六十二歲。

伊範·伊範諾維奇·葛洛巴(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Глсба)，
四十五歲，——軍隊護士。

巴寧(Панин)，——中央報紙記者。
伊林(Ильин)，二十五歲，——政治指導員。
舒拉(Шура)，二十七歲，——女打字員。
哈里通諾夫(Харитонов)，六十歲，——花柳病醫生。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五十五
歲，——他的妻子。
柯茲洛夫斯基(Козловский)——即華西林珂(Василен-
ко)，——三十歲。
莫洛淑夫(Морозов)。
笏夫里洛夫(Гаврилов)。
中尉。
老人。
盧珂寧(Лукоцин)，三十二歲，——少將。
謝米諾夫(Семенов)。
羅森堡(Розенберг)。
魏納爾(Вернер)。
克勞才(Краузе)。
無名男子。
受傷者。
紅軍指揮員數人。
紅軍戰鬥員數人。
德國兵士數人。

地點——南路前綫。
時間——1941年秋。

第一幕

第一景

〔一間房間。一隻俄國式的大炕床。屋角裏供着聖像。聖像旁邊並排釘着頭戴便帽，手戴汽車夫長袖手套的薩芳諾夫的大照相。〕

〔舞台上晚上。瑪爾法·彼得洛芙娜坐着打紙牌。她對面是穿着大衣的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

瑪爾法（以下簡稱瑪）（中斷打牌）不寬寬衣服嗎？

瑪麗亞（以下簡稱麗）不，不，我不坐久。

瑪 你可記得，瑪璐茜亞●，我們怎樣跟你猜測未婚夫的嗎，啊？這是在那一年呀？望老天幫我記起來吧。這是在……這是在一千九百零八年。大家猜想未婚夫是怎樣的？啊，大概猜想是很好的吧。可是現在一切都剛好相反。我那個活也沒來得及跟我活多久——就死了。可是你那個——你得原諒——多壞呀。

麗 瑪爾法·彼得洛芙娜……

瑪 你得原諒，——是一個壞蛋。我想什麼，就說什麼。

麗 唔，要不然，他怎麼辦呢？他怎麼辦呢？他們來了以後，就在家裏住下來。後來又委他做市長。他並不是願意的。

瑪 我相信，他並不願意的，但是他主要的心思並不在這上面。他當什麼都一樣。他主要的心思是想活下去。一次怕死，兩次怕死，三次怕死，後來就變得糟了。你別跟我講，我也知道他。（低頭打牌）你呀，瑪璐茜亞，牌打出來是你該坐監牢。你將來的路是沒有的。怎麼樣活，就怎麼樣死，傻瓜總是傻瓜。你兒子打仗回來，他要謝你們呢。他將說：謝謝你們，爹媽，我的姓給沾污了，怎麼也洗不

● 瑪璐茜亞（Маруся）是瑪麗亞的愛稱。

清了。他會對你們這樣說的。

麗 要是活着就罷了……我收到過他最近從鐵拉斯波里(Тирасполь)寄來的信。

〔敲門〕

瑪 (向門走去) 誰?

聲音 快一點。

〔瑪爾法·彼得洛夫娜旋開鑰匙。進來一個德國曹長，一個德國兵和柯茲洛夫斯基。柯茲洛夫斯基身穿大衣，頭戴軍裝便帽，袖上帶着警察臂章。〕

柯茲洛夫斯基(以下簡稱柯) 這兒有一個女人進來過嗎?(發見坐在桌旁的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走到面前，迅速地扳轉她的肩頭來。)對不起。您怎麼上這兒來的?

麗 小時候的朋友。您好。

柯 您好……(看紙牌)啊，在卜卦……三點，七點，愛司●……您到這兒好久了嗎?

麗 好久了。

柯 (轉過身去對曹長)到隔壁一家去。這兒沒有。

〔柯茲洛夫斯基及德軍官等都下。〕

〔瑪爾法·彼得洛夫娜，用鑰匙鎖上門，嫌惡地把手擦擦那掛在門口的毛巾。〕

麗 柯茲洛夫斯基。你知道，第一天是怎樣跟他認識的，那時候是一個可親可愛的人。他想念他這兒的什麼親戚；舅舅十五年不見面了，他說。坐着，喝喝茶……可是現在簡直可怕。神氣活現的。

瑪 且慢，且慢，你那個也要神氣活現起來的。人壞到了極點的時候，馬上就會神氣活現起來的。唉，你！打包收拾收拾你十三年前帶來的細軟，離開了他吧。臨走給德國人下些毒藥。那兒是什麼地方……你以前是個很好的姑娘，又漂亮，又快活。這一切那兒去了？…

麗 我要走了。已經遲了。不過請別想得那麼壞……

瑪 走吧！心上氣悶——那末來走走。我起先謾怨，後來倒要可憐了。

● 都是紙牌的符號，愛司(ace)即一點。

當然搵的是你。至於你那個我真不可憐。噉！唔，讓他見鬼去吧！
（送出女客，用鑰匙鎖上門，靜聽。然後回到炕床旁邊，高聲說。）唔。

〔炕床上輕盈地跳起了身穿短上衣，足登男式長統靴的華麗亞。〕

瑪 唔，客人過去了。心大概有點跳吧？

華麗亞（以下簡稱華） 嗯。

瑪 總有點怕！

華 嗯。

瑪 唉，你這女偵察員！要茶嗎？

華 唔。

瑪 怎麼你對我老是「噯」呀「噯」呀的，像個回回教人。你得說聲：
「謝謝，伯母，多謝多謝，請給我倒茶。」

華 謝謝，伯母，請倒茶。

瑪 這才像樣。

〔遠處射擊聲〕

瑪 又放槍了。（啞場）告訴我，姑娘，就是從你們那邊上我這兒來講起兒子，帶訊請安的那個男人。唔，這當然，別的事且不管。這男人在那兒，他還活着嗎？

華 他昨天打仗的時候給打死了。因為他不行了，所以才派我來的。

瑪 唉，很出色的一個人。那末你怎麼，姑娘，難道游過河口來的嗎？

華 游過來的。（啞場）他什麼時候來，啊？

瑪 到時候會來的。現在街上走的都是他們的巡邏兵。走完了，去喝他們咖啡的時候，他也就會來了。他是這樣的人，很準時的。

華 他叫什麼？

瑪 以前叫什麼，我不記得，現在叫華西里。現在我們這兒一切人都是這樣叫法：有的叫華西里，有的叫伊範……

華 我從前當過市蘇維埃主席的汽車夫，所以我知道的人很多。

瑪 當過汽車夫？唔，那末也許知道。據說對於德國人，他是城裏的一個名人呢。

華 他是誰呀？

瑪 是華西里呀。

〔窗外迫近的槍聲〕

瑪 瞧，又打了……你還說爲什麼不來。到時候會來的。你最好還是喝些茶吧。

華 噢，好吧。

瑪 (倒茶) 啊呀呀，你這女孩子。一來，就喝了一整壺水，現在又要茶。

華 我們那邊沒有水呀。炸了一個水塔。每天一杯，甚至於河口的鹹水都喝的！

瑪 是呀……時勢這樣。(啞場) 唔，我兒子活着嗎？還在你們那兒當指揮嗎？

華 是的。他託我向您請安。(看見牆上的照片) 這是什麼，是他嗎？

瑪 是他。你別看照相。他人並不怎麼漂亮，不過倒是個好漢哪。

華 我們那邊大家都愛他。

瑪 這他從小就如此的。他生來是愛笑愛鬧的。

華 小時候也這樣嗎？

瑪 喔唷，別提吧。不過也常有人上我這兒來訴說他的不是。唔，我就說：去抓。抓到——撕他的耳朵，抓不到，——就是說，已經逃走，那末算他運氣。(默思地) 不過你怎麼這樣關心，姑娘？

華 問問罷了。

瑪 啊——啊。要不然我可以爲你們……

華 以爲什麼？

瑪 也許你們有了愛……

華 不，他總愛鬧着玩。他說，我有一個汽車夫當未婚妻。把我稱做未婚妻。老是未婚妻，未婚妻的。

瑪 未婚妻？難道現在有這稱呼嗎？

華 您怎麼，反對嗎？

瑪 我不反對，不過現在不是做未婚妻的時候。今兒是未婚妻，明兒是寡婦。這樣妻子也做不成了。

華 所說「未婚妻」——這他是鬧着玩兒的。

瑪 唔，要是鬧着玩兒那就罷了。（啞場）現在這樣的日子，可以鬧着玩的事也很少。德國人來的時候，你用眼瞧過嗎？

華 沒有，我祇聽得聲音。我怕動。

瑪 說俄國話的——那是柯茲洛夫斯基，是跟他們一塊兒來的。不是本地人，是一個壞東西。他們是把他從尼古拉亦夫（Николаев）搬來的。不過，我以為搬來這倒是個好兆，因為這意思就是說，他們每一個城市裏的壞東西不夠。祇好老是把這幾個東西從一個城搬到另一個城。（傾聽，後來看看掛鐘。）唔，現在他們在喝咖啡了。要是這時候突然而來，那末這是上帝保佑的了。（不離開原處，說。）華西里？（默然）啊，華西里？（華麗亞不由自主的看門。）華西里？（鄰室門裏帷簾後，搖搖幌幌伸着懶腰的走出一個長鬚的男子。）

莫洛淑夫（以下簡稱莫） 喔，瑪爾法·彼得洛夫娜，我瞌睡得多熟。

瑪 德國人也沒把你驚醒嗎？

莫 沒有，對於德國人我有我自己的感覺，當你跟姑娘開始攀談的當兒，我就睡着了，——我想，讓他們去談吧。（燈光耀得迷着眼，坐下。）喔，你地窟裏可真暗哪。

華 （留神地注視着他，忽然拍起手來。）薛爾蓋·伊範奈奇（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莫 我對您說，駕駛員同志，不是薛爾蓋·伊範奈奇，是華西里，明白嗎？

華 明白。

莫 我對您說，駕駛員同志，也不是莫洛淑夫，而是華西里。明白嗎？

華 明白。

莫 我對您說，駕駛員同志，也不是市蘇維埃主席，而是華西里。也明白嗎？

華 也明白。

莫 （玩笑地）唔，既然一切都明白了，那末汽車在那兒？大概又有了毛病嗎？那兒又出了什麼事嗎？彈簧斷了，是嗎？還是怎麼？

華 您老是開玩笑，薛爾……您老是開玩笑。

莫 是呀。我們現在老是開玩笑。開玩笑，駕駛員同志。

華 我們大概等的就是你吧？

莫 看起來，是我們吧。唔，把信兒給我吧。（華麗亞從懷裏拿出一張小紙頭。）唔，要是碰到了德國人呢？……

華 就吞下去了。

莫 唔，得了，如果真這樣的話。（閱讀小紙頭。）祇好麻煩你，駕駛員同志，在這兒耽擱一晝夜。我這兒送來了這樣的文告。這可不光是到司令部去丟丟手榴彈就了事。這需要鄭重考慮。唔，你們那兒的防綫上聽到些什麼？

華 從河口到村子是我們的。對河查列奇那亞（Заречная）是我們的。還有沿里亞雪卡亞（Ряжкая）到河口回過去一圈，此外周圍是德國人。

莫 明白了，是德國人。他們已經向那邊進了十三俄里（Верста）了。正像大家所說，不用猜，不用想，是在德國人的後方。唔，有什麼辦法，是戰爭。這是常有的事。你們那兒雖然祇有半個城，在河口那一邊，然而蘇維埃政權，可是我們那兒是德國人的。

〔門上有人輕輕的在搔爬作聲。莫洛淑夫拔出手槍。瑪爾法·彼得洛芙娜指指，叫他們走開。華麗亞爬到坑床上去。莫洛淑夫走到帷簾後去。瑪爾法·彼得洛芙娜走近門去。〕

瑪 誰？

〔門上又搔爬作聲。瑪爾法·彼得洛芙娜把門向裏打開，有一個染着血污的人跌進門檻，倒在房裏的地板上，這人穿着便裝，看樣子是倚門坐着的。瑪爾法·彼得洛芙娜默不作聲的把他拖進來，然後用鑰匙鎖上了門，在他旁邊跪下來。〕

瑪 你是誰？

無名男子（聲音微弱）這兒是誰？

瑪 我們，自己人。

無名男子 水……

瑪 姑娘！

〔華麗亞從坑床上爬下來。〕

瑪 拿些水來。來把他抬起來。

無名男子（聽見說話，搖搖頭）不用。這兒究竟是誰？我有話要說……我馬上就要死了。

瑪（留下華麗亞和那無名男子）餵水給他喝，姑娘。（走到帷簾後去，聲音不高的說。）華西里！

無名男子 這是什麼，這是自己人？

華 自己人，自己人……

〔莫洛淑夫上〕

無名男子 我是從包圍中來的……他們……看見了我，就……文件給他們拿去了……我姓……水……

華（又給他一點水）唔，姓？

無名男子 我姓……喔，水……

〔又給他一點水。那人抖了一下，不響了。華麗亞放下他的頭。看看他的上裝，只見口袋被翻在外面，衣袖也都被撕破了。〕

華 喔唷，全給撕成這樣。搜查過了。

莫（站起身來，站着，——兩手撫着傷痕。）唔，別了，無名的同志。（默然）街上大概留着血跡。早上會有人來的。媽，穿起衣服，帶一把掃帚到街上去吧。看看，那兒怎麼樣？（突然用袖拭淚）瞧，好像是慣了，但是對於人總覺得可惜。（看看華麗亞）可是你怎麼，駕駛員，不哭嗎？

華 哭不出。我已一切都已經看見過了。薛爾蓋。伊範奈奇，想永遠不要看見——還是看見了。哭不出。淚都乾了。

〔第一景完〕

第 二 景

〔薩芳諾夫的司令部。破曉。某鐵路車站的吸煙室。幾扇門。薩芳諾夫，伊林。打字機旁坐着舒拉。〕

薩芳諾夫（以下簡稱薩） 第十一天了。柯伐列夫（Коварев）前天也

給打死了。不，什麼時候？你是在那一天做我的政治委員的？啊，伊林？

伊林（以下簡稱伊） 兩天了。不，三天了。

薩 三天了？一夜失眠，日子也攪不清楚了。你叫過那個…華新了嗎？

伊 叫過了。

薩 據說，是一個很好的老人。

伊 據說是。

薩 假使他好的話，就做我的參謀長。至於銜頭，因為我們完全被包圍的關係，我給他恢復。真的，伊林，剩下的人不多了。

伊 華麗亞不見了兩天了。難道她給德國人抓去了嗎？

薩 我不要聽這種話。（啞場）不，你告訴我，為什麼男人們這樣壞？把姑娘叫出去偵察，而你們不作聲。

伊 女人容易些。我能够去，假使需要的話。不過怕攪不好。

薩 說的對。那作家叫過嗎？

伊 叫過了。

薩 我想叫他做特務部長。

伊 難道彼得洛夫完了嗎？

薩 什麼，完了？死了。是完了。舒拉答應醫好他，但是沒醫好，失敗了。

舒拉（以下簡稱舒） 我在他身邊坐了十二個鐘頭。我托住了他的頭。我手都痛了，我字也不能打。你們瞧，抖得這樣，你們還要說……

薩 這一切都是空口說白話。這我們將來當感謝你，可是現在——你沒醫好，失敗了，這就是我現在所知道的。

〔門開。華新上，個子高大，背微曲，留着鬍，穿着便裝，束着皮帶。肩上一枝步槍，他忽然背得恰到好處，很習慣的樣子。〕

華新（以下簡稱新） 奉您的命令而來。

薩 您好，請坐。

新 祝您健康。

薩 您在工藝學校教軍事學嗎？

新 曾經教過。現在，您也知道，我們成了一個部隊。

薩 知道。你損失了多少學生？

新 六個。

薩 噢……請坐。抽煙嗎？

新 （取捲煙）謝謝。

〔劃點火柴，給薩芳諾夫點煙。伊林湊上來點火。華新突然熄滅火柴。伊林奇怪地望他。華新劃另外一支火柴。〕

新 對不起。老習慣：第三個不點。

薩 迷信。預兆。

新 並不是。你知道，這是從波爾之戰（Бурская кампания●）傳下來的。波爾人是百發百中的射擊手。第一個點煙——波爾人就舉槍，第二個點煙——瞄準，第三個點煙——放槍。所以，那裏是什麼預兆。是有根據的。

薩 你，我聽說，參加過日俄戰爭？

新 是的。

薩 也參加過對德戰爭嗎？

新 是的。

薩 那末內戰呢？

新 參加後備團，因為病弱的緣故。

薩 在對德戰爭中，我聽說，你得過獎？

新 是的。三顆「喬治」勳章●。

薩 整整三顆嗎？你怎麼能證明呢？

新 現在不能，因為沒帶在身上，我還藏着，這我可以證明。

薩 你還藏着嗎？

新 是的，還藏着。

薩 「喬治」勳章——這不是獎給英勇的人嗎？

新 是的。

● 波爾（Boer）是移植在南非洲開普地的荷蘭農民。一八三六年因不滿英國政府，移居非洲內地，在奧蘭琪河和德蘭士瓦附近建立共和國，後於一九〇二年被英國征服。

● 「喬治」勳章（Георгия）是帝俄時候獎勵軍士的勳章。

薩 (啞場之後) 你叫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嗎？
新 是的。
薩 那末，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我要你做我的參謀長。你認為怎麼樣，啊？
新 遵命就是。
薩 那裏是我命令。你身體怎麼樣？能夠嗎？
新 我想我能夠。
薩 城熟悉嗎？
新 我是本地人。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生在這兒的。
薩 (默算) 那你已經是高壽了。
新 完全不錯。
薩 現在又要打仗了。
新 (聳聳肩) 請准許我開始辦公。你命令發出了嗎？
薩 就發。(對舒拉) 你打：「防軍命令第四號。任命……」(對華新) 你的銜頭是什麼？(傾聽。中斷說話。傳來遠處的機關槍聲) 這是在河口上，我以為，啊？(傾聽)
新 (傾聽) 是的，在河口左面的淺灘那邊。
薩 (對伊林) 你去和查列奇那亞通個消息。(對舒拉) 她在那兒渡過去的？
〔伊林下〕
舒 在淺灘那邊。
薩 不是一切都很安靜的嗎，啊？
舒 那時是安靜的。
薩 是呀。(沉思地踱着。華新等着。)
新 你問……
薩 (猛省) 我說，你在舊時軍隊裏的銜頭是什麼？
新 二等上尉。
薩 唔，二等——這現在沒有了。那末是上尉。從紅軍退入後備軍的時候是什麼銜頭？
新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因為病弱的緣故，當大隊指揮。

薩 唔，大隊指揮現在也沒有了。那末是少校。（對舒拉）那末，你寫：「……任命華新·亞·華·少校為市防軍參謀長。」（啞場）我沒有給你穿的軍裝大衣。我這兒祇留着我政治委員的一件大衣，你就拿去穿吧。

新 我得提出，這是不合法的。

薩 我知道是不合法的。可是叫我怎末辦呢，讓我的參謀長就這樣穿着粗陋的上衣嗎？我要授給你銜頭，雖然我權也沒有。要是支持到我們的軍隊來，——一定支撐得到的，他們會寬恕我們跟你這件事的。怎麼，還反對嗎？

新 不反對。請准許我開始辦公吧。

薩 開始吧。我們到那一間房裏去。我給你瞧地圖，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不過等一等。庭院裏早起冷嗎？我還沒出去過。

新 是的，很冷。

薩 舒拉！你那兒什麼地方不是有一隻瓶嗎，啊？（倒在洋鐵罐裏。）喝伏特加●嗎？

〔華新不作聲的喝。〕

薩 我看，你是不愛說廢話的？

新 是的，不愛說。

薩 （嘆息）可是這就是我的缺點，我愛說。唔，這不要緊，這會好的。碰到這種地方，你提醒我，好嗎？

新 是。好的。

〔兩人均下。舒拉放下打字機，傾聽。當她不打字的時候，窗外的射擊聲更聽得清楚。巴寧上，肩上甩着一件綴着一條綫的軍裝大衣，向舒拉欠身行常禮，把妨礙着他的軍帽脫下放著。〕

巴寧（以下簡稱巴） 你好，舒洛奇卡●。

舒 你好。

巴 安好嗎，舒洛奇卡？

舒 很好。（把抄簿還給他）我讀過了，巴寧同志。我們昨兒晚上跟華

● 伏特加（Водка）一種烈性的麥酒。

● 舒洛奇卡（Шурочка）是舒拉的愛稱。

麗奇卡●坐着哭。這是你自己寫的嗎？

巴 不，我詩是不寫的。這是我的同志寫的。我們同他一同上過西綫。

舒 那末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在這兒嗎？

巴 不，他給打死了。

舒 不會的吧。

巴 舒洛奇卡，我起初也以爲是不會的，但是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真的。

舒 我們前天夜裏坐着。生了爐子。上尉躺下睡了半個鐘頭，我們跟華麗奇卡大家讀得哭了。後來華麗奇卡收拾上路，到那邊偵察去了。上尉張開眼來問我：「你跟她在念些什麼？」於是我又念了一遍給他聽。他憂鬱地躺着。「好，」——他說。甚至於悶悶不樂起來。

巴 上尉嗎？

舒 唔，是呀，上尉。你奇怪些什麼？

巴 （聳聳肩）這個……

舒 他還因此而悶悶不樂呢……

薩 （上）啊，作家！好呀。

巴 你好。

薩 舒拉！出去一會兒。
〔舒拉下。寂靜。〕

我們，現在，作家，事情是這樣。沒有更多的兵力了。兵力很小。這一點你使你自己習慣了嗎？就是說，或許不得已要死，就在這城裏，而不是在家裏。而且就在今天明天，而不是過五年。習慣嗎？

巴 習慣了。

薩 這很好。你妻子在什麼地方？

巴 不知道。大概，在西比利亞（Сибирь）什麼地方。

薩 是呀。她在西比利亞，而你在這兒。「當正午炎熱的時候，在達吉斯坦（Дагестан）的山谷裏……」大概，她做夢也想不到你會在我們這兒碰到這樣困難的情形。情形是如此，我現在這兒作家不要了。所以，你的老行業完了。（啞場）是黨員嗎？

巴 候補。

● 華麗奇卡（Валечка）是華麗亞的愛稱。

薩 唔，也一樣。彼得洛夫昨夜死了。你就做我的特務部長。

巴 是……不過……

薩 「是」——這是對的，可是「不過」：——這就多餘的了。除了你，我沒有別人。你是有學問的人，你着手幹不熟悉的事比較容易。不過別這樣的軟弱。你得忘記你是作家。

巴 我不是作家。我是記者。

薩 唔，記者，——也一樣，忘記吧。

巴 我已經忘記了。

〔開門，華麗亞上。她渾身潮濕，大衣撐開着，頭巾從頭上落到了後面。〕

華 上尉同志……

薩 你這壞姑娘。（向她衝去，不自然地吻她的面頰，放開。）怎麼你要使人發瘋嗎，啊？

華 我全辦好了，上尉同志。

薩 唔，很好。可是你以為怎麼，我們覺得重要的就祇這一點嗎？你怎麼了——活着還是死了，——這一點，或許，對於我們也是重要的。懂嗎？那機關槍打的是誰？是你嗎？

華 嗯。

薩 啊，你全身凍壞了。舒拉！（喊）舒拉！

華 上尉同志，請准許我報告……

薩 什麼也不要報告。去烘烘乾吧。

華 我不先報告，我就什麼地方也不去。懂嗎？

薩 跟你說，去烘烘乾，然後……（在她的目光之下住嘴）

華 懂嗎？

薩 懂，懂。唔，那末快些吧（站在桌子旁，手指敲擊着，不耐煩地聽她。）去過了嗎？

華 去過了。

薩 轉交了嗎？

華 轉交了。

薩 包呢？

華 在這兒。

薩 去烘烘乾吧。

華 不，還沒完。

薩 唔？

華 莫洛淑夫關照轉告，說明天夜裏渡河，不要射擊。

薩 完了？去烘烘乾吧。

華 不，還沒完。

薩 你牙齒在打抖，傻瓜。去烘烘乾吧，我說。

華 他關照轉告，說在兩點正。

薩 完了？

華 完了。

薩 (對進來的舒拉)唔，去吧，那兒去給她烘烘暖。我沒空。隨便給她些什麼東西。沒有什麼的話，就把我的皮襖，褲子給她。明白嗎？

舒 明白，上尉同志。(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

薩 該死的姑娘。

巴 爲什麼該死？

薩 固執。

巴 這很好呀。

薩 難道我說是壞嗎？我是愛而說該死的。

巴 愛？

薩 (聽見了這一個字的意外的腔調)唔，是的，同情呀。我怎麼說呢，把人放出去拚死，我就不能爲他擔心不安嗎？要是他不見了兩天…

巴 他是誰呀？

薩 唔，她呀。你怎麼老是跟我攪，作家。

巴 又是作家？

薩 (微微一笑)對不起，特務部長。

[華新到房間裏來。他穿着長統靴和老式的軍裝，釘着踢足球的皮鈕扣。他軍裝大衣的肩上綴着二條綫。]

新 上尉同志，您有刀帶嗎？

薩 什麼？有，有，刀帶有的，找出來給你。(走近華新，執着他的鈕

扣，高興地。)阿哈，我記得。這在一千九百二十五年軍隊裏是穿這樣的裝束的；你記得嗎，巴寧？釘着這樣的鈕扣，是嗎？

新 完全不錯。

薩 鈕扣很好。

〔華麗亞從另外一個房間裏進來，穿着上尉的馬袴和長統靴，裹着皮襖，雙手緊緊的把它貼在胸前。〕

華 喔，舒拉，穿上尉的皮襖多暖呀。簡直像皮毛貼在身上一樣……好極了。(看見薩芳諾夫)謝謝，上尉同志。(啞場)

伊 (上)上尉，聽無線電去。

薩 我們去吧，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我們去吧，特務部長。(下)

華 我倒沒留心看到他們。唔，沒關係。這皮襖，真的，你知道，多暖呀。我凍壞了……水，你知道，甚至還有冰塊。好容易才游到。

舒 他多難過呀。

華 他是誰？

舒 上尉。

華 這爲什麼呢？

舒 不知道。也許你知道的吧？

華 不。(啞場)你全在扯謊，舒拉。

舒 真的。

華 喔，冷哪。(蹣縮起來)瞧，就是穿了皮襖，還冷。你知道，舒拉，我想，大概我又快要走了。

舒 唔，是嗎？

華 大概。

舒 難道上尉又要派你出去嗎？我請求過，但是他不准許。爲什麼？

華 因爲我是本地人。就因爲這一點。你又不是本地人。

舒 又要派你。自己却又要難過。(啞場)我有時看他，——他的眼睛多強橫，簡直可怕。他戰前大概是一個強橫的人。是女人的災星。

華 他不漂亮。

舒 不漂亮，這不要緊。反正他是一個強橫的人，我知道。現在好起來了。你怎麼樣，不歡喜他嗎？

華 不。

舒 那末什麼時候歡喜呢？

華 戰爭以後。

舒 戰爭，你知道戰爭會成怎麼樣？

華 會成怎麼樣呢？

舒 忽然，要是很長，很長的呢。不能戰爭以後。不會就打好的。

華 不要緊，我是有耐心的，

舒 可是我不。

〔默然。伊林和柯茲洛夫斯基上。柯穿着破了的便裝。〕

伊 上尉在那兒？

華 在那一個房間裏。

伊 （對柯茲洛夫斯基）請坐。凍了嗎？要伏特加嗎？

柯 我不拒絕。

伊 舒拉，倒些伏特加給這位同志。

〔舒拉把伏特加倒在一個洋鐵罐內。柯茲洛夫斯基喝着。〕

柯 唔，瞧。要不然直接從水裏過來就好——還要領你穿過城。

伊 那末你想怎麼？馬上：游過來——這可靠嗎？

柯 不，我並不這樣想，不過總……德國人開槍打我。看得相當清楚。你以為怎麼樣？……

伊 說對就對。因為看得清楚，所以給您喝伏特加。

〔薩芳諾夫上〕

伊 上尉同志。這就是從德國人那邊游過來的。

薩 （走近柯茲洛夫斯基）好呀！（握他的手）從那兒來的？

柯 從尼古拉亦夫來的。

薩 你怎麼？已經渡過了河口，後來又回到我們這兒來的嗎？

柯 我在城裏打聽明白，知道鎮上還是我們的，——雖然被包圍了，但總是我們的。我也想過：怎樣再往下走，走得到走不到，現在游了過來，就好了。

薩 文件大概沒有吧？

柯 有的。

薩 嘿，你。還帶着文件。

柯 姑娘，你們有沒有剪子？

舒 作什麼用？

柯 瞧，要把袖剪開。

〔華里亞走到他身邊，幫他剪開衣袖。〕

柯 沒有殼子的黨證，當然。不過要緊的東西還保全着，是嗎？

薩 （檢閱浸濕的黨證）是的。叫什麼？

柯 政治副指導員華西林柯·伊範·菲陀洛維奇（Василенко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薩 跟我是同名。怎麼，凍壞了嗎？

柯 凍壞了。

薩 你烘過嗎？

柯 烘過了。

薩 說到我們的水那是壞透了，但是伏特加我們有的是。不過，你知道，有時甚至口渴到要是沒有水，伏特加也不想喝。唔，爲了得救，總得給你煮杯茶才行。舒拉，舒拉？

舒 來了。

薩 你，馬上去睡吧。要嗎？

柯 要的。

薩 那兒有我的大衣。拿它一用吧。回頭我們給你檢點一下，指定位子。我每一個人都需要。我不能爲了你遭過難而給假。懂嗎？

柯 懂。

薩 去吧。她會送茶上你那兒去。（拍拍肩膀，送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

華 （困擾地回憶着什麼事）我沒見過他。沒見過，可是聲音却聽到過。我在什麼地方會聽到他的聲音呢？

薩 聲音聽見過。這是種幻想。他是什麼，難道是夏里亞平●，聽了聲音就能記得他嗎？

華 不，我是聽到過的，伊範·尼基吉奇。

● 夏里亞平（Шаляпин）享有世界聲名的俄羅斯低音歌唱家。

薩 又要別扭了。你攪什麼？你也應該睡了。明白嗎？

華 明白的。

薩 唔，請走吧。要不然：聽到過聲音。看見了——漂亮的軍人，當然立刻想認識。「我曾經在什麼地方遇到過你，是的，我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你的聲音……」唔，這我當然是鬧着玩兒的。你，要緊的，還是去睡吧。

〔華麗亞及舒拉下〕

薩 （對伊林）巴寧走了嗎？

伊 不，在這兒。

薩 你對他說，叫他帶這人上這兒來一趟，我們來談談。華西林柯這一個人，看樣子人倒還好。我當然很高興。不過爲了有規律，總得讓他談談。使我不安的是什麼，伊林，使我不安的是葛洛巴在什麼地方。葛洛巴到了我們的軍隊那兒還是沒有到，——這最使我不安。因爲我是準備死的，但是我覺得要死得有意思，死得沒意思那我可就感不到興趣了。唔，走吧。（下。在門口站住。）你回來的時候對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說，叫他跟我們一塊兒走。

〔伊林橫斷舞台，走入其中一個房間裏去。柯茲洛夫斯基從薩芳諾夫的房間裏出來。軍裝大衣披着，手裏拿着備作點煙用的小報頭。伊林從門裏出來，穿過房間，華新不慌不忙的跟着他走出來。〕

柯 少校同志，准我說句話嗎？

新 唔。

柯 （注視着他）剛剛突圍出來。有烟抽嗎，少校同志？

〔華新拿出一個小匣子，給他裝滿馬好爾加●〕

柯 （對他端目詳視）少校同志，我覺得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新 （鎮靜地）我可沒見過你。對不起，你貴姓？

柯 華西林柯，政治副指導員。

新 我可沒見過你，沒見過，政治副指導員同志。（啞場）你有火嗎？

柯 謝謝，有的。

〔華新藏起火柴匣，不慌不忙地下。寂靜。〕

● 馬好爾加（Махорка）一種劣質烟草。

柯（獨個兒在舞台上。啞場之後，詫異地吹了次口哨說。）舅舅，啊？
〔暗〕

〔第二景完〕

第三景

〔第二景的佈景。舞台上點着燈。台上舒拉。她的眼睛哭得腫了起來。〕

巴（上）爲什麼眼睛哭得這樣？

舒 沒什麼。（哭）你知道我多可惜伊林！多可惜。（哭）

巴 舒拉！

〔舒拉哭着；默不作答的走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

華麗亞（上）你好呀，巴寧同志。

巴 你好，華麗奇卡。

華 唉，倒運！剛才我給弟兄們搬運彈藥。剛開始打，我的汽車就全給打傷了，真可惜。我倒沒受傷。

巴 什麼，汽車全給打傷了嗎？

華 不，還可以開。我對它說：修理去吧。它說：駕駛員同志，讓我繼續工作吧。我說：好。它就繼續工作了。我的汽車是很勇敢的。

巴 你早上是和伊林一塊兒乘車走的嗎？

華 嗯。你知道我對他怎麼說：「讓我再送你一程，我們可以很快的開過去。」可是，他說：「不，你不能再過去了，我走去。」唔，我嚷了一陣，後來還是留下了——這是命令呀！要是坐了汽車，那什麼事都沒有了。我很可惜他，巴寧同志。

巴 有什麼辦法，華麗奇卡，這種事情是常有的，而且是不會沒有的。

華 我沒什麼，可是舒拉——你大概瞧見了吧！

巴 瞧見了。

華（幾乎是耳語一樣，信任地。）你知道，他們已經講好了一切——戰爭以後預備怎麼樣，那可不知道。他們已經決定在三十一號晚上

靜悄悄的時候舉行結婚禮，可是今天三十號——他給打死了。你聽，巴寧同志，這多慘哪，所以她要哭了。

巴（注意地望着她）這一切全不是真的，華麗奇卡。

華 什麼不是真的？

巴 你說的一切：結婚禮……三十一號。祇是爲了動聽些，你才編造出來的。而且又可以顯得更悽慘。

華 動聽些難道就壞了嗎？

巴 不，好得多。

華 他是很可惜的，因爲他的確很好。可是，如果……那更可惜，要讓淚汪汪了。他的妻子或許在什麼地方……她或許要過半年才知道，而我們現在就要爲他哭了。

巴（沉鬱地）唉，妻子過一年才會知道。你編造得好。

華 真的嗎？你不是取笑嗎？

巴 不，不是取笑。（啞場）噯，華麗奇卡，你會收拾手槍嗎，啊？

華 會的。

巴 你是汽車夫呀，你什麼都會。麻煩你，請你把它收拾一下，然後讓我來用破布擦一擦。要不然，你可知道昨兒晚上發生的事嗎？夜裏我在村外。那邊我們大家有點怕。唔，我現在是特務部長了。我手中拿了這一個傢伙去的。

華 我聽到過的。是伊範·尼基吉奇對我說的。

巴 這是他給你說的，不過最要緊的，大概沒說吧。後來中尉上我那兒去說：「你，委員同志，你命令隨便什麼人把你的手槍清拭一下吧，要不然你的槍口塞住了——放不出的。」

華（一面笑，一面拿手槍。）人家對我說的是什麼！

巴 什麼？

華 人家對我說，你從前把奧台柯龍●當手槍放在手槍皮袋裏，還有牙刷，牙粉。這是真的嗎？

巴 真的。這很方便。

〔柯茲洛夫斯基上〕

● 奧台柯龍（Одеколон）一種香水。

柯 您叫我嗎？

巴 （低聲對華麗亞）你到那邊屋角裏去自己把它收拾收拾，等一會兒我們一塊兒走。

〔華麗亞走到屋角去拭槍〕

巴 是的，叫過的。

柯 請問什麼事，我是從前綫趕來的。

巴 沒什麼。我得告訴你，下次如果你再這樣隨便槍斃人，我就辦你。

柯 那時候的情形這樣，一個懦夫可以引動全體人跟他，所以我祇好……

巴 胡說！你們那一連裏沒有這種情形。您又不是孩子。您該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就地槍斃，什麼時候應該審問。

柯 巴寧同志，反正都一樣……（低聲）我們大家在說，完了……那兒去開法庭！我也死，您也死！

巴 或許是的，您也死，我也死，但是這不相干。這兒有軍隊的時候，也就有法律。你明白嗎？

柯 明白。

巴 別對我說這一套話：唉，管它媽，反正總是要完結的。這不是勇敢——這是腐化。

柯 我自己也是預備出入槍林彈雨的！

巴 也許，不過我沒空攪這些事。完了！去吧！

〔柯茲洛夫斯基下〕

巴 唔，怎麼，好了沒有？

華 就好了。二，二——好了。喔，唔，你說，巴寧同志，我什麼地方聽到過他的聲音的？

巴 誰的聲音。

華 華西林柯。

巴 不知道，華麗奇卡，我那兒會知道。走吧！不過我們講好：命令停在什麼地方，你就停在什麼地方。別跟我走。

華 不跟你走就是了，委員同志！

巴 唔，這樣才好。否則的話，我是文人，不會發號施令，所以我決定預先向你大叫。好使你一開頭就怕。（均下）

〔薩芳諾夫和華新從鄰室出來。〕

薩 到第三連去嗎？唔，好，去吧。不過你，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那邊不大好。懂嗎？

新 不，不懂。我執行自己的天職。要是……有什麼辦法，將來別人向前走起來容易些。

薩 我不願聽你說這種話。不是別人，而是我們還要同你一塊兒前進的。史大林不是說過的嗎？他說，我們還要前進。前進，前進！（沉思地）史大林……我，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有時候這一個不相信，有時那一個不相信，但是他，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我總是相信的。我在無線電裏聽他演講的時候，我的創傷還沒好，話在耳朵裏糊裏糊塗亂哄哄的，然而自己還是聽清楚了他的話：「站住！薩芳諾夫，別後退一步！死，也要站住！打，也要站住！受傷十次，也要站住！」——這就是我所聽到的，這就是他當面對我說的。

新 您是幻想家，伊範·尼基吉奇。

薩 當然，要不然怎麼呢？你也是幻想家。我們俄羅斯人大家都是幻想家。爲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更大膽的打仗。不管有膽氣沒膽氣，反正總要……

新 不要緊。親愛的，我在上一次俄德戰爭中受過六次傷，而這一次我還一次也沒有。所以我前面還有六次，還是要活下去的。

薩 說的對。你，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

電報員（自別室上）上尉同志，第二連有電話。

薩 來了。

〔薩芳諾夫下。柯茲洛夫斯基上。〕

柯 您好，少校同志。

新 您好，政治副指導員同志。

柯 上尉在那兒？

新 馬上就來的。（啞場）

柯 我總在什麼地方見過您，少校同志。

新 我已經對您說過，我不記得我曾經見過您。

柯 不過，也許，您沒見過我，我可見過您吧？

新 也許。

柯 您沒在尼古拉亦夫住過嗎？

新 從一千九百二十三年起住到一千九百二十九年。

柯 也許，我在那邊見過您？

新 也許，要是您在那兒住過的話。請問，您來幹嗎？

柯 取彈藥。不過這是要向上尉說的。

新 不，向我也行。步槍彈嗎？

柯 是的。

新 給你兩百發。（寫）到謝敏寧柯（Семененко）那兒去拿。

柯 （拿紙條）不用上尉簽字嗎？

新 不用。

柯 噯，是的，其實您也就是長官。

新 （生氣地）長官？薩芳諾夫上尉是防軍司令，我是他的參謀長；這您是應該知道的。

柯 當然，不過我所以這樣說，那是因為我奇怪的是官銜符號不相符……

新 （站起來）我奇怪的倒是您的官銜符號跟您的思想不相符，副政治指導員同志，還有您說出來的話的分量跟您所做的事的分量不相符。還有這種談話跟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不相符。

柯 （坐下）唔，您怎麼了，少校同志，我並沒想到會這樣，您以為我怎麼了？……

新 站起來，長官在跟您說話！

〔柯茲洛夫斯基站起來。〕

新 可以走了。您沒有事了。

薩 （上）在鬧些什麼？在爭些什麼？

新 爭鬧是不會有的，上尉同志。我在訓斥政治副指導員。可以到第三連裏去了嗎？

薩 可以，可以。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去吧。

〔華新下〕

薩 你，怎麼跟老人鬧起來了？你敢對我這樣。

柯 伊範·尼基吉奇，我跟他爽爽快快，照我們這樣，可是他，完全是……知識份子。

薩 什麼知識份子？你這一個字也沒懂得。你這粗人，媽的，你就因此而驕傲嗎？假使你在大學裏學習五年，你也就成爲知識份子了，不同的就是這一點。假使不學習，就不是。我誰也不准許他冒犯這老人！你這傢伙：「爽爽快快」，「照我們的」，……他怎麼，不是我們的嗎？他爲了打德國人而受到「喬治」勳章的時候，你還在桌子底下爬呢，懂嗎？

柯 懂。

薩 你來幹嗎？

柯 拿槍彈。他給的太少。瞧。

薩 不要看。既然我的參謀長給你多少，——這就是說，能給多少。你別跟我攪：先攪一件事，後來又攪一件事。走吧。

〔柯茲洛夫斯基下。門後一陣喧鬧，葛洛巴的聲音。〕

葛洛巴（以下簡稱葛） 你爲什麼不放我？你也是這樣。

〔葛洛巴穿便衣。他後面跟着一個手持步槍的紅軍戰鬥員。〕

紅軍戰鬥員 上尉同志，看您。可以放進來嗎？

薩 唔，當然，放進來，這是葛洛巴！

葛 正是我。

〔薩芳諾夫擁抱葛洛巴，後來放開，抓住他的手。〕

薩 喔，葛洛巴：這是你嗎？

葛 是我呀。

薩 還活着？

葛 還活着。

薩 也許不是你吧？也許是你的靈魂吧？

葛 唔，那裏是什麼靈魂！難道有五普特●重的靈魂嗎？

薩 說的對。我相信。唔，請坐。（喊）舒拉！你給他吃些東西。再從那小罐子裏倒一杯水。葛洛巴來了，給他預備一份口糧。

舒 （在門裏出現，望着葛洛巴。）您好呀。

● 普特（Пуд）約合中國三十斤。

葛 你好，舒拉。

薩 唔，你怎麼，高興嗎，——活着回來了！

葛 （揮揮手）他們對我不會高興的。他們把我當做不好的人。他們並不歡喜我的爽直。

薩 他們是誰呀？

葛 就是舒拉和差不多所有的女人，她們一類的人。

薩 到過了嗎？

葛 到過了。

薩 聽到了些什麼？

葛 聽說我們的軍隊準備進攻了。

薩 是嗎？或許，我們也要挨打吧，葛洛巴，啊？

葛 或許會。

薩 （用雙手遮住眼睛）唉，葛洛巴。有時希望這樣，讓我也活着，讓有幾個別的……四周圍的一切人，讓他們也活着。唔，你說，要進攻嗎？

葛 也許。我去過將軍那兒，將軍託我向你問好。他說：「怎麼不，我認識，」他說，「我認識這個——薩芳諾夫。」

薩 他不會向我問好。我沒有認識的將軍。

葛 但是他說認識你。

薩 那末姓什麼？

葛 叫盧珂寧。

薩 盧珂寧？難道已經是將軍了嗎？

葛 照全身制服看起來是將軍。

薩 有這種事。唔，葛洛巴，事情要好了。這位將軍會到達我們這兒的。他的性格如此——一定會到的。

葛 我也覺得好像是這樣。

薩 你怎樣向他們報告的？

葛 我照命令說，請他們來把我們救出去，不過假使這與計劃相背的話，那末我說我們就不討救兵了。唔，還有我們當然總是要想活的，——這我也說了。

薩 這你也說了？

葛 這我也說了。他們自己大概也想像得出這種感覺。

薩 他們命令我們怎麼辦呢？

薩 當然，密封的包我不能帶。因為我走得像從前逃避紅軍的富農一樣，我帶了密封的包當然怎麼也不能回話德國人。不過口頭的命令是這樣：守住，守住，守住！怎麼樣守——這，他說我會派聯絡代表來的。乘飛機來。

薩 沒有對你說別的了嗎？

葛 沒有。我想，伊範·尼基吉奇，怎麼樣——這還要用上面決定。你認識的這位將軍，他也不願意攪亂你我的腦子。他說：守住！他並且說，——轉告薩芳諾夫，讓他記起哈爾興·霍爾（Халхин-Гол），那兒打得怎麼樣，那末一切都不要緊了。

薩 走的很吃力吧？

葛 是呀，我是這樣的人，在什麼地方就怎麼樣做：什麼地方要勇敢，什麼地方要謙虛，什麼地方祇要說老實話。就是這樣，將軍也還不肯放我，他說：「坐坐吧，葛洛巴。」我說：「脾氣不允許我。那邊，」我說，「弟兄們等您的代表要等得難受的。」他說：「我馬上就派來。」我說：「那末他坐飛機，我就自己兩條腿，這比較快一些。」這兒有什麼消息，伊範·尼基吉奇？

薩 唔，你一走，那天夜裏，克羅哈遼夫（Крохалев）就傷重而死。彼得洛夫（Петров）也如此。今天早上伊林戰死了。所以我現在又做指揮員，又做政治委員。總之，有許多人沒有了。唔，得啦，這是多餘的。

紅軍戰鬥員（又打開門）上尉同志，有一個公民找您。

薩 唔，請。（對葛洛巴）我是防軍司令，一切事情都管。請那位市民。

〔老人上〕

老人 我有一件事請求您，司令同志。

薩 請求？（皺眉）嚶，我對這些請求……

老人 並不光是為自個兒，還為兩個人。

薩 您要我什麼？我什麼也沒有，所以請求我——這是多餘的。如果您

要吃的，那末我能給多少，就給多少。大家平分——我多少，你們也多少。

老人 不，我們不要這個。

薩 如果要水，那末也是這樣，——我多少，你們也多少。老人，我尊敬你，但是每人一杯——大家都是如此。

老人 我們不要水。

薩 那末你們要什麼呢？

老人 我們要來復槍。

薩 你們要來復槍做什麼？

老人 那是很明白的，做什麼。

薩 你，那末，老爹，這是爲三個人請求的嗎？那末，年紀都和你一樣？是朋友嗎？

老人 是朋友。

薩 （對葛洛巴）看見嗎？（對老人）你們什麼，當過兵嗎，老爹？

老人 都當過，有的在上次俄德戰爭，有的在俄日戰爭。我參加過俄日戰爭。我在上次俄德戰爭的時候已經上了年紀了。唔，這一次好像又返老還童了。唔，說起關於來復槍的事怎麼樣？

薩 （站起來，走近他）你懂得你能使人哭是什麼意思嗎，老爹？我水，火，什麼都見過。我當過十年出差汽車夫。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這事情是這樣的——不能哭的。可是你迫我出眼淚了。（擦眼睛）我給你來復槍，老爹。不過你晚上來，那時參謀長在我這兒，他也是個上了年紀的人，跟你相仿。你們跟他像老人一樣的談談吧。請走吧，八點鐘再來。

〔老人下〕

薩 啊，是這麼回事。還不知道，我們的軍隊怎麼樣幹，往那兒打。唔，有什麼辦法，那末祇好決定怎樣幹就怎樣幹吧。（走近葛洛巴，掩上門，輕聲。）我們決定對付那留在德國人佔領的那一部份城裏的人，炸掉他們那兒架在後方河口的小橋。我沒辦法，明兒夜裏又要派華麗亞到那兒去了。

葛 可惜嗎？

薩 我一切人都可惜。

葛 是的……可是我對這件事看得很簡單。死在眼前。人要生活的幸福嗎？要的。你看見幸福嗎？唔，那末你取吧。趁活着的時候。她是個很好的姑娘。你一瞧，就一切都好了。

薩 算了吧。我爲她怕就是。

葛 那末爲自己倒不怕嗎？

薩 爲自己？當然。不過我們跟你，葛洛巴，可不一樣……我們不能讓自己怕。因爲要是我讓自己怕了一次，那末旁人也就要怕了。將來我再不讓自己怕的時候，他們可還是要怕的。所以我們跟你一次也不能讓自己怕。難道說夜裏鑽在被窩裏。但是我們跟你沒有被窩，所以這也除外了。

〔華麗亞上〕

薩 怎末，把巴寧送來了嗎？

華 沒有，他在那兒留下了。

薩 在那兒什麼地方？

華 在那兒，第一連。喔唷，累了。（脫下長袖手套，坐下。）

薩 （對葛洛巴）唔，你看有什麼辦法？一請他做特務部長，他就到處做給人瞧，他不怕。不過這倒也是大家知道的。

華 是呀，我阻止過他的，阻止過的。

薩 別說了吧。她阻止過的！我知道你是怎麼樣阻止的。不知道她自己鑽在那兒，過後還要說——她阻止過的！

中尉（在門口） 上尉同志，電話。

〔薩芳諾夫下〕

葛 （對華麗亞）您好啊，華蓮丁娜·尼古拉葉芙娜？

華 跟大家一樣，葛洛巴同志。大家怎麼樣，我也怎麼樣。

葛 那末大家怎麼樣呢？

華 各人過各人的。

葛 唉，時勢不同了。女人忽然上前綫來了。我個人可得愛惜你們，華麗奇加。愛惜你們，愛惜一切的女人。讓你們爲我們生活的樂趣永生吧。

華 難道我們除了爲你們生活的樂趣而生之外，沒有旁的事了嗎？

葛 要不然怎麼呢？女人生來是爲什麼？女人生來是爲了點綴生活的。戰爭——這是嚴肅的事。戰爭的時候，生活比了任何時候更要點綴，因爲今天是生活，明天就成了炮影，什麼也沒有了。所以點綴點綴生活倒底是很好的。

華 那末您就以爲生活是聖誕樹，上面掛的是玩具嗎？

葛 就說是聖誕樹。也完全可以。我說的並不是您，您是嚴肅的姑娘，你甚至跟我說話也覺得悶氣。不過，女人——總還是生活的樂趣。

華 我不愛聽您這些話。

葛 也不一定要愛我。

薩 (上) 鬧什麼？

葛 我們這兒又在跟華蓮丁娜·尼古拉葉芙娜爭論關於女人在現在這時刻的地位。再見，伊範·尼基吉奇，我上醫院去。做醫生老是這樣，總要使我碰到許多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出去了七天，我預料會活的，——死了，我預料要死的，——却活着。你瞧吧。(下)

華 累嗎？

薩 唔，是的，累了。我需要想想。這個，華麗加，華麗奇加，你是我草原上的牽牛花，——這可不是你做圓圈餅那樣便當。

華 唔，瞧，一做長官，就做圓圈餅……取笑人了。

薩 那有什麼呢？我的地位已經這樣高。(笑起來)……做圓圈餅也得有考慮，不像你昨天那樣。

華 什麼？

薩 昨天我跟你乘車子走的時候，你斷了鈎鏈，我心裏多難受。

華 我沒斷。接得不好。我開得很對。

薩 不對。在窪地裏的時候，踏板也沒踏。

華 踏過的。

薩 不，沒有踏過。你別瞞我。你別以爲我跟你和氣，就因此可以瞞我了。

華 我沒以爲您什麼。我祇說我是踏過的。

薩 唔，得了。踏過，踏過……不過眼睛可別對我這樣，要不然我要給

嚇得逃走了。

華 我說怎樣送您，就怎樣送。我既然開車，我就是汽車的司令。懂嗎？

薩 懂。

華 睡一下吧。已經三天三夜沒睡了。

薩 你怎末知道的？你自己還是剛剛昨天從德國人那兒回來的。

華 我知道。我問過。

薩 問過？

華 隨便這樣問起。

薩 是的……（啞場）你今兒夜裏，或者最遲明天，又得要上德國人那兒去走一趟。

華 好。

薩 好什麼？這沒有什麼好。我沒人可派了，否則我怎麼也不派你去第三次。

華 這可爲什麼呢？

薩 不派就是。總之，你別向長官提多餘的話。懂嗎？

華 懂。

薩 你（回顧門）上華西里那兒去說，我們要炸橋，還有一切詳詳細細怎麼做的話。不過寫字條是不行的。你得一個字一個字用口背熟記住。

華 好。

薩 好或不好，總得做到。已去了兩次——再去第三次，因爲這是祖國要求的。瞧，我跟你說的是什麼話。

華 不過您知道，伊範·尼基吉奇，大家說，祖國，祖國……大概說的時候，是表示什麼大的東西的。可是我並不。我們諾伏·尼古拉亦夫加（Ново-Николаевка）村子邊上有一所房子，小河旁邊還有兩株小白樺樹。我在那兩株樹上掛了鞦韆架。對我講到祖國故鄉的時候，我總想到這兩株小白樺樹。或許，這不好吧？

薩 不，很好。

華 一想到小白樺樹，旁邊，——就想起，——站着媽媽，還有弟弟。

想到弟弟，——就想到他前年怎樣的出門上莫斯科去念書，我們怎樣的送他，——並且想到車站，從車站上莫斯科去的路。我也想到莫斯科。想來想去，後來想想：從那兒想起呢？又從兩株小白樺樹想起。或許，這不好吧？啊，伊範·尼基吉奇？

薩 不，這很好。這我們大概都是這樣回想的，各人想各人的。（啞場）不過，你到了那邊，你對母親說，叫她對德國人別太倔強。她是我們所需要的人，別睬那邊隨便什麼人。然後，——這你也對她說。我還有看見她的希望。

華 好，我去說。（啞場）

薩 唔，你自己也是這樣。總要當心些才是。懂嗎？

華 懂。（啞場）

薩 我還有些話要說，噯，也不必了。回頭等你回來的時候再說。

華 要是不回來呢？

薩 要是不回來，那末，反正，沒話可說。（披上大衣，躺在沙發上。張開了眼躺着。）

華 唔，睡着吧。就會好的。

薩 簡直沒有睡的习惯了。我睡不着了。

華 您試試看。我給您唱歌。

薩 唱什麼歌。

華 唱給孩子聽的歌——搖籃歌……（唱：「睡吧，孩子，我的好……」）您把鬍子剃了吧。不然這是什麼孩子，有鬍子的。

薩 好吧，你回來了，我就剃。

華 要是不回來，那末就不剃了嗎？（沉默）既然如此，祇好回來了。

薩 睡不着。

華 唱歌也沒用嗎？

薩 沒用。（啞場。薩芳諾夫閉闔眼睛，剎時入睡。）

華 （對此沒留意）您知道，伊範·尼基吉奇，我去可真不怕。第一次怕的，但是現在不了。我覺得我要回來的，好讓您剃了鬍子。您要等我的。大家都要等的。您幹嗎不開口？

〔發覺薩芳諾夫睡着。〕

華 睡着了。還說，睡不着呢。

〔挨向他。她看樣子，想催醒他。抑制着這種慾望，望也不望他，倚着桌子，輕輕的唱下去：「他將出來爲你送行，你揮揮手帕………」〕

〔沉默〕

〔第三景完〕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四景

〔在哈里通諾夫家。一個私自開業的鄉下醫生的一所精緻的老房子。大食堂，一看就知道是供作大廳之用的。幾扇門。兩頂小壁櫥——一頂放碗盞，另外一頂是白的，藥櫥的樣子。台上茶几旁坐着羅森堡和魏納爾。〕

〔魏納爾啜飲着小酒杯裏的酒，輕聲的在唸什麼。〕

羅森堡（以下簡稱羅）（打開「閃電」旅行小皮箱，在自己面前攤開各式各樣的遺物：照片，文件。）怎麼，魏納爾，還在練習俄文嗎？

魏爾納（以下簡稱魏） 噯，在練習。

羅 這很好。我們要長留在這兒呢。

魏 您以為戰爭……

羅 戰爭——不，不會長久的，而是戰爭以後。征服者可以蔑視那被他征服的民族，但是他應該知道他的文字，即使甚至於要他狗一樣的叫，也得如此。在別人的地方是誰也不能相信的，魏納爾。

魏 不過您不是相信哈里通諾夫的嗎？

羅 是的。因為他是下流坯。要是俄羅斯人來，他們是要把他吊死的：不，我說是要槍斃的。他們是不吊死人的。不過他的女人我可就不相信。也許會他們來了不槍斃。爲了這一點，我就不相信她。（繼續把照片挑選推敲）今天克勞才又送了我這麼一整箱。別小覷它。噯，噯，我是愛翻這種東西的。

魏 您有收藏古董的癖好。

羅 不打緊。我從這些文件和照片上研究倫理。有時候，這裏面會發現些新奇的東西。譬如，準尉哈里通諾夫·H. C. 的證書——您注意到嗎？它給槍彈打破了。一看就明白，證書的主人是給打死了。不過我關心的並不是這一點。我關心的是名字的第一個字母的縮寫H. C., 因為我們屋子的主人叫C. A. ● 猜測本來是很難的，然而要是我們忽然猜測這是他的兒子呢。他有一個兒子在軍隊裏，這我是知道的。我們從這上面可以得到些什麼呢？很多很多。第一，如果就算這是巧合，那末從這上面也可以做一個有趣的心理研究：認識，不認識，錯誤，母親的痛苦等等。這一切都是屬於我研究倫理的範圍之內的。啊，我是從那兒說起的？

魏 您是從哈里通諾夫的女人說起的。

哈里通諾夫（以下簡稱哈）（開門）你們叫我嗎？

羅 沒有，不過您既然進來了，那末，您太太是什麼地方人，醫生？

哈 伏洛格達（Вологда）人。

羅 瞧，魏納爾，她是伏洛格達人，可是我們還沒佔領伏洛格達。（對哈里通諾夫）她有親戚嗎？

哈（慌張地）有的，有一點兒。

羅 什麼意思——有一點兒？

哈 幾個姊妹。

羅 幾個姊妹——這您就算是一點兒嗎？但是姊妹不是有丈夫的嗎？而且，也許，他們不像您這樣，而是俄羅斯人，啊？

● 俄人姓名的習慣是這樣的：第一個字是名（Имя），第二個字是父名（Отчество），末了個字是姓（Фамилия）。例如伊範（名）尼基吉奇（父名）薩芳諾夫（姓）（Иван Никитич Сафонов）。這兒除了名與姓和別國人相仿之外，父名比較特殊。它含有「某人之子」（-ич），「某人之女」（-вна）的意思。所以根據一個人的父名就可以知道他父親的名字。像上面的例子中，一看伊範·尼基吉奇·薩芳諾夫的父名，就知道他父親的名字是尼基達（Никита）。劇中羅森堡就是根據了這一點，想探出H. C. 哈里通諾夫是不是C. A. 哈里通諾夫的兒子。——譯者。

哈 我不懂您的意思，上尉老爺。

羅 您很懂得我的意思。告訴您太太，叫她給我們帶一壺茶來。
〔哈里通諾夫下〕

羅 瞧，魏納爾，她幾個姊妹是有丈夫的。也許，其中有一個是工程師，有一個是少校，這我可就不知道了。而且，也許，這位少校明兒會上這兒來。而他是他太太的姊妹，她準會讓他殺死我們比了讓我們殺死他來得快。這實在是很簡單的。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拿着茶具上。〕

羅 告訴我，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你的姊妹有丈夫嗎？

麗 有的，上尉老爺。

羅 他們是俄羅斯人嗎？

麗 是的，你們要喝牛奶嗎？

羅 不。他們的丈夫是俄羅斯人，而您的丈夫不曉得是那一國人，您羨慕他們嗎？

麗 我的丈夫也是俄羅斯人。

羅 我說的並不是這個。您別裝做不懂我的話。

麗 可以給你們拿暖壺來了吧。

羅 （站起來）拿來吧。我們馬上就來。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下。〕

羅 （對魏納爾）以後您想我能够相信她嗎？
〔兩人到自己的房間裏去。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上。哈里通諾夫跟着她。街上槍聲數下。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劃十字。〕

哈 唔，你爲什麼劃十字？

麗 爲他們。

哈 爲誰——爲他們？

麗 爲我們的人。

哈 什麼時候你才能學會當心說話？

麗 學三十年。

哈 又要這樣？

麗 噯。

哈 (輕聲)瑪莎●，過來。你上薩芳諾娃●那兒去過嗎？
麗 去過了。
哈 我跟你說的，都說了嗎？
麗 說了。(啞場)我討厭這些。
哈 討厭？要是我給打死了，你就不討厭了嗎？
麗 與你什麼相干？
哈 很簡單。你明兒再上她那兒去一趟，順便提起一聲，說我很痛苦。懂嗎？我很痛苦……說我討厭德國人，我不愛他們，而且怕他們，我情願避開他們，叫我做市長的時候，我很不高興。懂嗎？
麗 懂。不過你講這些幹嗎？
哈 因為這是真的。因為我這一個月寧可全坐在地窖裏，不要為自己的性命擔心發抖。而且我相信，這老太婆那兒是有人去走動的……是的，是的，游擊隊。反正她不會告訴德國人，說我不愛他們，可是對他們這些人，她是會告訴的。赫爾參(Херсон)的市長已經給打死。我不願讓他們打死這裏的市長，因為這兒的「市長」就是我。
麗 我的天。這多可怕呀，還是照我所說的，丟了一切東西走吧，躲到鄉下隨便什麼地方去。
哈 (聲音狠惡，嗤嗤地說。)躲到那兒去？那末東西怎麼辦呢？我的東西沒有了我永遠還是東西，可是我沒有了我的東西，就成了廢物。噯，噯，廢物，就完了。你懂嗎，傻瓜？
〔有人在門口敲擊。〕
哈 開門去。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下，立刻又回來。她後面跟着瑪爾法·彼得洛芙娜——神色異常，頭上不戴什麼，頭巾滑在一面。〕
瑪 流氓！
哈 輕些。
瑪 打死了。我親眼看見打死了！

-
- 瑪莎(Маша)是瑪麗亞的愛稱。
 - 薩芳諾娃(Сафонова)是薩芳諾夫的陰性，這指的是瑪爾法·彼得洛芙娜。

哈 誰給打死了？

瑪 妲妮亞（Таня），妲妮亞，一個女鄰。我想——不要聽見你；但是你是醫生。她就要生孩子。所以我帶上你這兒來。她躺在那兒，在你的窗下。

哈 輕些！與我什麼相干？

瑪 什麼都相干。是你簽字，叫人五點鐘以後不要走，叫人開槍的嗎？

哈 不是我——是司令。

瑪 你，你這該殺的東西！

〔羅森堡聽見她的喊叫聲，從鄰室出來，站在門口。〕

羅 誰在喊叫？

瑪 我在喊叫！爲什麼在大街中央打死女人？

羅 這女人是誰？

哈 這是一個……他們上我這兒來。他們有一個女鄰生產……巡邏兵就打了一槍。

羅 對呀，做得很對。五點鐘以後走路是不准的。難道不對嗎？

哈 是的，當然是完全對的。

羅 無論誰在五點鐘以後給打死——是女人也好或者不是女人，都一樣，——是對的。您，因爲在五點鐘以後走路，所以要抓起來辦。

瑪 辦。像她一樣把我打死吧……（挺身向他上前）我恨不得用這一雙手扣住你的喉嚨……

羅 （回頭向鄰室的門）魏納爾！掀鈴叫值班的！（鎮靜地）看起來，祇得把您吊死。

瑪 吊吧！

羅 （對哈里通諾夫）她姓什麼？

哈 薩芳諾娃。

羅 她大概有什麼人在軍隊裏吧？丈夫，兒子？

哈 噯，噯。不。這個，也許有……我不知道。

瑪 有的。丈夫也有，兒子也有。都在軍隊裏。

羅 祇得吊死！

麗 （忽然撲向瑪爾法·彼得洛夫娜，擁抱她，和她並排站着。）我也

有一個兒子在軍隊裏。也把我吊死吧！我恨你們。我恨！

哈 瑪莎，你……

麗 我也恨你！你們這些害人精我都恨！我們是朋友，我們兩人都有兒子在軍隊裏。噯……（號哭）

羅 抓……（瞬息的躊躇）這一個（指瑪爾法·彼得洛夫娜）。這一個留下。

哈 謝謝，上尉老爺。她再也不……

瑪 謝謝，謝謝，猶大●，跪下吧。（兵士們抓住她的手。對哈里通諾夫。）噯，不要臉的！（唾吐他的臉）

〔兵士們把瑪爾法·彼得洛夫娜拖出去。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場軟下來，哭着。〕

哈 上尉老爺！您別睬她。她是這樣的……神經質的女人。他們從前的確是朋友。

羅 不要緊，醫生，我記得您的功蹟，可以原諒您的太太。（看着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清清楚楚地說。）我不會忘記您的功蹟的。您到底給我做過一個十七個共產黨員的名單，昨天又是五個。您給我指出過民團長筋夫里洛夫的所在地。您預先告訴過我，你們銀行的銀箱藏在什麼地方。您……不過，我也不用舉出來了，這種種大概使您的太太不高興起來。您給我們這樣幫忙，她應該高興，倒反而哭了，唔，不要緊。安慰安慰她吧。（到鄰室裏去）

〔沉默〕

麗 （輕聲）這一切都是真的嗎？

哈 真的。是的，是真的！你得說聲謝謝，你闖禍以後還活着！

麗 我不想活，我反正都一樣。要不是柯里亞（Коля），我祇要死了。

羅 （一面和魏納爾一同進來，一面說。）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別忘記了茶。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下。〕

羅 （對魏納爾輕聲說）現在我們來做一個有趣的心理研究。再做一點倫理的研究，這就是您所不愛的……醫生！

● 猶大（Иуда）出賣耶穌基督的十二門徒之一。

哈 是。

羅 我希望您是真正忠心於我們的，醫生？

哈 是真正忠心的，上尉老爺。

羅 所有一切給我們作對的人，——也就是您的敵人嗎，醫生？

哈 是的，上尉老爺。

羅 怎麼是的。確實一些。

哈 是敵人，上尉老爺。

羅 他們死的時候，您是不是就應該因此而高興嗎，醫生？

哈 是應該的？上尉老爺。

羅 不，確實一些。不是「應該」——而是「高興」。是嗎？

哈 高興的，上尉老爺。

羅 我希望您太太說的不對，您的兒子當然是不會跟我們作對的？

哈 不，上尉老爺，可惜這是對的，他是在軍隊裏。我跟他早就吵過嘴，但是他在軍隊裏。

羅 您非常可惜嗎？

哈 是的，上尉老爺，可惜的。

羅 要是他已經不在軍隊裏的話，您就不可惜了嗎？

哈 當然，上尉老爺。

羅 走過來近些。（一手遮住證書，祇留出照片。）這臉您認識嗎？

哈 尼古拉（Николай）！

羅 我知道是認識的。（露出證書全部）這兒，這一個小洞，醫生，可以使您不可惜了。你可以滿意了。您的兒子已經不在軍隊裏。真的，我個人沒看見，不過我相信是這樣。你可以不必可惜了。（哈里通諾夫默然。）

羅 唔，怎麼，您對此高興嗎，醫生？

魏 羅森堡！

羅 （回頭對他，冷冷地。）噯？忍耐一會兒。那末，您對此高興嗎，大醫生？（嚴厲地）是不是？

哈 （壓緊了聲音）是的，高興的。

羅 （對魏納爾）唔，您瞧，魏納爾，醫生高興的。我同您懷疑是完全

徒然的。您可以去了，醫生。我都明白了。謝謝您的坦直。您是個真正忠心的人。這在你們國裏是很難得的，所以更其好。

〔哈里通諾夫下〕

魏 喂，幹嗎玩這一套？如果要槍斃——就槍斃算了，或者告訴我，要是您自個兒神經衰弱，不會幹的話。但是您這種做法——可真不是軍人幹的。

羅 您目光陳舊，魏納爾。研究倫理是我們的責任。

魏 您聽我說。您跟這些倫理的研究使我厭惡了。我大概明天請求到團裏去，不要再看見您和這些倫理的研究了。我要殺死這些俄羅斯人，他們真該死，可是不用您歎頭歎腦的預先盤問，我討厭這一些。

羅 您不要喝茶嗎？

魏 (下)不要。

〔哈里通諾夫上，無力地倚在門楣上。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拿着暖壺上。〕

哈 (輕聲)瑪莎！喂，瑪莎！

麗 你有什麼事？

哈 我要告訴你……

麗 你還要告訴我什麼？

哈 我要告訴你……不，不能。(下)

麗 我馬上就把茶拿上來。

羅 (對她脫視，手裏拿着證書。)您原來曾經有一個兒子在軍隊裏？

麗 爲什麼曾經？他現在還在軍隊裏。

羅 不，曾經。或者像您丈夫所說，——可惜，曾經在軍隊裏。但是現在，又像您丈夫所說，幸而，不在了。不過，您知道，您丈夫高興他不在呢。

麗 您說什麼？你說什麼？

羅 不……您不過別以爲這跟我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我是不會對母親這樣殘酷的。這不過是偶然掉到我手裏來的。所以我也說：「曾經。」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雙手緊執着證書，遲鈍地看着，不放手的坐到桌子旁去。目瞪口呆地，不聲不響的坐着。〕

羅 (啞場之後) 要不然我就不冒險對您說了，但是我以為您跟您丈夫的看法一樣，您丈夫說，他雖然有父子之情，但是對此很高興。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默然〕

羅 您怎麼不開口？噯，噯，他是這樣說的。醫生。

〔哈里通諾夫上〕

羅 醫生，您不是說您高興嗎，啊？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抬起頭來看哈里通諾夫。哈里通諾夫不作一聲。〕

羅 或許您對我說的不是真話。您不高興嗎？

〔哈里通諾夫不作一聲〕

麗 (不聲不響的放下證書，機械地說。) 我馬上給您煮茶來。

羅 謝謝，很好。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背向着羅森堡和哈里通諾夫。拿着茶壺走到第一個櫥，然後走到藥櫥旁。在那邊翻了一陣，回到桌子前來。〕

麗 茶。

羅 請您倒。您知道，兵總是高興女人的手給他們倒茶或者倒咖啡。是嗎，醫生？

〔哈里通諾夫默然〕

羅 您幹麼不開口？失掉了說話的才能了嗎？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倒茶給羅森堡。〕

羅 唔，醫生，也許，您要跟我喝茶吧，啊？您心上不安。不要緊。喝吧。您是我們的忠心的朋友。我很高興和您坐在一張桌子上。

哈 謝謝。

羅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給你丈夫倒茶。

〔啞場，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看看哈里通諾夫，然後又是動作機械地給他倒茶。〕

羅 唔，醫生。

哈 我請您原諒，上尉老爺，我頭暈……我不要……

羅 唔，隨便，隨便。

麗 (鎮靜地) 您不要旁的什麼東西了嗎，上尉老爺？

羅 不，謝謝。魏納爾，我來了。(拿起茶杯，下。)

〔哈里通諾夫坐在沙發上，頭低垂在手上。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站在牆旁。默然。〕

哈 瑪莎！

麗 什麼？

哈 瑪莎，我不能這樣下去了。

麗 住嘴。我不要聽你。

哈 丟了一切逃走吧，逃走吧。我怕他們一切的人。我什麼也不要了。

麗 遲了。我對你說過。可是現在遲了。你真不知道遲到怎樣地步。

〔鄰室裏傳來一陣推倒椅子的聲響。門打開。羅森堡闖進來站着〕

羅 您裏面混入了什麼東西?! 您裏面混入了什麼東西?! 您，您! (臉向前倒在地上。痙攣着。)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一動不動的站着〕

哈 (慌亂地) 您怎麼了? 您怎麼了? (跑到羅森堡身邊，想把他從地上抬起來，轉身。)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置身事外地，默然站在牆旁。〕

魏 (大踏步的走到羅森堡身邊，俯身握住他的手，抬起來。) 這是誰幹的?

麗 我們。我們把他藥死的，我跟丈夫。

哈 (跪着) 不，上尉老爺，她胡說。這不是……這不是我們。

麗 是我們，是我們。站起來。(走近哈里通諾夫，挽着他的腋提起來。) 站起來，薩莎(Саша)，站起來。(迅速地) 是我同他。我們恨你們。這是我們幹的，我們兩人——我跟他。

哈 魏納爾老爺! 魏納爾老爺!

魏 您以為我要把你們送法庭嗎?

哈 魏納爾老爺，這不是我，她全在……

麗 是的，這是我們幹的。你們殺死了我們的兒子。我們就藥死你們這個壞蛋。

魏 我不把你們送法庭。我過兩分鐘把你們兩人吊死就算。(打開外面

的門)喂，來人哪！

麗 (把那嚇得失魂落魄的哈里通諾夫偎在自己的身邊，挨着牆喊。
)唔，吊吧！吊吧！

〔幕〕

〔第四景完〕

第五景

〔夜。河口邊。樹木數株。垂在水面上。某建築物後部的牆。華麗亞和薩芳諾夫慢慢兒的走過舞台。薩芳諾夫右手繫着綳帶。〕

華 我上一次正就是在這兒游過去的。

薩 正因為是上一次在這兒，——今天在另外一個地方游吧。(看錶)
現在走吧。

華 發光的。好錶。

薩 還是好久以前在庫倫(Улан Батор)買的。

華 這在什麼地方？

薩 庫倫？這是蒙古的一個城。很遠的……現在帶我到南谷去，我送你
……火藥綫和火藥綫桿沒忘帶嗎？

華 在汽車裏。怎麼，就去嗎？

薩 就走……

華新 (從屋後出來，注視。)上尉同志！

薩 嚶。

新 馬上就走嗎？

薩 是的，有什麼事？

新 請您命令，讓我在連裏等到天亮。電話還沒有修好，讓我在這裏自
個兒值班。

薩 不過天亮的時候你上司令部去一趟，好嗎？

新 是(下)

薩 現在走吧……是的，這是你最後一次的冒險，華蓮丁娜·尼古拉葉
芙娜……你現在是我的老偵察員了。我現在要叫你的名字和父名

了●。

華 不過別用「您」。

薩 不，現在我沒辦法，祇好這樣叫了。

〔又聽得砲聲〕

薩 我們的軍隊完全迫近河口了。在進攻了。你想像想像看：我們的軍隊在進攻！……要不然死掉多可恥，而且我個人也不相信會就死。我到昨天剛剛聽到這砲聲，才剛剛相信我們要活下去了，因為我有了活的希望，所以請求你，華蓮丁娜·尼古拉葉芙娜，做應該做的事，可別白白犧牲。我很希望看你活着。

華 我也是這樣。（忽然夢幻地）薩芳奈奇●，薩芳奈奇？

薩 什麼？

華 沒什麼？

薩 唔，到底是什麼？

華 我在你母親那兒看見了你的照相，我就問了各種各樣關於你的事。她說：「這就是他小時候的情形。」我覺得你小時候的情形多有趣！她忽然問我：「姑娘，你為什麼這樣關心？」我說：「不，我問問而已。」

薩 華麗亞。（想用雄健的手擁抱她）

華 別這樣，薩芳奈奇，別插嘴，我要講給你聽。（啞場）我對她說：「他老是開玩笑叫我未婚妻。」但是我從那兒回來以後，你就停止這樣叫了。為什麼？這是鬧着玩的……

薩 因為是鬧着玩的，所以才停止了……你回來以後……（又想擁抱她）

華 別這樣。這是葛洛巴把你教會的嗎？

薩 這跟葛洛巴有什麼關係？

華 我知道。他對大家說：「我們生祇生一次。她是一個好姑娘……明天誰知道怎麼樣，也許會死。」我不要的祇是因為也許明天會死。我要……

薩 （把她放下，不過還繼續握着手，親熱地。）唔，你要什麼，我草

● 俄人叫名字和父名（參閱前註）算是尊敬和客氣的稱呼。

● 薩芳奈奇（Сафоньч）是薩芳諾夫的愛稱。

原裏的牽牛花？你要什麼？要我對你怎麼辦呢？

華 送送我，薩芳奈奇。說些臨別贈言。我今天有點怕。不，你別以爲我有點……這不要緊嗎？

薩 不要緊。（啞場）你身邊帶着手槍嗎，要是碰到什麼？

華 沒有。我把「拿岡」●留下了，太重。

薩 （皺眉，用那雄健的手拿出一支小勃朗寧。）拿我的去吧。

華 （拿勃朗寧看着）這好。如果有什麼事，如果德國人，——那時候還是不要活的好。對嗎？

薩 對的。那時候我也還是不要活的好。這就是我現在要對你說的。其餘的將來再說。將來，當我們的軍隊來的時候，當你相信不是因爲我們明天會死的時候。（啞場）唔，走吧。（向屋子走去）你把它放在那兒？

華 放在袋裏。

薩 最好你放在懷裏，放在胸口。靠得住一點。（兩人均下）

〔台上空一些時候。後來從下面，從懸崖的那一邊，一個頭向水出現。輕輕的口哨聲。應答的口哨聲。柯茲洛夫斯基上。〕

柯 您在這兒嗎？

無名男子（以下簡稱男） 在這兒。

柯 見他們的鬼去。找這種地方來尋開心。

男 您聽見他們說些什麼？

柯 沒有聽見。這我不要聽。我也知道。轉告羅森堡先生……

男 他給打死了。

柯 給打死了！誰派您來的。

男 魏納爾上尉。

柯 轉告魏納爾先生：第一，城裏有什麼轟炸的企圖在進行，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這我暫時還不知道，不過是有陰謀在進行；第二，大概過一個鐘頭，您在這兒看見的那個女人將在南谷那邊渡河。姓安諾生柯，叫華蓮丁娜。

男 這跟轟炸的事有關嗎？

● 「拿岡」（Наган）是一種七響連發的手槍。

柯 當然有關。
男 她身上有文件嗎？
柯 當然沒有。不過要是盡力着手……
男 當然。不過這的確是在今天嗎？
柯 是的，過一個鐘頭。
男 那末我趕快去。
柯 當然。轉告上尉老爺：我想進行的關於舅舅的事……
男 什麼？
柯 轉告上尉老爺：我想進行的關於舅舅的事，——他是知道的，——暫時沒結果。防軍司令和他現在還互相勾結着。我再試試看。
男 完了嗎？
柯 完了。真的，我想問您：河口那邊聽到很近的砲聲……
男 俄羅斯人開始進攻，而且迫近了。唔，完了嗎？我趕快要去了。
柯 完了。

〔無名男子消失。靜默長久。聽到輕微的潑水聲。從上面什麼地方發來迫近的槍聲一下，接着又是一下。華新同一個紅軍戰鬥員上，沒有看到柯茲洛夫斯基。華新雙手握着馬槍。〕

新 太不留神。掉址的時候辦你！這兒有人游近岸邊。
紅軍戰鬥員 你不是放過槍了，少校同志。什麼也看不見。
新 看不見，那是因為發覺遲了。給我把哨兵長叫來！快！我等在這兒。
。（注視黑暗中）

〔柯茲洛夫斯基企圖不知不覺的走過去〕

新 站住！（舉起馬槍）
柯 （看見他走不過去）這是自己人。
新 誰是自己人？
柯 我，少校同志，——華西林柯。
新 （一面向他迫近地走去，一面繼續握着馬槍，以防萬一。）您在這兒幹什麼？
柯 少校同志……把馬槍放下吧，這是我。我立刻向你解釋……
新 （不理睬，繼續握着馬槍。）您在這兒幹什麼？

柯 我來查崗，——跟您正是一樣。

新 這不是您那一連。您在這兒幹什麼？

柯 我說，少校同志。我在查崗。唔，什麼，什麼不是我那一連。我們政治工作人員是應該到處留神的。

新 這與政治工作不相關。這不是您的那一連。請問，您在這兒幹什麼，我最後一次問您。

柯 （忽然下了決心）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啞場）薩沙● 舅舅！

新 別取鬧。外甥！

柯 是的，是外甥。

新 我沒有外甥華西林柯。

柯 是呀，但是您有外甥尼古拉·柯茲洛夫斯基，柯里亞。

新 唔。

柯 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我現在對您解釋一切。

新 唔。我聽着。

柯 （希望地）請您了解我，請您了解我。我祇願您好。您聽見嗎？

新 我已經對您說過，我聽着。

柯 您不大記得我了嗎？

新 是的，不大記得。

柯 但是您回想回想尼古拉亦夫，回想回想您在三聖街（Трёхсвятская Улица）媽媽那兒的情形。我那時十五歲。

新 您什麼，真是我的外甥嗎？

柯 （急忙地）真的。真的。所以我現在才這樣對您說。我本來可以不說的。

新 您在這兒幹過什麼事？

柯 我……我清清爽爽跟您說了吧。您應該像前任的軍官，像舅舅，最後要像我母親的弟弟那樣的了解我。

新 唔？我聽着。

柯 我想救您。明天德國人將作最後一次的攻城。我們大家都死。您也

● 薩沙（Саша）是亞歷山大的愛稱。

死，要是……

新 要是什麼，請問？

柯 要是我不救您跟我自己，您爲什麼死呢？您跟他們既不投契，又不稱心。爲什麼呢？

新 您爲什麼冒着假姓上這兒來救我？

柯 不，我不扯謊。不光是爲了這一點。但也爲了這一點。是的，爲了這一點。我們不應該忘記自己的至親骨肉。我不忘記。我知道您在這兒。

新 您對我有什麼高見呢？

柯 救您自己呀。

新 請問怎麼救法？

柯 到早上游到那邊去，那邊一切都會準備好。一塊兒去——您跟我。他們一定好好兒的歡迎您，我可以向您保證。他們會明白您祇是不得已……我已經在那邊說起過您。

新 說起過？

柯 是的，說起過。我說我有一個舅舅，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所以應該救他。

新 唔。那末您上這兒來幹什麼？

柯 從那邊游過來了一個人。我跟他說……我要同您在天明的時候渡河過去，這已經講定了。我反正總要從這兒來找您，所以我們在這兒碰面，那更好。

新 也許。

柯 您同意嗎？

新 我得想一想。

柯 同意吧。反正旁的出路沒有。您告發我，——唔，就把我槍斃。我也不怕死，要不然我也不渡河過來了。但是還有什麼好處呢？我死，——過了半天，您也死：我死在俄羅斯人手裏，您死在德國人手裏。您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他們給您做了些什麼好事情，您竟要糟塌您自己和我呢？要不是這一切，要不是革命，您早就享清福，受尊敬了，而且您也早已做了將軍了。但是這不要緊，問題並不在這

兒。問題是要現在救您自己。可不是嗎？您同意嗎？

新 那末您的確知道明天要進攻嗎？

柯 是的，是的。的確知道的。

新 好。我們到司令部去，上我那兒去好好的商量，怎麼樣做比較好。

柯 爲什麼？這有什麼商量？

新 怎麼，有什麼商量？您跟我說話像個孩子。要是幹這件事，就該幹得像樣。應該拿走參謀文件，地圖。要倒戈，就該倒戈得使人看重；這應該像大人一樣，像軍官一樣的做，而不要像孩子一樣。難道您不懂得嗎？

柯 是的，您說的對，不過……

新 不過你怕我在那邊告發您嗎。我在這兒也可以這樣做，也不用拖你上那兒去。別呆了。等哨兵長來了，我們走吧。而且要快一點，說做就做，我們沒功夫浪費時間。還有，您是所謂偵察員，那末您可知道，今天過半個鐘頭，安諾生柯要在南谷那邊渡河嗎？您把這件事報告了您的間諜嗎？大概沒料到吧？

柯 不，我料到的，我已報告了。您把我想得太壞了。

新 唔，對不起，要是這樣，那末很好。

〔哨兵長及紅軍戰鬥員上〕

新 軍曹同志，把哨兵更換。這裏顯然有人游近岸邊。我聽見潑水聲，可是他什麼也沒聽見。馬上就把他更換，把他抓起來。

哨兵長 是，少校同志。

新 我在您哨崗上拿的馬槍，您把它拿去。（對柯茲洛夫斯基）唔，快一點。（看錶）到天亮還有三個鐘頭，走吧！（兩人均隱沒）

〔第五景完〕

〔第二幕完〕

第三幕

第六景

〔薩芳諾夫的司令部。夜。桌旁，顯然在晚餐之後，坐着葛洛巴，巴寧，華西里葉夫中尉。舒拉在收拾桌子。葛洛巴輕輕哼着什麼。默然。中尉從軍裝的口袋內摸出一張照片，對它凝視着。〕

葛 你這是什麼？

中尉（以下簡稱尉）是姑娘。

葛 唔，拿來看。

〔大家默不作聲的輪流看相片〕

葛 很漂亮。（遞給中尉）

尉 半年不見了。大概她已經忘記了吧。

葛 拿來！（又看了一次。遞還相片。）不，不會忘記的。

尉 不會忘記的？

葛 事實如此。很好的一個姑娘。她使我個人完全相信。不會忘記的。你真可不必擔心。

尉（看着照片。對巴寧。）您有嗎，政治指導員同志？

巴 我嗎？不曉得在什麼地方。

尉 拿來看看。

巴 在很遠的什麼地方。

尉 拿來看看。

巴（在口袋裏摸了一陣，拿出一張照片。）全皺了。

尉（看着）啊，瞧！……（反轉來）對不起，這裏有字呢……我偶然……

巴 不要緊，這裏並沒寫什麼特別的東西。

尉 這樣的眼睛！這姑娘——在等着！這姑娘一定在等着。……

薩 (震抖着身子進來) 下雨了。(啞場) 什麼，想起家來了嗎？你的家現在很遠，是嗎，作家？

巴 很遠。

薩 葛洛巴，你的照片在那裏，我沒看見？

舒 照他的脾氣，他可得要帶一大本照相簿呢。

葛 這就不對了，蘇洛奇加。不錯，我是單身漢，但是要帶一大本照相簿，——這可是不會的。如果要帶，那末也得要帶一張看了能心跳的才行，——譬如說，要是您的照片。不過您是不會送給我的吧？

舒 不，不送。

葛 唔，瞧。不過上尉也沒有照片。可是她可以在旁邊坐着，但他老是派她出去離開自己。

薩 你別扯這一套。你知道沒有旁人可派……

葛 那末我呢。

薩 你的時間就會來的。我把你留在緊急的時候。

葛 這是什麼緊急的時候？

薩 緊急的時候？要是她失掉了，那就要你去了。

〔默然〕

薩 現在再等兩天——就好了。(對巴寧) 你特務部長也要放下自己的事，重新再做作家了。

巴 噯，報館裏大概以為他們的特派記者失蹤了……我們會合以後，我要寫一篇文章「我的德國人」：描寫我怎樣親手打死第一個德國人，就是用這一雙在戰前用來握鉛筆的手。

〔華新急急地上，後面跟着柯茲洛夫斯基。〕

新 上尉同志，安諾生柯渡過河了嗎？

薩 (看錶) 我在場的時候還沒有，不過現在大概已經渡過去了……什麼事？

新 在什麼地方，在南谷嗎？

薩 是的，什麼事？

新 中尉同志，接第二連！快一點！

〔在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站在華新旁邊的柯茲洛夫斯基抽出手槍〕

，但是華新，顯然暗中注意着他，轉過身去，行動輕捷地抓住他的手，把他扭轉去。手槍掉下。]

新 要手拿武器，先要會得使用它。

薩 這是什麼意思？

新 巴寧同志，快叫幾個紅軍戰鬥員來把他帶走。

巴 （打開外面的門）值班的！（一個紅軍戰鬥員上）交給我嗎！？

新 不，暫時就在這兒監視他。

巴 （打開通鄰室的門）走吧。（柯茲洛夫斯基不動）唔！（柯茲洛夫斯基，巴寧及紅軍戰鬥員均下。）

薩 發生了什麼事，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

新 等一等。（對中尉）接好了嗎？

薩 是。接好了。

新 （打電話）阻止安諾生柯，要是她還沒渡河的話。我問：渡河了沒有？（啞場）我知道在電話裏什麼可以講，什麼不可以講。渡河了沒有？懂。是。渡河了。遲了。

薩 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可以說說明白嗎？

新 是，馬上就說明白。（用頭向帶入柯茲洛夫斯基的房間的門指指）我這一個外甥會說明白。我們走吧。（同入那房間）

舒 伊範·伊範奈奇！

葛 唔？

舒 怎麼說？難道華麗奇加要送命了嗎？啊？

葛 別說了。

舒 難道要送命了嗎？

葛 別說了。

舒 難道她要喪命了，您現在還不可惜嗎？

葛 （拳擊桌子）別說這事了。這是不會的！

薩 （在門口出現）葛洛巴！

葛 是？

薩 葛洛巴，去穿便裝，快一些。這你放在那兒？

葛 在醫院裏。

薩 快去吧。(關門)

葛 我的緊急的時候來了，蘇洛奇加。(走近門，回過身來。)你那裏大概有一個奧台柯龍的瓶子，你給我裏邊裝些伏特加，好在渡河的時候，暖暖身子。(下)

舒 (獨個兒)(走到那放着她的打字機的桌子，在各抽屜裏翻，拿出一個香水瓶，沉鬱地看着它。)華麗奇加的。剩下不多了……反正現在……

〔薩芳諾夫，華新上，後面在巴寧和紅軍戰鬥員之間跟着柯茲洛夫斯基，不繫腰帶，鈕孔扯破。〕

薩 葛洛巴走了嗎？

舒 走了。

薩 很好。(對華新)唔，怎麼。應該做一個結束。我以為都清楚了。

新 我沒看見他十四年，他竟大變了。不過當然還能認得出……如果仔細一看的話。這我可以負責。

薩 負什麼責，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你想，爲了這樣一個下流的東西而煩惱。唔，他是你的外甥，隨他媽去吧。我們把他槍斃，——那末你就沒有外甥了。巴寧同志！你去做一個報告。不過做得別太久。他沒理由活到天亮，讓他活到天亮是多餘的。懂嗎？

巴 懂。

〔柯茲洛夫斯基萎縮地站在牆旁。〕

紅軍戰鬥員 走吧！

柯 (在華新身邊走過)我就死，可是您這可惡的傢伙！……您……您不是我的舅舅……您……

薩 當然，他不是你的舅舅。誰要做這種下流坯的舅舅。

〔巴寧，紅軍戰鬥員及柯茲洛夫斯基均下。〕

新 我要呈一份報告，上尉同志，並且請求追究這件事，從我這方面……

薩 算了吧你這報告，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我們沒空跟你寫報告，我們明天還要打仗呢。(低頭於桌上，默然。)

新 您怎麼了，伊範·尼基吉奇？

〔薩芳諾夫默然。〕

新 您怎麼了，伊範·尼基吉奇？

薩 （模糊地）關於橋的事她是不會對他們說的，這我們來修正。我們派葛洛巴去。她不會說的……不過要是……反正是不會說的。你懂嗎，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這是什麼意思——不會說的？

值班者 （開門）軍部裏有人來看您，上尉同志。

薩 軍部裏？軍部裏誰？

箭夫里洛夫（以下簡稱箭） 箭夫里洛夫上尉，第四十三軍司令部來的。

薩 （起來迎他）您好。薩芳諾夫，上尉。坐飛機來的嗎？

箭 是的。凍壞了。

薩 來，舒拉，快一點！看茶。

〔舒拉在他耳邊輕輕的說了些什麼話〕

薩 唔，有什麼辦法。反正一樣，就拿明天的吧。這說的是水，——說是，水沒有了。不要緊。會有的。請坐，誰派您來的？

箭 盧珂寧少將。

薩 唔，那邊怎麼樣？

箭 近來了。

薩 啊呀你！那末過一兩天，就要到這兒了嗎？

箭 差不多。現在我投命令給您。

薩 很好。我好久沒有得到命令了。我的頭給獨立作戰攪得疲倦了。

〔箭夫里洛夫轉交命令給他〕

薩 （撕開包）可是我們倒給你們準備了一個意外。（輕聲）今天天亮我們要炸橋，讓河口對面德國人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邊留下。

箭 橋？

薩 嗯！（讀命令）喔，喔……啊……是這麼回事。唔，祇好把橋……祇好把橋放下了，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

新 放下？

薩 噯，放下。（吹一下口哨，把命令交給他。）華西里葉夫。

尉 是！

薩 打電話給那些在職的指揮員。你說我召集。（對箭夫里洛夫）他們很快的。我們剩下一塊不大的地了，半小時中可以把全體召集起來

。讀過了嗎，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

新 讀過了。

薩 （輕聲）看來，我們跟你，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祇好丟開這個念頭——保全性命了，啊？

新 是的。

筈 將軍還有一封私信給您。

薩 唔，給我看。（拿字條，輕聲念。）啊哈，你！「我親愛的前任駕駛員，現任上尉！——是呀。——回想回想哈爾興·霍爾。」唔，就回想回想吧。唔，還有種種話。因為是將軍——所以高興，但是因為是老朋友——那要加倍高興。唔，好吧，回想回想哈爾興·霍爾，回想回想吧，將軍同志。大概沒有人會責備我們的。我們活下去——不會受責備，死掉——也不會受責備。

（巴寧上）

薩 唔，怎麼，好了嗎？

巴 好了。不過關於報告的事……

薩 不要了，這現在是過去的事了，這種詳細節目我覺得現在是多餘的了。巴寧，我得到了命令。軍隊在向河口迫近中。德國人現在被迫到了水邊。我們曾經想炸毀他們後方的橋，但是現在這念頭是不對的。這位上尉同志帶來命令，叫放棄城市，集中一切力量佔領橋，甚至於兩個鐘頭也好。等我們的軍隊到來。好讓他們能夠沿着這條橋再往下走。明白嗎？

巴 明白。

薩 明白，但是很吃力。我們勢必要跟你，巴寧，同大家說一說。因為炸橋——這跟佔領橋一比，那是件極小的事。因為人都疲倦了，他們已經希望他們現在再熬等兩天，等我們的軍隊一到——就好了。可是他們現在還要奪取橋，為這條橋丟自己的命。這是應該對大家說一說的。懂嗎，巴寧？

巴 要解釋明白的。

薩 （對筈夫里洛夫）這髡髻一個人打仗打了半年，後來他過一天有得給假了，可是在給假之前兩個鐘頭的時候，對他說：再去進攻。對

於他這進攻是最最吃力的。我們是能做到的，但是很吃力的。橋——這我來幹。你，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爲了要好好兒的打他們，你把第二連所剩下的全帶了去在北谷裝着要突進的樣子。不過這種樣子，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要做得像；要使他們忘記橋，完全忘記，要使他們全神灌注在你的身上。

新 就是說，佯攻？

薩 是的，佯攻。不過你得忘記這個字。大家要認真的幹：知道沒有希望而去拚死，這並不是每一個人受得了的。這旁人受不了，你是受得了的。巴寧跟你去做政治委員。

巴 我不過怕他們不會上鉤。

薩 會的，我想起來是會的。

〔葛洛巴穿便裝上〕

薩 這葛洛巴會幫忙使他們上鉤的。到這裏來，葛洛巴！

〔葛洛巴站在他面前〕

薩 事情是這樣。你上那一邊去，找華西里，轉告他說炸橋的事攔一攔。明白嗎？

葛 明白。

薩 你幹好了這件事……

葛 就回來嗎？

薩 不，你幹好了這件事，回頭……上德國司令部去。

葛 唔。

薩 見了德國司令或者那邊司令部裏的什麼人，你對他說你是從前的富農，剝奪了公民權的被壓迫的人，——總之，你找些話說。懂嗎？

葛 懂的。

薩 隨便說什麼；不過要使他們相信我們的要害全在你手裏。懂嗎？

葛 懂。

薩 唔。而且你再對他們說，你是從我們這些可惡的布爾雪維克那裏逃上這兒來的，並且說你有情報，說因爲部隊的迫近，我們想夜裏在北谷沿河口從城裏突圍出去。明白嗎？你並且說出在幾點鐘。明天八點鐘。

葛 明白了。

薩 唔，他們當然會把你當反間看待的，但是你要堅持自己的話。他們會把你禁錮起來，但是你要堅持自己的話。那末他們就會相信了。這樣他們就會把你當作人質扣留：假如結果並不如此，就把你槍斃。

葛 唔，那末結果怎麼樣：是不是如此呢？

薩 並不如此。並不如此，伊範·伊範諾維奇，結果並不如此，我親愛的。但是旁的出路我沒有。我這兒有命令。你讀它是多餘的，不過注意：許多人的重大的命運全在你身上。

葛 唔，好吧。（啞場）就要去死，歌可以唱嗎？

薩 可以，親愛的，可以。

葛 唔，要是可以，那就好。（輕聲）要是我在那邊碰見她，我們被關在一塊兒的話，——要轉告些什麼話嗎？

薩 轉告些什麼話呢？你看看她的臉：如果你看她不行，那就別說：要是你看行，那你就說：薩芳諾夫託我轉言，他愛你。

葛 好。

薩 唔，好吧……

葛 據說，舊時的習慣：動身之前坐一會兒是會交運的。來坐坐吧。

〔大家坐下〕

葛 舒拉！

舒 噯？

葛 唔，給我半小杯酒上路吧。

〔舒拉給他倒伏特加〕

葛 （一飲而盡，對筋夫里洛夫。）看什麼，上尉同志？這又不是爲了壯膽，這是爲了暖暖身子而喝的。這是壯不了膽的。能壯我膽的是歌。（同大家握手。走近門，轉過身去，忽然唱起來：「夜鶯呀，小夜鶯。」帶着歌聲隱沒於門裏。）

〔默然〕

薩 你聽見了沒有，作家？你聽見了沒有，俄羅斯人是怎樣赴死的？

〔第六景完〕

第七景

〔第七景的佈景。哈里通諾夫的家。主人沒有。餐室變成了哨兵所。滿目荒涼。破毀的家具，撕破的帷簾，牆上遺下的照片。窗外面用狹的木板交叉釘成十字。裏面幾扇門中有一扇鋪着鐵，閃着門閃。外側的門的上層是玻璃的，望出去時常可以看見步哨的兜帽和刺刀。舞台上桌子旁是頭上繫着綳帶的魏納爾和書記官克勞才。〕

魏 您這傻瓜，克勞才，抓住了這姑娘，應該先審問她，（以頭指指釘着鐵的門）然後再跟其餘的人關在一起。

克勞才（以下簡稱克） 報告上尉，所以把她跟其餘的人關在一起，那是因為您不在的緣故。

魏 不管我在不在，總不能把她跟他們關在一起。現在她祇說他們講好的話。現在她咬定說她是被差來看這老太婆的。所以會如此，這祇因為您這傻瓜。這您明白嗎？

克 （站起來）是，上尉老爺。

魏 把她帶進來。

〔一個兵士把華麗亞帶進來。她帶着一種蹂躪不堪的形容。兩手無力地垂在身邊。〕

魏 我聽說您重重的挨了打？

華 噯。

魏 明天你還要像今天這樣的重重挨打，要是您今天說的話跟昨天一樣的話。不過如果您說出一些什麼新的東西，那末您就不再挨打，把您槍斃就算了。您聽見嗎，甚至不把您吊死，而祇是槍斃。我以軍人的人格向您保證。

〔華麗亞默然〕

魏 您為什麼渡河？

華 我已經說過。我渡河上這裏來，（說話的腔調死一樣的乏力，顯然是背誦的句子。）爲了安慰我們一個指揮員的母親，說他們大家快要得救了。她在這兒，她會告訴您我說的是實話。

魏 因為我的書記官是一個呆子，你們講好了以後，她自然會這樣說的。
。那末您爲什麼身上帶着勃朗寧？爲了轉交兒子的禮物嗎？

華 不。勃朗寧……我帶它是爲了好自殺，要是……

魏 我們這兒是不讓女人自殺的。我們要使她們避免這種勞作。這您注意。

華 （還是用那種死一樣乏力的腔調）我已經說過：我是上我們一個指揮員的母親這兒來的……

魏 （用拳擊桌子）這我聽見過了！克勞才！

克 是。

魏 帶那老太婆來。
〔克勞才把瑪爾法·彼得洛芙娜帶上。她的白髮蓬亂，手也是一動不動的垂着，像華麗亞一樣。〕

魏 （對瑪爾法·彼得洛芙娜）爲什麼這女人（以頭指華麗亞）到您這裏來？要是我們沒有把她扣住，是會上您這裏來的吧？

克 她到您這裏來過幾次？
〔瑪爾法·彼得洛芙娜默然。〕

魏 現在是七點缺兩分。要是到七點鐘你不回答我，你就要給吊死。完了。（倚在椅子靠背上，作出等待的姿勢。）

瑪 我回答您，軍爺。如果已經祇剩了兩分鐘的話，那末我就回答您。

魏 唔？

瑪 我聽說你們是許特丁（Штеттин）城人，軍爺。

魏 唔？

瑪 我要無形無踪的飛到你們許特丁城，把你們的母親抓住了衣襟帶到這兒天空中，從上面指給她們看看她們兒子們幹的好事。並且對她們說：「瞧，你們這些母狗，你們養了什麼東西！你們生了怎麼樣的怪物！你們生了怎麼樣的壞蛋！」要是這樣以後，她們還不詛咒自己的兒子，那我就把她們和你們，和她們的兒子一塊兒打死！

魏 住嘴！

瑪 我就住嘴！我全給你說了。兩分鐘已過。吊吧。

魏 （看錶）還有十秒鐘。我等。

瑪 我對你沒話可說了。

〔啞場〕

魏 (看錶) 唔？(啞場) 帶出去吊死。

〔克勞才把瑪爾法·彼得洛夫帶走。她在門口默然轉身對華麗亞低低的欠身。在門外把她交給了兵士以後，克勞才回來。啞場。〕

魏 (又看了次錶) 唔，現在把她吊死。噯，噯，過一分鐘。祇因為她現在反正要給吊死了，所以我准她說了剛才說的話。您說嗎？

華 我已經對您說過，我是被一個指揮員派上這兒來說……

魏 您到這裏來找什麼人？

華 我已經說過了。

魏 好。那末，您帶了勃朗寧是預備在發生這種事的時候……我自己個人，老實說，是不贊成這種事的，不過這克勞才，他是愛好的。您換班的時候，克勞才，您可以把她帶到您自己家去軟禁起來。明白嗎？

克 明白的，上尉老爺。

魏 他在十點鐘換班，要是您，當然，在這以前不重新想一想的話。

兵士 (上) 上尉同志，來了一個投降的人。可以讓他進來嗎？

魏 讓他來吧。

〔葛洛巴上〕

魏 那兒來的？

葛 我，上尉老爺，是自個兒從那兒跑來投降的。

魏 您是誰？

葛 我是軍隊護士。葛洛巴是我的姓。

魏 請坐。

葛 多謝，軍爺。

魏 爲什麼投降？

葛 爲什麼不，軍爺，自願性命要緊。所有的俄羅斯人，誰願意爲這些布爾雪維克送命。

魏 唔，說您要說的話吧。大概有什麼話要說吧？

葛 當然，上尉老爺。我夢見離開那裏，他們奪去了我的一切東西。自

已苦了五年，可是現在爲了他們還要送命。我有重要的消息，不過這個。（回顧華麗亞）

〔華麗亞不聲不響的，憎惡地看他。〕

魏 沒關係。她反正今天要……可以當着她說。

葛 有捲煙嗎，軍爺。

魏 克勞才，給他些捲煙。

葛 （點煙抽）多謝，多謝！（輕聲地，屈身挨過桌子。）軍爺，他們水完全一點也沒有了。彈藥也沒有了。他們決定，強壯的人，特別是司令部裏的人，今天夜裏在北谷沿河口突擊。他們想夜裏在那兒進攻。他們以爲德國人是料不到的，——對不起，就是說，你們這是料不到的……所以就想這樣。

魏 這是真的嗎？

葛 完全是真的，軍爺。我一知道這事，立刻就決心投降，因爲我想，如果真是如此，那末也許你們會把我打死，但是如果我把這消息帶來，那末你們馬上就會看到我是個忠心的人。

魏 這在什麼時候呢？

葛 快了，在八點鐘。

魏 （沉思，從軍圖袋裏抽出一張地圖。）到這兒來。是這裏嗎？

葛 （注視）是的，正是這裏。

魏 您怎麼能證明呢？

葛 大概過半個鐘頭開始。您自己瞧吧。

魏 您知道，俄羅斯人迫近河口了嗎？聽見嗎？

〔砲聲〕

葛 聽見的，軍爺。不過這樣。我的家在維尼查（Винница）。老婆一切都在那兒。我祇能經過你們到那裏去。一切全是真的，您不必懷疑。我在您這兒，上尉老爺。您，如果不對，把我一下二下就完了。這我是完全明白的。

魏 是的，這您是應該明白的，很明白的。克勞才，把他們帶下。

〔克勞才把華麗亞和葛洛巴帶入那鐵門的房間，回來。〕

魏 現在給我接司令部。

〔克勞才接電話〕

克 接好了，上尉老爺！

魏 （打電話）少校老爺，從那兒——從那半個城裏來了一個投降的人，他說，少校老爺，他們沒有水，沒有彈藥，說他們和自己的部隊斷了，不知道實際的情形。他說的是正確的情報。今天八點鐘他們將試圖從北谷那邊城裏，沿着河口突擊。他報告說，這要在八點鐘開始。是。是。我以為把橋那兒的第四連調到那邊去。是。唔，怎麼，橋上留下兩排，還有……他們是永遠不會決心從城裏出來上橋的……是，當然，要檢點。是。遵命。（放下聽筒，站起來。）克勞才！今天您給他們吃些東西。明白嗎？

克 明白。

魏 您把他們帶上這兒來，給他們每人一塊，當這一個謝米諾夫走近的時候，您暗中把這一個字條和麵包一同給他。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他懂得的。

克 祇要簡簡單單把他一個人叫來好了，上尉老爺？

魏 這太簡單了。這對我們簡單，對他們也簡單。我們過一個鐘頭問他，（啞場）噯，給了他們麵包，把他們留在這兒等我來。他們在這兒就會攪舌頭。而您自己呢，您自己出去從這門裏看着。

克 好，上尉老爺。

〔魏納爾下〕

克 （打開鐵門）喂，你們！上這兒來。

〔謝米諾夫，葛洛巴和華麗亞上。〕

克 （拿了一個放着幾片麵包的盆子）拿麵包。司令老爺命令給你們麵包。（對華麗亞）您拿嗎？

〔華麗亞默然〕

克 （把一片麵包丟在她的腳跟前。對葛洛巴。）您呢？

〔葛洛巴走近前去拿麵包。克勞才走近謝米諾夫，把麵包放在他的雙手裏。葛洛巴注意地看着他。克勞才下。〕

華 （輕聲）唔，伊範·伊範奈奇，您告訴我這不是真的，這全是您憑空想出來的。您告訴我，我們這兒都是自己人，啊？

葛 (大聲) 你算了吧。我在那邊委曲得夠了。我現在要爲一切報復。爲你們的卑鄙。爲我那被毀的家。爲我坐過的牢，爲一切。

華 您這匪棍！要是我早知道！我就把您打死！伊範·尼基吉奇也會把您打死！

葛 唔，這如果要是假定的話……可是現在手太短。

華 (對謝米諾夫) 同志，您聽他說。他剛才來出賣了一切人，講出了我們的部隊怎樣的要從城裏出來，而且還說出了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他們都將爲了他而死。要是我有什麼辦法的話。(走近葛洛巴，艱難地舉起手。) 瞧！(打他。葛洛巴用力撥開她。她搖幌了一下，坐在牆旁的椅子上。)

〔沉默好久〕

葛 (看見謝米諾夫轉過身去，他就走近華麗亞，輕輕的推她) 華麗亞！

華 (高聲) 什麼？

〔謝米諾夫聽了她的聲音回轉身來〕

葛 (改變腔調) 我要對您說，小姐。您不很！我不愛人家用手碰我。我，當然原諒您婦道人家第一次。不過在那邊，您得注意，用手碰您是可以的。

華 怎麼我從前會沒料到？您一向是講我所討厭的這種話的。您是這樣的人。可是我沒料到。

謝 (迅速地走近她) 你別惱怒了！(以頭指葛洛巴) 這是我們自己的同志，這他做作這樣。爲了小心。(對葛洛巴。生氣地。) 你搞什麼鬼？我們是什麼，是德國人嗎？我們大家結果都一樣。怎麼，現在到了臨死之前大家還要互相猜忌嗎？你瞧，把她弄成了怎麼樣子。是帶了任務來投降的嗎？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葛 你知道是什麼事嗎？您們還想爲你們帶了任務奔走嗎？我想活命。懂嗎？這就是我全部的任務。你們蘇維埃政權沒給我什麼東西，可以使我爲了它而去死。

華 (對謝米諾夫) 他們把我兩手都扭傷了。唔，看在上帝份上，您打他吧，使他覺得他壞到怎樣。

〔謝米諾夫走近葛洛巴，揮起手來。〕

葛 (扭住他的手) 唔，唔，靜些，要不然我馬上敲門，告訴德國人，說你在掀動游擊戰。我，你知道，給他們帶來了怎麼樣的情報？他們會爲我折斷你的腿的。(啞場。注意地看着哈里通諾夫留下的有擺的槲木製的木鐘。鐘上八點正。) 怎麼，鐘準嗎？

〔大家默然〕

葛 鐘，我說，準嗎？

謝 你要鐘幹嗎？(關心地) 幹嗎你要知道幾點鐘？

葛 我問，鐘準嗎？我對你沒旁的問題，所以你住嘴。(靜聽)

〔寂靜中傳來第一陣遙遠的射擊聲。光滅。〕

〔第七景完〕

第八景

〔第五景的佈景。河口岸邊。鄰近戰事的噪雜駭人的音樂。兩個紅軍戰鬥員扶着華新登台。使他就坐。〕

紅軍戰鬥員甲 唔，怎麼了，少校同志？

新 不要緊。

紅軍戰鬥員乙 (撕下襯衫衣袖，包紮華新的胸口。) 啊呀，淌得這樣。少校同志，現在我紮得緊一點：那末會好些。

新 隨便叫一個指揮員來見我。

紅軍戰鬥員甲 是，少校同志。(下)

新 第七次受傷，大概是最後一次了吧。

〔巴寧上〕

新 誰？

巴 巴寧。

新 第七次受傷，大概是最後一次了吧。那邊怎麼樣，巴寧同志？

巴 德國人，看樣子，在等。他們人很多。準備迎戰。

新 這很好。迎戰得好。迎戰得好……(啞場) 上尉那邊沒人來嗎？

巴 還沒有。有什麼命令嗎，少校同志？

新 我看，給我們的命令還是沒變更：進攻。現在第三排上去，您去領

導它。

巴 是。

新 代我接收部隊。

巴 是。

新 好像，聽見橋那邊有什麼聲音……是嗎？

紅軍戰鬥員 是的。聽見的，少校同志。

新 我已經聽不清楚。打得很厲害吧？

紅軍戰鬥員 很厲害，少校同志。

新 那很好。

〔中尉奔上〕

尉 少校在那兒？

新 我在這兒。從那兒來的？

尉 薩芳諾夫同志託我轉告，我們的軍隊已經在橋旁邊了。已經發生戰事。您可以走了。

新 好！（忽然高聲）在一生中最後一次，我要說：頌揚俄羅斯武器！你們聽見沒有：頌揚俄羅斯武器！（對巴寧）命令開始撤退！（對中尉）轉告上尉，轉告上尉，說……（倒在紅軍戰鬥員的手上）

〔巴寧對他低首，然後挺直身子，脫下軍帽。〕

巴 轉告上尉，說華新少校英勇地戰死，他完成了一切力能所做到的事，甚至比力能做到更多的事。並且轉告說，連隊由特務部長巴寧指揮。你可以去了。

〔第八景完〕

第九景

〔第七景的佈景。光重亮，鐘上十點鐘。葛洛巴仍舊在室中躑躅。華麗亞半躺在椅子上。謝米諾夫從自己所在的角裏注意地看着兩人。傳來迫近的砲聲。〕

葛 （傾聽）十點鐘……唔，十點鐘——好時候。適當的時候。

謝 爲什麼？

葛 爲一切。看誰需要。主人把我們全忘記了。看來。他們沒功夫管吧，啊？

謝 （陰鬱地）不知道。

葛 不知道嗎？可是我却以爲您是知道的。

〔牆外傳來完全迫近的射擊聲和機關槍聲〕

謝 （驚慌地）街上在放槍了，啊？已經在街上了！

葛 你怕什麼？這大概是你們的軍隊在放槍。大概進城了！我應該要怕。你怕什麼？

華 難道來了嗎？（對謝米諾夫）我們的軍隊來了嗎，啊？

謝 唔，你……（傾聽）

葛 （走近他）你怎麼？你怎麼，你不歡喜嗎？

謝 閉嘴。（傾聽）

葛 唔，你轉過身來！

〔謝米諾夫轉過身來〕

葛 讓我看你從前是什麼人？噯。唔，現在你將是什麼人？（擊他的耳朵）這是爲了對稱。（又打耳朵，第三下擊倒在地。）現在躺着吧，你不用在地上走。躺着慣吧。槍斃——是要躺着的。

華 您幹什麼？

葛 華麗奇加，我要打這壞蛋的狗頭。我們的軍隊衝進城了。現在我的叛變結束。德國人逃走了。現在要來把我們槍斃了。那是一定的，他們習慣如此。我不願意在臨死之前，你把我誤會做壞人。就是這意志。

華 （向他撲去，擁抱他。）伊範·伊範諾維奇，親愛的！伊範·伊範諾維奇！

葛 唔，怎樣？

〔華麗亞不聲不響的偎倚着他。〕

葛 唔，那邊怎麼樣了？爲什麼哭了？剛才對我叫罵，——却沒哭。現在倒哭了嗎？你是很兇的姑娘。我以爲，你把我眼睛都要挖出來。

華 我受了多少苦。您知道我受了多少苦。

葛 我來瞧瞧你看。沒什麼，華麗奇加，沒什麼。對不起。我現在還是

要和你一同唱「夜鶯呀，小夜鶯」。不過你，小鷓兒，注意，現在要來槍斃了，這是一定的。

華 讓它去，這讓它去。我現在反正……不過我們的，我們的軍隊會進來嗎？

葛 會進來的！怎麼不！我們的軍隊一定會進來，所以要把我們槍斃。這是確確實實的。

〔謝米諾夫想到門口去〕

葛 （又把他打倒在地上）唔，往那兒去？你是和我們坐在一起的，你再坐坐。德國人是命令你和我們坐在一起的。唔，就坐着。（對華麗亞）你怎麼？眼淚揩去。唔，哭什麼。對我出眼淚還可以，但是對他們那些壞東西就不必了。讓我來看看你的眼睛。（看）

華 什麼？

葛 伊範·尼基吉奇命令我：看看你的眼睛說一句話，要是我們在一塊兒死的話。

華 什麼話？

葛 叫我說，他愛你。就是這一句話。沒旁的話。

華 真的嗎？

葛 怎麼不，難道我臨死還對你說謊嗎？

〔完全迫近的射擊聲。門嘩啦一聲打開，克勞才和一個握自動槍的兵一同奔入。〕

克 大家到牢房裏去。

葛 （擁住華麗亞的兩肩）走吧！（入牢房）

克 快一點！（對謝米諾夫）你！

謝 （向他衝去）克勞才老爺……我是你們的。你是知道的。有意把我送到這兒來的……

克 （用靴踢開他）到牢房裏去！

謝 等一等！我要告訴您一件很重要的事。

克 唔，快一點！

謝 這個人，他是他們的。他全扯謊。

克 現在這對於我們反正都是一樣。到牢房裏去。

謝 (拖住他的手) 克勞才老爺，請叫上尉老爺來，我自己去叫他！(衝到外側的門。當他到門檻的時候，克勞才放槍打他的背。門外傳來一陣身子倒下的聲音。)

克 (對兵士) 唔！

〔兵士走近牢房門口，向牢房裏放了一排自動槍。裏面傳出葛洛巴的聲音，他唱道：「夜鶯呀，小夜鶯，金絲雀啾轉哀啼……噯，一，噯，二！……」〕

克 唔！

〔兵士放第二排槍。短促的沉寂。窗外迫近的辟辟拍拍的射擊聲。克勞才和兵士奔下。又是一陣射擊聲，接着沉寂好久。牢房門口出現華麗亞。她摸摸自己的肩，摸摸自己的手。一隻手不動。看樣子，她肩部和胸部受了傷。倚在牆上。〕

華 (向後對着牢房) 伊範·伊範諾維奇，伊範·伊範諾維奇。
〔寂靜〕

華 伊範·伊範諾維奇，伊範·伊範諾維奇，您還活着嗎？(默然) 伊範·伊範諾維奇，親愛的，這是怎麼的？瞧，我活着。(默然) 難道我一個人活着嗎？(默然。倒在牆旁的一張安樂椅上。)

〔傳來一陣槍聲和脚步聲。紅軍戰鬥員和箭夫里洛夫奔入室中。〕

箭 (在門口站住) 同志們！

〔默然。他察視。〕

箭 同志們，有誰活着嗎？

華 我。

箭 (走近她) 怎麼？他們剛才開槍打了您嗎？

華 是的。是的。用什麼東西來包紮一下……不不。您先去看看，或許，他還活在那裏……他用自己的身體遮住了我，當他們……但是，也許，他還活着，啊？

〔箭夫里洛夫到那牢房裏去，回出來，搖搖頭。〕

箭 我有藥品包。我馬上給您。

華 給我。我們的軍隊全進來了嗎？

箭 全進來了。

華 他沒什麼嗎？

筵 誰？

華 薩芳諾夫？

筵 沒什麼。他是這樣一個不怕死的漢子。喏，綑帶。

〔華麗亞試圖用壯健的手包紮自己，但是不能。薩芳諾夫由中尉和一個紅軍戰鬥員護送着走入室中。〕

薩 唔，這是他們的司令部。他們這裏附近什麼地方監禁着被捕的人。
（看見發生的情景）華麗亞！

華 噯……

薩 （對紅軍戰鬥員中的一個）隨便找那一個人來：醫生或是舒拉。快些。（向華麗亞撲去）怎麼了？你怎麼不開口？

筵 大概失了知覺。剛才說過話的。

薩 （抓住她的手）真的嗎？會好嗎？她會活嗎，啊，筵夫里洛夫？

筵 會活的。她會活的。（以頭指指牢房的門）那邊……

薩 （跳起來，到牢房裏去，脫頭回來。）葛洛巴……葛洛巴死了……是一個好人。你不大熟悉他。（用袖拭淚）我損失很多，筵夫里洛夫。差不多沒力量支持這一切了。但是必須支持。

〔舒拉上〕

舒 喔，華麗奇加！我的天……

薩 別啼叫了。醫生沒有，好好兒的包紮吧。（走近桌子，倒一杯水，回到華麗亞身邊。）給她些水……（走開）唉，葛洛巴死了，啊？

〔門口盧珂寧帶着副官出現〕

薩 （轉過身去）少將同志……

盧 不必了，不用報告了。你能報告的，我都知道了，你好！（擁抱他）你好，薩芳諾夫。從不同的方向來到一處地方聚會。這種會合多幸運。（放開薩芳諾夫）啊，兄弟，你老了。你成了這樣了！

薩 什麼？

盧 兄弟，快趕上我了。（忽然脫下頭上的軍帽。他的頭全白了。）看見嗎？快趕上了。唔，因為你也佔領了城，暫時祇好要你在在這兒做防軍司令。不過這不長久，我們還要前進。現在已經一定的了。

薩 一定的了。

盧 一定的了。你是知道我的，——說得到，做得到。（微微一笑）甚至說了多餘的話，回頭也會把它做到。（對副官）唔，把地圖拿來放在桌子上。爲什麼站着？坐呀。

薩 我難受，少將同志。

盧 唔？

薩 人死了很多。都是好人。

盧 唔，有什麼辦法。許多人沒有了。你有什麼辦法。薩伏斯佳諾夫（Савостьянов）你記得嗎，在哈爾興·霍爾的？

薩 記得。

盧 最近死了。

薩 那末顧里亞雪里（Гулиашвили）呢？

盧 還活着。他受了兩次傷，又在打仗了。就在這兒附近。（對副官）德國人在這兒吊死的同志們的姓名，探聽明白了嗎。

副官 探聽明白了。

盧 明天舉葬。我們向犧牲的同志說最後告別的話……（啞場）那末姓名呢？

副官 （念）安東諾夫·伊範·尼古拉葉維奇，彼得洛娃·安娜·薛爾蓋葉芙娜，辛卓夫·彼得·安德萊葉維奇，無名男子，尼柯里斯基·華西里——這是孩子，——波魯雅洛夫·安東·安德萊葉維奇，薩芳諾娃·瑪爾法·彼得洛芙娜，迦奈金·阿列克賽·啓莫菲葉維奇，杜博夫·謝妙·伊範諾維奇……

盧 你怎麼了，薩芳諾夫？

薩 沒什麼。沒什麼，少將同志。沒什麼。（站起來，走出來到台前）沒什麼。不過我很想活，長久的活。活到我親眼看見幹出這種事來的（從副官手中拿下那張表）那些人中的最後一個人死掉。最後的一個人，看他死掉。就這兒，在我的腳下。

〔幕〕

〔全劇完〕

（韋愛虛譯）



鐵 霍 諾 夫
(Ник. Тихонов)

基洛夫和我們同在
(КИРОВ С НАМИ)

I.

一大堆黑黝黝的樓房，
 彷彿是凶險的夢鄉，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被圍之城恁樣安祥。
但是安祥被戰鬥裂破，
 警笛招呼人去站崗，
炸彈在聶瓦河上唿哨，
 捲起烈火焚燒橋樑。
不顧午夜的天空襲擊，

冒着半夜砲聲怒號，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基洛夫在滿城巡哨。
穿着軍人的行軍外套，
宛似在軍隊的前方，
他邁開着奔放的步伐，
像從前去打仗一樣。
制帽上星徽發着紅光，
炯炯目光火樣燃燒，
他憐愛着列寧格勒人
以他們的鬥姿自豪。

II.

海岸上站着看守的兵，
他守衛列寧格勒城，
這張朝氣的年輕面孔，
勾起他許多舊事情。
他想起了裏海艦隊上，
那些水手們會怎樣
在阿斯特拉漢的田野
和伏爾加河岸打仗。
這年輕力壯的小夥子，
有同樣優秀的體格，
同樣不凡的雄偉氣魄，



基洛夫
С. М. Киров

孔斯當京諾夫作
Ф.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和同樣英勇的氣力。
昏暗中的探照燈挖出，
他那頂在火中的帽子，
勝利的稱呼「基洛夫」
像電閃在上面顯示。

III.

房屋和垣牆都已殘碎，
穹門像創口那樣張開，
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基洛夫在滿城巡迴。
這位正義威嚴的戰士，
在滿城靜靜的巡哨。
深更半夜的寒冷時分……
巖峻工廠像座城堡。
這裏工作着沒有停歇，
這裏忘記休息，睡覺，
只是滿頭掛滿了汗珠，
人被偉大關懷籠罩。
任憑砲彈的赤紅火焰
屢次在車間裏飛騰，
還是照舊誠心地做工，
要幹，要趕，又要警心。
剎時間懼怕纏住人們，

但是走出一個老頭，
聽這老公公說些什麼
他那不受賄的舌頭：
「就使我們肉湯是清水，
讓食糧貴得像黃金，
將來我們有空休息，
現在却要堅立像鋼人。
敵人想乘飢戰勝我們，
藉武力使我們無力，
奪去俄國的列寧格勒，
俘列寧城人當奴隸。
在聶瓦河神聖的岸上，
永不會有這樣事情。
我們俄羅斯的工人們，
寧死決不投降敵人。
我們為前綫鑄造新械，
我們掙斷敵人鐵箍，
並不是徒把我們工廠
驕矜地呼做基洛夫。」

IV.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基洛夫在滿城巡哨。
他驕矜的心十分欣喜，

人民這樣不折不撓，
蘇維埃人們堅強有力，
在守衛鄉土的時候……
大砲的轟擊愈迫愈近，
爆炸就在旁邊躺臥。
炸彈就落在身旁爆炸，
房子捲在烟裏倒下，
少女也一同跟着隊伍
趕去救護，毫不懼怕。
任憑牆壁和樑木塌倒
磚瓦在耳朵邊噓噓，
爲了救出被壓的別人，
自己生命並不顧到。
青春是威力也是安慰，
誰都不能把它摧毀。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基洛夫在滿城巡迴……

V.

蘇維埃時代的宣揚者，
曾是政治家和軍人，
在卡士別克雪地馳騁，
黑暗的地下層鬥爭。
阿斯特拉漢城作戰之日，

他記得，是那樣兇暴，
草原之夜是那樣險惡，
火光閃耀好似彎刀。
他用鐵硬又柔和的心，
征服許多戰役，道路，
無邊無涯的廣大平原，
危機和驚惶和痛苦。
他用布爾雪維克的心，
愛巍然巨物的巨積，
他用最後最大的愛心——
愛勞動城列寧格勒。
……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
隨着鋼的吼聲打退，
這裏的人們把他當做
朋友，領袖，父親看待。
基洛夫留在我們中間，
在工作中趕緊作戰，
只要想起威嚴的名字，
精神就會加倍勇敢。

VI.

街上是障礙物和壕溝，
塹壕就掘在大門口。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他悄悄的往城外走。
他看見：有火箭在飛昇，
大火透出夜之霞光，
那裏藏着敵人的哨兵，
德國侵略軍的營房。
那裏發火，像刀光飛濺，
那裏有自動槍敲響，
那裏躺着擊毀的坦克，
發出冑甲似的鈍光。
敵人憤怒的衝向城市，
把點心裝滿他肚子，
給他房子住，給他舒服，
把女兒送他做妻子。
他身背槍械形容可怕，
他穿着女人的皮貨
從踐踏的田野，他闖進
你家，要在爐邊烤火。
我們戰鬥的人民出動，
但爲了把敵路遮斷，
老頭當頭，手握手溜彈，
他領了隊伍去作戰。
重坦克，砲塔覆着厚雪，
也轉動着，一一開出，
砲塔上題着字：「爲祖國」，

「基洛夫」——另一輛坦克。

VII.

在列寧格勒鐵的黑夜
當大砲瘋狂的轟響
列寧城人整隊的出征
去給德國軍隊送葬。
紅旗在他們頭上飄揚，
像勝利的旗幟招展，
基洛夫這威嚴的名字
領列寧城人去作戰！

(掌鞅譯)

-
- 謝爾格伊·米洛諾維赤·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生於一八八六年，被殺於一九三四年，是蘇聯布爾雪維克黨成功的活動家，革命的熱烈鼓吹者，史大林最親近的戰友和朋友，布爾雪維克黨和蘇維埃人民的賢肖之子。

基洛夫生於基洛夫州(前維亞特斯卡亞省——Вят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烏爾樹姆城(город Уржум)。從小就經歷飢寒，壓迫和貧窮。一九〇四年遷往托姆斯克(Томск)，同年進入布爾雪維克的行列。他是一九〇五——〇七年第一次俄羅斯革命的積極參加者，是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托姆斯克委員會委員。曾屢次遭受逮捕和放逐。一九一七年是符拉其高加索(Владикавказ)布爾雪維克團體的領導者，北高加索(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社會主義革命鬥爭的組織者和感應者。內戰時期是一大軍事工作人員。在高加索他曾領導裏海海兵擊潰白軍。曾英勇保衛阿斯特拉漢(Астрахань)。一九二〇年領導第十一軍參加擊潰田尼金(Деникин)的軍事。

第十二次黨大會時選為聯共中委委員。第十四次黨大會之後，在反對托洛茨基齊諾維葉夫派（Троцкистско—зиновьевская группа）的激烈鬥爭時，和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奧爾索尼基子，加里寧，安得烈夫同志一同被派到列寧格勒去揭穿托洛茨基派和齊諾維葉夫派的兩面性的叛變政策。從一九二六年起任聯共（布）列寧格勒省委書記。領導列寧格勒黨團，為剷除反革命的，兩面政策的托洛茨基齊諾維葉夫派的巨大工作。不倦不怠的從事列寧格勒和列寧格勒州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茂爾曼（Мурман），柯里半島（Коль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新工業區的建造，是和基洛夫的名字有關的。工人階級的英勇戰士，為人民幸福無畏地與不倦地鬥爭的基洛夫，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被外國間諜的代理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間諜，破壞者和暗殺者的匪團殺死。

布爾雪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寫道：

「基洛夫同志是布爾雪維克的一個模範，為達到黨所提出的偉大目的，不知道畏懼和困難。他的忠直，鐵樣的堅強，革命感應鼓吹者的驚人的素質和他那種待人接物的同志性的友誼關係中的真誠和柔和，以及那種一個真正列寧人所具有的光輝的熱烈和謙遜在他的身上結合在一塊。」

關於基洛夫的光明的紀念將永存於勞動人類的心裏。

史起巴巧天◎
(С. Щипачев)

戰地公路

(ФРОНТОВОЕ ШОССЕ)

汽車嗚嗚叫，引擎隆隆咆哮。
土地咬牙切齒，軋軋作響。
傍着被炸彈掘開了的~~大道~~，
棵棵樹都塵土味，汽油香。
開着騎兵，步兵，運油車，坦克，
開過了旅團，開過了師團。
沉重了的樹葉無絲毫聲息——
穿着塵埃之衣動轉艱難。
作戰的日子還要更加艱苦，
吉吉軋軋發出金屬吼音。
它不僅是通向前綫的公路，
並且是直達勝利的捷徑。

(岑 譯)

-
- 上期「列寧」一詩署名西巴赤夫(С. Щипачев)係誤，應改如今名。

史起巴巧夫
(С. Щипачев)

美 麗 頌

(О КРАСОТЕ)

誰都把他想像得活生生地。
他把頭盔摘下，擦擦臉龐。
無畏就是美麗，美就是剛毅，——
俄羅斯普通戰士的面孔。
像他這樣人遇事不會吃驚，
他曾衝過十四次刺刀鋒。
死神雖然注視過他的眼睛，
他果敢眼睛却並不閃爍。
我覺得就連那塊土地也要
刻下這戰士開闢的脚印。
沒有方法分開：美麗和勇健，
懦夫臉龐不美所以可憎。

(鈴 譯)

西蒙諾夫
(К. СИМОНОВ)

等着我

(ЖДИ МЕНЯ)

我會回家的，請等着我，
但你必須苦苦地等待。
等着，當淒涼的雨點，
打擊着你的心坎。
等着，在酷熱的盛夏，
或當寒風捲着雪堆。
等着，我所有的親友，
都已經等得疲累。
等着，當從遙遠的地方，
不再有一點音訊傳來。
等着，當別人不再等候，
已經把我忘懷。

我會歸來的，請等着我，
你別對那些人愁眉，

他們都深知到了適當的時間，

應該把我忘懷。

讓我的母親與兒子悲慟吧，

以為我已經死亡，永不同歸，

讓我最親切的友伴相信，

一切的希望都已成灰。

讓他們舉杯為我追悼，

籠罩着無限沉默的悲哀。

等着吧，當他們的酒杯與你的相碰，

你可不必乾杯。

我會回家的，請等着我，

祇爲了我要與死亡作對。

每個親友都會想：「這多奇怪的幸運」，

呼吸有點不自在。

我的出現不是爲了他們，

那些人不曾等着我歸來。

祇是爲了你在苦苦地等我，

才把我救出了禍災。

我知道，你也知道，

爲何我通過地獄時不受一點傷害，

正因爲，不跟別人一樣，

你知道該怎樣等待。

(郭 琳譯)

伊薩柯夫斯基
(М. Исаковский)

老 人

(СТАРИК)

在一棵被砲彈拔出的白樺樹邊
坐着一個老人，一條狗在他的旁側。
兩個兒都默默地望着教堂
用那朦朧而憂傷的眼色。

暮靄溜過了，滴下了雨水。
在死寂的原野上空，烏鴉羣打着迴旋……
——怎麼，老爹，你大概在等着死神？
大概，跟德國人過日子很困難？

老人哆嗦了。用右手
從樹上摘下一片發黃的樹葉：
我這樣年紀，就是長眠也不算罪過，
死神沒有我們也有很多事情。

無論往那看——德國佬在橫行無道，
不斷的苦難看不見盡頭。

就是我家——整整的一家
只殘留下我和這條餓狗。

我們能受得住這樣的痛楚，
當惡徒拉出了大家的心？……

在我的年紀——死已算不了什麼
可是不，不行——土地不肯受領。

土地——我聽見——權威地向我低語：
『你在地下也享不到安息，
當我們自由的地方
非人的族類還在為所欲為的時光。

『他們毀滅了你的全家，
在哄笑中燒掉了你的老家。
你就是死吧——你的靜靜的墳墓
也要被鐵蹄踏破……』

所以我活着。摸索着我自己的路。
記住——什麼地方在幹些什麼。
我把他們的惡行統盤的計算，——
這在清算的時候會有用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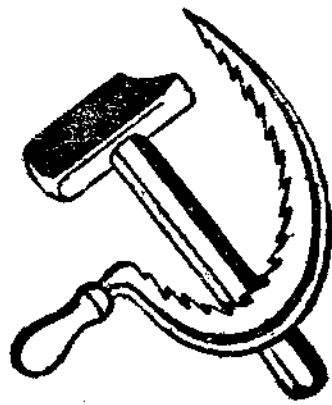
就讓我吃苦吧。這不算什麼。

我不邀請也不有勞死神

當我還沒有用這隻手消滅

敵人，即使是一個。

(易 貝譯)





古特齊教授
(Проф. Н. Гудзи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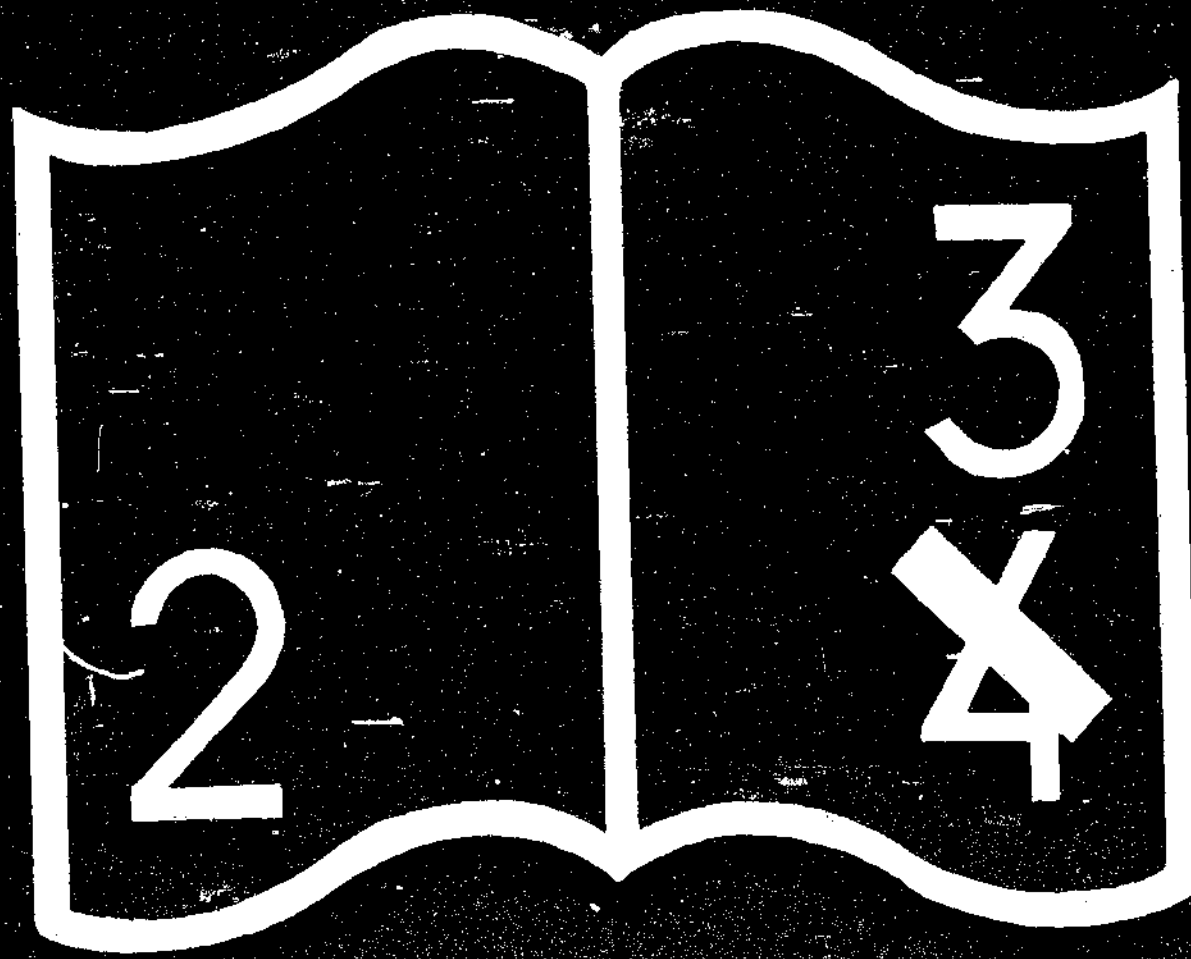
俄國文學中的愛國精神 (ПАТРИОТИЗМ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德國納粹不但向蘇聯和它的國富，即對俄國文化也發動了殘暴的進攻。他們盡其所能地去誹謗並且侮蔑俄羅斯科學思想和藝術創造的成就。不過，俄國文化寶庫的遭受納粹的野蠻待遇，祇有使我們更意識到我們文化的力量。

俄國的科學和藝術是與世界上最前進的國家的科學和藝術並駕齊驅的，而俄國的文學更站在世界的最前端，尤其是俄國的小說與短篇小說。杜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斯妥亦斯夫基，柴霍夫和高爾基對於世界文學——德國文學也在內——的影響真是不可限量的。這一點，已為全世界最負名望的著作家與批評家所公認。

英雄的題旨在俄國文學中極其顯著，從古代的編年史和「伊哥爾兵團的故事」一直到現代蘇聯作家的作品為止。

在俄國古文學和十八世紀的文學中，我們發現了以俄國向外來侵略者的抗戰和軍隊的英勇作為題材的豐富例子。對於國家的愛護，俄羅斯土地的忠誠，深深浸染了古代的編年史和作品，甚至教堂的講道。這也可以適用到古俄文學中著名的里程碑「伊哥爾兵團的故事」，以至無數其他的故事，像韃靼可汗進攻里亞尚的故事，這篇東西給我們一幅感



编码错误

人甚深的俄國國土當時被蹂躪的圖畫。

俄國對於祖國的偉大和忘我的精神，以及因此造成的英勇事件，成爲十八世紀的短詩，悲劇和英雄詩的最愛用的題材。

在十九世紀，愛國情緒激發了我們最偉大的著作家，這世紀的初葉，我們從卡拉姆·靜的作品裏找到它的反映，尤其是在他的「俄國史」和「國家的愛護與民族的驕矜」之內。

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和以前的俄國與拿破崙間的衝突喚起了樹柯夫斯基，巴久新柯夫，普希金，柳立亦夫，台尼斯·達衛陀夫，克柳洛夫及後來的萊蒙托夫和歷史小說家柴哥斯金的直接響應，同時他們在我們作家的記憶裏，復活了我們偉大往事的英雄之頁。

普希金以子女的愛來愛俄國。在他給恰達亦夫的信裏，他寫：「我以人格向你担保，世上沒有一件事物可以使我願意把我的國家交換另一個國家，或者把我們祖先的歷史交換另一個歷史」。

在該世紀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托爾斯泰在他的「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和「戰爭與和平」裏，把愛國的題材，塑在藝術的構想中，這種藝術的構想是世無其匹的。

倍林斯基，俄國的大批評家，以他的民族爲榮，這一個民族，在百餘年間「產生了偉大的元首，大政治家，大科學家和大詩人」。就在這數百年中，俄國人民「已創造了偉大的過去」而「更偉大更光榮的將來還在等待它。」倍林斯基想到百年後他的人民的將來，預言地說：「我們要羨慕我們的子孫，他們快樂的命運將使他們見到一九四〇年的俄國，領導着有學問的世界爲科學和藝術奠定定律，並且受着一切有教化的社會的敬仰。」

愛國情緒也會有力地反映在蘇聯作家高爾基，馬雅柯夫斯基，蕭洛霍夫及尼古拉·鐵霍諾夫等的作品裏。

目下的衛國戰爭在我們的記憶裏復活了已往的俄羅斯人民英雄。我們懷着歎美重讀舊俄時代的短詩，它如今似乎別有韻味；「伊哥爾兵團的故事」，「戰爭與和平」描寫出我國人民與異國侵略者的英勇抗爭。俄國人民豐富的文化遺產教我們在今日的英勇生活裏，感覺到一種有生氣的歷史的繼續，傳統的力量和俄人堅忍的精神。（明譯）

尼古拉·古特齊教授
(Профессор Николай Гудзий)

俄羅斯文學的世界意義 (МИРОВОЕ ЗНАЧ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德國法西斯蒂無力毀滅那些偉大俄羅斯人深印於口頭與文學中的不朽創作，就肆意侮辱他們的墳墓以及和他們的一生和創作有關的遺蹟和禁區。

托爾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恰伊柯夫斯基(П. И. Чайковский)，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柴霍夫(А. П. Чехов)等等俄羅斯民族的天才，創作是不朽的，希特勒主義的凡達爾人●污瀆他們的墳墓，嘲弄他們的像和紀念物(像在雅斯那亞·波里亞那〔 Ясная Поляна 〕，克林〔 Клин 〕，大岡洛格〔 Таганрог 〕，鐵錫文〔 Тихвин 〕，卡烏夫〔 Канев 〕等地，德國法西斯蒂凌辱了普希金，托爾斯泰，恰伊柯夫斯基，柴霍夫，李姆斯基·柯爾薩考夫●和謝夫成果等的

- 凡達爾人(Вандалы)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在二世紀時出現於波羅的海南岸。後於四〇六年侵入加里亞(Галия在現在的西班牙)；四〇九年征服安達盧西亞(Андалузия)；四二九年跨海入非洲建立幅員遼闊的凡達爾王國(Вандальское Царство)；四五五年消滅羅馬，搗毀許許多多藝術作品；最後凡達爾王國在五三四年被拜占庭帝國(Визант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名將魏里查利(Велизарий)所消滅。後人把一切有意破壞文藝，任意毀壞藝術品的人都稱為凡達爾人。
- 李姆斯基·柯爾薩考夫(Н. А.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1844-1883)是俄羅斯大作曲家。

紀念物)。但是他永遠不能把這些全人類的偉大所創造的東西撤出世界文化的一頁。

任何那一個民族的真正和有機的文化程度是顯露於它對別個民族文化化的態度之中的。我們俄羅斯人向來是非常尊敬地對待人類天才的偉大創作的，不問國籍，宗教和其他特徵。別人的文化珍寶我們也都非常珍惜愛護，像對自己的一樣：世界文學和世界藝術的典範名作我們估計作並不低於自己的文學和自己藝術的典範名作，而且對於別人的精神財富加以狂暴的毀壞，正像對自己的一樣，這不是我們的道義精神所能容忍的。誰能在俄羅斯軍隊出征國外的全部歷史中非難它的文化的凡達爾主義？誰也不能！我們沒有污瀆過外國作家的墳墓，沒有侮辱過他們的紀念物。那些對我們所創造的那已經非但成爲我們的，而且也是全人類的精神財產的文化加以凌辱的人，我們對他們是憤慨非凡的。

我們創造了在世界文學寶藏中佔到第一流地位的文學。西歐在一百多年之前就已經在時間上和天才的偉大上把俄羅斯大詩人普希金奉爲世界第一流詩人。一八三七年，普希金剛死不久，薩克遜駐俄公使萊特采羅德男爵（Барон Лютцерод）向自己的政府報告道：『三天之前發生的驚人大事深深地撼動了彼得堡全體真正有學問的人。在歌德和拜倫死後可以承當爲現代第一大詩人而無愧的國史纂修亞歷山大·普希金作了惡毒到愚蠢狂妄的忌妬的犧牲。』

次年，德國大批評家法那根·馮·恩才（Фарнаган Фон Энзе）發表了一篇論普希金的文章。恩才爲了要閱讀詩人的原文作品，特地研究俄文。他把普希金算入世界最偉大的詩人之列，他認爲他是民族的和同時是全人類的詩人。恩才狂喜地論『葉夫庚尼·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鮑里斯·戈杜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特別是普希金的抒情詩。『祇要普希金的一首詩歌，』他寫道，『就足夠使俄羅斯詩文大膽地去和任何別國已經達到了最高的發展階段的詩文並列。』

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法國名作家梅里美熱中於普希金。他和法那根·馮·恩才一樣，讀過普希金的原文作品，並也曾經爲此預先研究過俄文。他對普希金的『茨岡』（Цыганы）終生保持着欣喜的態度，他認爲這是天才和藝術的登峯造極之作，而且他把它譯成了散文。那評

爲世界散文傑作的『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的模範的法文譯本也是屬於他的。梅里美把普希金算入人類供獻給我們的最偉大的詩人之林。

在五十年代，德國著名翻譯家佛里德里赫·波登台特(Фридрих Бодентедт)努力翻譯普希金爲德文。『葉夫庚尼·奧涅金』他以之與歌德的『浮士德』並列，而對普希金的小說稱爲『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最偉大的詩文創作。』依據了波登台特的譯文而認識了普希金的英國批評界也響應他。

一八八〇年，關於莫斯科普希金紀念碑揭幕事匈牙利某報評云：『沒有一種文學能够自豪像普希金那樣的人格；甚至在那數量浩大的德國文學中，也沒有一個詩人能和他相比。』

我們引出的祇是西歐批評普希金的讚美之詞的極小部份。這種讚美的話是可以大大的加多的。我們祇能限於再舉德國批評家許特納(Гюнтер)發表於一九二三年的速寫中的一段引文。『最新的時代知道，』他寫道，『亞歷山大·薛爾蓋亦維奇·普希金是屬於那些不朽的偉人之列的，這些偉人的第一個代表是荷馬，他們在歐洲祇有但丁，莎士比亞，卡爾台龍●和歌德等幾個人的名字。可以加在這五個不朽的人物之上的第六個是普希金。』

大家知道，十九世紀俄羅斯的長短篇小說在世界文學上所起的作用是很巨大的。可以不必虛偽客氣地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在這方面貢獻過俄羅斯民族所貢獻過的東西。不論法國和英國，斯拉夫和斯坎的那維亞各國，美國和日本的傑出的文字藝術家都曾經向俄羅斯小說家學習過。

說到德國古典文學，剛巧在長篇小說方面沒有創作出什麼傑作，這是很別緻的，而長篇小說是最最適於反映正常的人類共同生活和最廣泛地把社會，哲學和精神的理想的追求加以形象化的樣式。還有這也是意味深長的，就是加入反法西斯德國的精神鬥爭的流亡的德國人中擁出了幾個多才多藝的小說家(湯姆斯·曼，亨利赫·曼，菲赫特凡格等等)。

● 卡爾台龍(Дон-Педро Кальдерон 1600—1681)是西班牙的大戲曲家。

杜格涅夫的創作給西歐文學命運劃出一個新時代。杜格涅夫非但推動外國人廣大地認識傑出的俄羅斯作家，而且自己也起初給那些和他共處好久和很友善的法國作家，後來又給德，英，斯坎的那維亞和斯拉夫各國的作家以巨大影響。杜格涅夫帶進文學的那種人文的寫實主義和那種高超的藝術手腕在歐洲被作為真實的啓示般的採用了。作家的杜格涅夫的威望高高地站在他同時代的最出色的法國作家之旁：福樓拜，龔古爾弟兄，都德，莫泊桑。最後兩個作家都曾經向有名的文字藝術家的他討教求益，長短篇小說家的杜格涅夫的榮譽立刻佈遍了全歐洲。他在一八八三年的死引起了許許多多對他作家的才氣衆口同聲的熱烈的批評。英國有名的文學雜誌『Anteum』的悼文中有云：『歐洲一致地把現在文學的首席地位給予杜格涅夫。』在德，法，意，波蘭等國的報章雜誌上的哀悼文也是這樣推崇地評估世界作家的杜格涅夫的意義。柏林的『Borsen Courier』在杜格涅夫死的時候寫道，『最偉大的人物之一，精神界的首領，無窮盡的散文世界之王永逝了……自從却爾斯·狄根斯逝世以來，世界還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損失。』『Neu Wiener Presse』覺得，杜格涅夫的小說比德國的要高超得多，它們力量的強大是在於思想的獨立和見解的自由，這在德國小說中找尋也是徒然的。名批評家俞連·史密特●和丹麥大批評家喬治·白蘭台斯都欣喜地批評過杜格涅夫。蘭南●在杜格涅夫殯葬時致詞云：『杜格涅夫是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人……整個世界以他而生活。現在站在各民族歷史的最前茅的斯拉夫民族表現了罕見的現象，它在這位偉大藝術家的身上形象化了。杜格涅夫是他自己祖國的子胄，但是按他感覺和著作的作風他是屬於全人類的。』最後鄧氏●認為古代希臘人之後，未會有過像杜格涅夫的藝術這樣完美的藝術。

杜格涅夫之後，更強大的全文化界之王是陀斯妥益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他們最終的把俄羅斯文學做成世界領導的文學。他們對於全地球的作家的影響是空前的。在德國，陀斯妥益夫斯基被抬上了沒有一個外國

- 俞連·史密特（1818—1886）是德國批評家。
- 蘭南（1823—1892）是德國名學者。
- 鄧氏（1828—1893）是法國哲學家並歷史學家。

作家在該國站過的極大高度。德國人寫了整本關於他的專論和文章的傳記。

托爾斯泰的世界名望也是無邊無際的，許多最傑出的文學大家都大大的折服於他的天才。福樓拜認識了『戰爭與和平』之後，感動地喊道：『這是莎士比亞！這就是莎士比亞！』

法國名批評家伏俞愛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論托爾斯泰道：『我們這一世紀沒有作過比托爾斯泰更好的什麼作品……我要肯定地說出自己的全部意思，我要說，這位作家，當他祇要做小說家的時候，他是那些證明這一世紀的導師中最偉大的一個。』

挪威作家克奴特·漢姆遜，現在成爲希特勒思想的奴隸，當時他曾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娜』是誰也沒有創作過的最偉大的作品。

在德國作家史蒂芬·茨衛格論托爾斯泰的那本書中說：『他的散文，在我們的時代是在一切時代中像不生不滅的永恆無盡的大自然那樣巍然站着的，簡直覺不出是藝術。』

法國小說家馬賽爾·普列伏在一九〇八年托爾斯泰八十壽辰的時候寫道：『托爾斯泰對於我這一代的法國人不僅是神奇的說書者和風景，時代和人的創造者，他甚至於是新感覺的創造者。要是沒有托爾斯泰，現代法國小說家的作品差不多就不會有一部作品像它現在所有的那樣了。』

據有一個法國批評家說，莫泊桑讀了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後說：『我看見，我的全部事業毫無意思，所有我數十卷書毫無價值。』這部中篇小說，據羅曼羅蘭認識，轉變過他最貴重的思想。後來他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寧娜』和『伊凡·伊里奇之死』對於他是不可比較地珍貴於法國文學的一切作家的。

大約十五年之前，美國某文化團體提出一個測驗的問題：誰是十九世紀最傑出的作家。美國最出色的作家和學者在回答這調查的時候差不多一致喚出托爾斯泰的名字。

非但冒了世界社會輿論的不韙，而且違背了基本的健全思想希特勒說：『把列夫·托爾斯泰推爲偉大的作家的民族是不能僭望獨立自主的

存在的。』我們用他的同宗德國批評家列芬菲爾特（Лефенфельд）在一八九二年出版於柏林的那本論托爾斯泰的書中的話來答覆這位僭望者對智慧的格言的胡說八道的話：『祇有那些透過個人利己的狹隘的三稜鏡來看世界的才會爭辯托爾斯泰的偉大。對於將來毫無偏見和會得注意地恭聽現在的聲音的人應該承認列夫·托爾斯泰是那祇在歷史的緊要關頭出現和出來教導，警惕和拯救的偉人之一！……作家的托爾斯泰征服了全世界。他的俄羅斯人用一切語言和我們談話，正因為他們的健美有着純粹的民族性，所以他們具有一般意義的完整人性。』

另外一個德國批評家華爾透·亞勒亨（Вальтер Алерханд）在一九二七年出版於萊比錫的論托爾斯泰的書中寫道：『列夫·尼古拉葉維奇·托爾斯泰是和柏拉圖，馬丁·路德，康德和歌德並立的，因為他比俄羅斯思想家更大。他是人類的導師，改革家，預言家；他不但在文學史上，而且也在人類史上，文化史上佔着和他們相等的地位。』

托爾斯泰和陀斯妥益夫斯基之後到處受到公認的是柴霍夫。歐美都讀他的作品；最大的文學藝術家都向他學習技巧。他是德國最風行的外國作家之一。

關於高爾基也應該說起，全世界大作家都在聽他的聲音。甚至於到今天也是這樣，蘇聯作家蕭洛霍夫的名小說『靜靜的頓河』，特別在美國，像一件傑出的文學事件似的，所引起的注意愈來愈廣大了。

俄羅斯文學是俄羅斯民族的偉大的財富和民族驕矜。它是俄羅斯民族精神文化和精神威力的高度的毋庸置疑的證人。創造這樣文學的民族決不能寬恕對這文學的偉大創造者的紀念物的凌辱和不能不擊潰那向那不單是俄羅斯民族，而且也是全體進步人類所寶貴的東西舉起血手來的凡達爾人。

（蕭瑟譯）

薛富曼
(И. Шифман)

托爾斯泰創作中的俄羅斯軍隊

(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Л. Н. ТОЛСТОГО)

托爾斯泰還在其創作道路的起始，當他寫作第一篇戰爭小說『襲擊』(Набер)時就會指出：『戰爭永久使我感覺興趣』。此後，軍隊問題，特別是俄羅斯的戰爭歷史在托爾斯泰的一生中一直吸引他的注意。

過去一世紀的五十年代，在軍役中托爾斯泰就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作為俄羅斯軍隊的一個軍官，沙皇政權反對高加索山民戰爭的見證者和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的積極參加者，他得以深刻地研究士兵和軍官的生活，他們的戰鬥素質和道義姿態。在他早期的高加索和西伐斯托波爾的小說中，他以巨大的藝術力量銘刻了俄羅斯軍隊的生活，同時也吐露出這軍隊的真情。聶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杜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巴拿耶夫(Панаев)等都把這年輕作家的作品評為俄羅斯文學中的新現象。

托爾斯泰的第一篇戰爭小說就是『襲擊』(一八五二年)。在這小說裏描畫出高加索戰爭中典型的插話之一——俄軍隊伍對山民和平村落的襲擊和這些村落的破壞。在托爾斯泰以前，高加索的戰爭曾在無數大小的詩篇中描寫過。但是祇有托爾斯泰才從非正義戰爭上扯下一切浪漫主義的外殼，並且用毫無隱晦的形式指出這非正義戰爭對於愛好自由的人民是一種殘酷的屠殺。

托爾斯泰的這篇小說，也就是他所有早期創作的最優秀的形象之一，乃是一個純樸，正直的俄羅斯軍官，赫羅波夫(Хлопов)上尉的形象

。赫羅波夫上尉並不陶醉於高加索戰爭的『浪漫性』。軍事封建貴族階級的劫掠目的對於他是無緣的，正像它們對於俄羅斯人民是無緣的一樣。這就是爲什麼他不站在那些盲目愛國主義的軍官圈子裏，而精神上反而超脫了他們的緣故。和高加索軍隊裏很多的軍官不同，——這些軍官的作戰英勇是在於浮面的大胆——赫羅波夫上尉知道戰爭和勇敢的真正價值。他是那樣簡潔地，熟練地，謙遜地去執行他的事業，然而就在這裏却表現出他真正的勇敢。照托爾斯泰的意見，赫羅波夫這一特徵正就是『俄羅斯勇敢之突出的，崇高的特色。』

在第二篇戰爭小說『森林的採伐』（Рубка леса）中，（一八五四——一八五五）托爾斯泰表明這一特徵正是俄羅斯士兵典型的素質。俄羅斯兵士，雖有農奴制軍隊的困難條件，仍保持着他們優良的精神素質：他們是正直的，謙遜的，勇敢的，至高無上地熱愛祖國的。人民偉大的智慧和他們世代代關於自由與正義的夢想就活在這些兵士的身上。

在這小說裏，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俄軍軍人們卓絕的形象：靜穆聰明的維倫楚克（Веленчук）度過了他正直的士兵生涯之後犧牲於敵人的砲彈之下；平凡的，不惹人注目的砲手安東諾夫（Антонов）『還在一八三七年就會和同伴二人留在一尊大砲旁邊，毫無掩護地反轟那有力的敵人，他負着大腿上兩顆子彈的創傷繼續接近大砲去裝置彈藥』。年老而勇敢的兵士遲達諾夫（Жданов）在年輕的新兵們看來是一個『親愛的爸爸』。所有他們都以自己精神上的堅強性和高度的戰鬥氣質表現出他們的剛強。

托爾斯泰一面以極大的溫情描繪出士兵的形象，一面表明謙遜，純樸，和勇敢都是建基在人民的民族性上的。『在俄羅斯的，真真俄羅斯的兵士身上——托爾斯泰寫道，——你們永不能看出誇大性，魯莽性，在危急時發糊塗，手脚無措；相反地，謙遜，純樸，在危險時能見到危險以外的事物却構成了他們性格上的特點』。

在一八五三到一八五六年間燃燒着的克里米亞戰爭，特別是英勇的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成爲托爾斯泰新戰爭小說的題材。作者在他的『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中以卓越的

技巧描畫出那些曾在敵人不斷的轟擊下把西伐斯托波爾支持到十一閱月之久的俄羅斯士兵和海員們的戰鬥英勇和士氣堅強。他們這樣的勇敢並不是『爲了十字勳章，爲了頭銜』，也不是『由於威迫』，而是由於深切的愛國之感。

托爾斯泰極精密地複製出保衛戰的真實插話，並着重指出，西伐斯托波爾的力量不僅在於它的保衛者在空前短促的時期內所造成的防禦工事，而主要還在於海陸軍士的不可動搖的戰鬥精神。

『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是俄羅斯勇敢的頌揚，是人民爲祖國的光榮和獨立而作的神聖鬥爭的英勇史記。但托爾斯泰不僅局限於英勇精神的描寫。作爲一個忠實的，正直的藝術家，他不能無睹於那軍事封建制的俄羅斯和它軍隊的慘痛的潰瘍，這些潰瘍終於在戰爭的行程中暴露了出來而且使西伐斯托波爾的保衛者的英勇化爲烏有。

『克里米亞戰爭，——列寧（Ленин）寫道，——證明了農奴制的俄羅斯的腐敗與脆弱』。上層軍事貴族階級的貪利和無能，大部分軍官階層的精神頹廢，盜竊公款，暴虐行爲——這些就是托爾斯泰在被圍和失敗的艱苦日子裏所見到的。而這也就是他在那才氣橫溢的『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中悲哀地，痛苦地所表現出的關於俄羅斯軍隊底潰瘍的描寫。

這時，托爾斯泰個人的軍事活動是很出衆的。他是一個能幹的，有思考力的軍官，一個祖國的熱愛者，他興奮地參加西伐斯托波爾的保衛戰。因爲他是砲隊裏的軍官，所以他是處在最危險，最負重責的地帶——在那遭受不斷轟擊的第四稜堡中。

還在這以前，當他在南軍裏的時候，他就曾和砲兵參謀部裏的一羣軍官計劃在士兵中間建立傳播知識的會社，他並且爲宣傳軍隊改革的軍事雜誌作成了一個方案。可是不出所料，這一意見遭觸到『最高的』禁令。那時他就企圖利用沙皇兒子們來到西伐斯托波爾的機會，交給他們一封特寫的『略論俄羅斯官兵否定各點的短簡』。但是連這一企圖也沒有實現。

高加索和克里米亞的戰爭經驗告訴托爾斯泰，俄軍失利原因之一乃是它在武裝技術方面的極大落後。那時，當歐洲軍隊都已武裝着來福槍

——一種射程能達一千到一千三百步的輕便短銃——的時候，俄羅斯士兵還祇有陳舊的，七厘口徑的舊膛槍，不然就是一些祇有精準性極微的幾乎射不到三百米突的火槍。在俄羅斯軍隊裏，來福槍的數目是非常少的——它們祇發給那些個別的比較準確的射手。痛苦地體驗到俄羅斯軍隊的軍事落後性，托爾斯泰草就了一個『關於來福槍營的方案』，在這方案中，正如它的名字所顯示的那樣，他建議創立整批配備着最新式武器的射擊營。

他在特別砲隊方面的工作也是很有趣的。不滿於俄羅斯砲隊低弱的火力，他擬就了一個『關於改造砲台的方案』，這方案交給了西伐斯托波爾的衛戍司令官奧斯潔普·沙根男爵(Барон Д. Е. Осгеев-Сакен)。同時他還頑強地爲設計山岳砲隊的新式彈藥箱而工作着。

這時，托爾斯泰對於戰略，戰鬥和軍事技術的問題也作很多的思考。與大多數軍官不同，他對於尼古拉亦夫(Николаев)統帥部的軍事才能竟持批判的態度。他在他的日記中詳細地分析了所進行過的作戰行動。他的關於黑河(Речка Черная)之戰的諷刺歌是大家熟知的，在這歌中，他惡意地嘲笑那些依照一切陳舊的戰爭法規，絲毫不計算一下敵人的實力和地勢的實際特性而去進行戰爭的尼古拉亦夫將軍們的死板公式主義：

……久久思想，久久推量，
地形學者們把一切都畫在
那張大大的紙上。
紙上畫得極其便當，
只是忘了峽谷，
以致要沿着峽谷踉蹌……

托爾斯泰痛苦地經歷了俄軍在克里米亞的失利，然而他並沒有喪失對人民，對俄羅斯戰爭未來的信心。在他的『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中震響着的愛國熱情也貫穿在他那時的日記中。

『俄羅斯人民的精神力量是偉大的，——他在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

日的日記上寫道。——在俄羅斯目前的困難時期中，很多政治上的真理是顯露出來並且發展開來了。從俄羅斯的不幸中蘇醒過來而淚流出來的對祖國的熱愛之情將長久地在它身上留下痕跡。那些現在犧牲了生命的人們將是俄羅斯的公民，永不忘記自己的犧牲。』。

一八五五年秋，在西伐斯托波爾陷落之後，托爾斯泰到了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即今之列寧格勒），馬上辭退了軍職。但是這並不就意味着他對戰爭題材的忘懷。在彼得堡，托爾斯泰完成了『西伐斯托波爾的故事』，並且還出版了一本『戰爭故事』（Военные рассказы），在這本書中他把他有關戰爭題材的早期創作併連了起來。過了幾年，在六十年代初葉，他又再度被人民戰爭的題材所吞噬而致力於那巨大的史詩『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的寫作。

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是托爾斯泰藝術創作的頂巔。在他以前，俄羅斯文學從不知道有這樣巨大的愛國呼聲，有這樣藝術力量的作品。高爾基（А. М. Горький）說：這是『十九世紀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

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的背景是俄羅斯歷史上最英勇的時期之一——反抗拿破崙（Наполеон）侵略的戰爭。托爾斯泰鮮明地，真實地繪畫出當『歐洲近十二種語言的各民族的武力衝向俄羅斯』時的國內生活狀況。在軍隊和人民面前提出了一個有關祖國的生存，有關它的自由和獨立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不管沙皇政權的壓迫與農奴制的役使，戰爭仍舊成爲所有千百萬人民血肉攸關的事業。

列寧在一篇『論尤尼烏絲的小冊子』（О брошюре Юниуса）的文章中說到拿破崙的戰爭道：『……當拿破崙建立法蘭西帝國，並奴役着歐洲大批久已組成了的，龐大的，有生活能力的國家時，就從法蘭西民族戰爭裏得到帝國主義的自行產生反對拿破崙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了』。

托爾斯泰巨大的藝術洞察力就顯示在他曾搭出一八一二年的戰役和一八〇五年的戰役不同，因爲前者是人民爲祖國的，正義的，解放的戰爭。『我們爲什麼在奧斯潔爾里次（Аустерлиц）會戰敗呢？』安德烈·鮑爾孔斯基（Андрей Болконский）對比耶爾·貝淑霍夫（Пьер

Безухов)說。『……因爲在那裏我們不是爲了什麼而作戰：總想快些從戰場中逃出來』。但是在斯摩倫斯克(Смоленск)，特別是在莫斯科(Москва)，那就是另外一樁事了。在這裏，人民是用自己的胸膛來保衛祖國土地的。因此便戰勝了。

像在前面所講過的許多藝術作品一樣，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描繪出那接受侵略軍一切打擊的俄羅斯軍隊的剛強與英勇。那些描寫着士兵的偉蹟和士氣，描寫着在申格拉平(Шенграбен)，奧斯潔爾里次，和鮑洛第諾(Бородино)的搏鬥圖景的插話是屬於這長篇小說中最優秀之頁的。

俄羅斯的士兵，認識自己事業的公正性，在戰場上表現出從未見過的英勇。屠興上尉(Капитан Тушин)的砲台，無援地單獨的留在戰場上，不分晝夜地向敵人進行猛烈的轟擊，給他們重大的損失，並抵住了全部的進攻。屠興的砲台裏的砲兵像俄羅斯士兵所特有的性格那樣謙遜地，純樸地，毫無假借的英雄姿態地完成了自己愛國的事業。鐵莫興(Тимохин)的一連，安德烈·鮑爾孔斯基的一團以及其他俄軍部隊都同樣純樸地，甚至如平日一般地完成了自己神話似的偉績。照托爾斯泰的意見：在他們奮發的基礎上存在着那潛藏的，使全民一致站起來反擊敵人的愛國熱情。

在鮑洛第諾之戰中，俄軍的英勇精神尤其偉大。整個軍隊，像一人似的都充滿了戰鬥的旺盛的氣焰。在交戰之前，士兵們都穿上清潔的襪衣，準備捨生忘死地去作戰。他們都抱着不是擊退敵人守衛住親愛的莫斯科就是戰死的決心到戰場上去。

按照庫杜淑夫(Кутузов)的戰略計劃，俄羅斯軍隊在鮑洛第諾給拿破崙以致命的打擊後，就撤往莫斯科後面去了。但是托爾斯泰確認鮑洛第諾之戰乃是俄羅斯軍隊重大的勝利，因爲敵人的精神力量已被摧毀了。『鮑洛第諾戰役的直接後果即是拿破崙從莫斯科無端的潰逃』。

俄羅斯軍隊的力量不僅在於它士兵光榮的業績，而且也在於全部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目標，』托爾斯泰寫道，『祇有一個：從自己的土地上肅清侵略軍』。對於人民，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在法國人統治之下將是好呢還是壞？祖國的生存和武裝干涉者的統治是絕難並存的——

這就是流行於人民中間的結論，而這結論也就確定了人民大眾在戰爭中的行動。農民們焚燒了穀物，稻草，以及其他的糧食，使它不落於敵人之手。整批的村落從原來的地區撤退，留給敵人的祇是一堆火燒場上的灰燼。莫斯科的居民也這樣的做，拋棄了自己的財產，祇留給敵人以烟火瀰漫的廢墟。

人民偉大的激憤，他反抗奴役者的怒潮流注到那規模浩大的游擊運動中。農民的部隊用從敵人那裏奪來的武器，或是簡直用木棍，釘耙，斧頭等武裝起來，給敵人以慘重的損失。

戰爭不僅對於軍力，即對於人民的精神力量也是一種嚴峻的考驗。這一考驗，人民是光榮地通過了。托爾斯泰以民族的驕矜之感指出衛國戰鬥時期在人民中間湧現出來的那些用之不竭的英勇，主動力和崇高精神的泉源。正因為如此，所以人民創造者，他生活的智慧就引伸出貴族社會中前進的人物——安德烈·鮑爾孔斯基，比耶爾·貝淑霍夫，拿塔沙·羅斯托娃(Наташа Ростова)，以及這篇小說中的其他主人公。

庫杜淑夫巨大威力的祕密就在於和人民的接近。為沙皇身旁的奸黨所憎恨的，為宮庭奴婢所陷讒的，庫杜淑夫總司令是以與士兵羣衆密切的連繫，以人民普遍的愛戴來加強自己的。

庫杜淑夫的形象，也和安德烈·鮑爾孔斯基，比耶爾·貝淑霍夫，尼古拉·羅斯托夫(Николай Ростов)，拿塔沙·羅斯托娃，以及這長篇小說裏其餘的人物一樣，是屬於世界文學成功形象之列的。

在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之後，托爾斯泰還創作了這樣舉世聞名的作品，如『安娜·卡列寧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黑暗之勢力』(Власть тьмы)『復活』(Воскресенье)等。在描寫俄羅斯改良後的生活時，他——照列寧的說法——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很多偉大的問題，能够昇到極大的藝術高度。『被農奴主所壓迫的一個國家裏，由於托爾斯泰天才的啓蒙——革命的準備時代，在全人類的藝術發展上向前跨進了一步。』

托爾斯泰在他的日記與論文中也屢屢回復到戰爭的問題上，企圖在他的新宗教學說的立場上來解釋它們。但是這裏，思想家的托爾斯泰的弱點——他的宇宙觀的深刻的矛盾——就劇烈地顯露出來了，關於這些

矛盾，列寧在他的論文裏曾經指出過。

這天才的作家，提供了明朗得和深刻得驚人的人民戰爭的畫面，這愛國的藝術家，懷着愛心地指出了人民爲自己獨立而作的英勇鬥爭，他自己却站在絕對和平主義的見地上，並且堅決地，不問戰爭的性質與目的地排斥戰爭。

但是天才的藝術家幾乎總是在托爾斯泰身上戰勝道德家。『他的藝術作品，』高爾基說，『是以極大的，幾乎是神奇的力量寫成的，——所有他的長篇小說與中篇小說，——根本否定了他的宗教哲學』。而在他後期最偉大的小說『哈德齊·莫拉特』(Хаджи Мурат)中，托爾斯泰再度藉其所有的藝術力量確定了人民有權爲自己的獨立而作武裝鬥爭。

列寧在一篇『托爾斯泰』論文中說，托爾斯泰的藝術作品將要特別『……被大眾所珍視與閱讀，當他們解脫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枷鎖而爲自己創立了人的生活條件時』。

在列寧史大林黨的領導之下建設着共產主義社會的蘇維埃人民非常尊敬托爾斯泰的藝術天才。他的藝術形象的奇蹟似的力量，他的愛國主義的熱忱在蘇維埃人民爲所愛的祖國的幸福而作的鬥爭中鼓舞着他們的思想 and 感情。(原譯)



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蹟

藝術家達萊
(Академик Е. Тарле)

庫杜淑夫

(МИХАИЛ КУТУЗОВ)

庫杜淑夫的名字也像我們領袖約瑟夫·維沙里翁諾維赤·史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在紀念演說裏所說到過的俄羅斯人民其他武力統帥的名字一樣，在俄國歷史中披着永不萎靡的光榮。

庫杜淑夫是在俄羅斯建國以來身受最宿命的，最艱難的時期出來行動的。

從拿破崙(Наполеон)侵入俄羅斯疆土——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那時起，庫杜淑夫的名字就沒有脫開過俄羅斯各階級的口；無論是在人民中，無論是在軍隊中都同樣欣喜的談論到他。

人民抵抗入寇的決心是顯明的，但是感到必要有一個率領軍隊的人

，這人必須享有普及的和無限的信任。凡是能在艱難危險的時分找到這樣一個人並且把自己的命運信託給他的人民是幸福的！俄羅斯人民在一八一二年找到了庫杜淑夫。



大家都知道庫杜淑夫是一位年已六十有七的將軍——蘇伏洛夫(Суворов)的寵愛者。大家都知道，庫杜淑夫天賦着一種沉毅的，達到英勇程度的勇敢。大家會想起庫杜淑夫在奪佔伊士馬伊爾(Измаил)時的瀟灑行爲。大家會想起他在不同的時候所受的兩次重傷，兩次他都是奇蹟似的得以生還。兵士們愛庫杜淑夫，喚他做「老公公」，並且堅信他的軍事天才。

庫杜淑夫不僅是一個高明的統帥，並且也是頭挑的外交家。一八一二年春，在拿坡崙侵入俄羅斯之前，庫杜淑夫得以和土耳其(Турция)締結了當時使全歐驚愕的有利於俄國的和約。拿坡崙對於這個和約激怒萬分。「俄國老狐狸！」——拿坡崙批評庫杜淑夫。「我當勉力實現大統帥的這一意見！」——庫杜淑夫得悉法國皇帝的這句話之後，反應說。

亞力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不喜歡庫杜淑夫，甚至於不勞去掩飾這一點。當朝的高官大臣們，爲了討好沙皇，竭力更加加強沙皇對於庫杜淑夫的嫌隙。

當可怕的危機籠罩俄羅斯上空，當拿坡崙的軍隊無法羈留的向俄羅斯古都猛進的時候，不起用庫杜淑夫看來是不可能了。從斯摩倫斯克(Смоленск)失陷的消息傳出的那時起，在軍中，在民間，在大家口頭都是庫杜淑夫的名字。大家都頑強的要求任命他做總司令，於是沙皇也只得讓步。

一八一二年八月，庫杜淑夫被召見沙皇，亞力山大用他那種向來對付庫杜淑夫的虛偽的親暱把軍隊和俄國的命運交託給他。

庫杜淑夫所擬定的攘夷救國的計劃，從他受任最高指揮起，直到衛國戰爭(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結束時止，一直沒有變動過。這一計劃的內容如下。

拿坡崙渴望決戰，迅速與斷然的勝利，然後是有利的和平。應該在戰爭中獲得簡直和敵人的期望相反的東西。俄國利益是在於在戰爭的開



庫杜淑夫
М. И. Кутузов

伏爾柯夫 Волков 木刻



庫杜淑夫

М. И. Кутузов

伏爾柯夫 Волков 木刻

的鞏固起來。

庫杜淑夫的命令受到兵士們極大的狂喜。從斯摩倫斯克起，軍隊就表現出不能忍耐的焦急，兵士們因為不許他們去衝擊敵人甚至於發出怨言。現在大家都相信作戰的勝利。「庫杜淑夫來打法國人了，」——兵士們說。

對於入寇的征服者的憎恨是莫大的。應該指出，約有半數的拿坡崙軍隊，是德人，他們是俄國農民最殘忍的掠奪者和最無情的殺戮者。俄國兵士把拿坡崙雜色的軍隊看做是毀滅他們祖國城鄉的，殺戮他們父母兄弟姐妹的一羣可憎的強盜和兇手。

兵士們知道，他們中間會有許多人永留在庫杜淑夫命令他們停下的田野裏，但是他們仍舊絲毫不懼怕的準備迎接死亡。「明天並不是飲酒作樂的日子，」——九月五日，有許多兵士這樣說，拒絕喝一杯向例的伏德卡酒（Водка）。兵士們預料戰事將在九月六日展開。他們只料錯了一天。大戰發生在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

九月五日清早拿坡崙得到報告，說俄國軍隊停下了。於是皇帝斷定，自從他越過俄國國境時起就一直焦急等候的那個時機終於來到了。在法國騎兵和退却着的俄軍後衛隊之間統共只相距幾公里。九月五日晨，法人在歇瓦爾奇諾（Шевардино）村附近碰到最前茅的俄軍防禦工事。歇瓦爾奇諾的多面堡還沒有造好，並且認為是不好的，所以巴格拉基翁（Багратион）命令軍隊放棄它。但是俄軍還沒有來得及完全退出多面堡，法人便已經向它作進攻了。

在戰鬥的開端，拿坡崙以為決戰就在這裏開始了。但是不久之後就發現，保衛這多面堡的統共不到一萬二千俄兵，大砲三十尊。法兵約有三萬，並且擁有強於俄軍六倍的砲隊。經一翻絕望的抵抗之後，多面堡被法軍佔領。俄國砲兵雖然奉令退却不要拋棄大砲；但是他們仍是猛轟衝進多面堡的法兵，並且都死在肉搏戰之中。

雙方的損失很大。「俄國人不肯投降做俘虜，陛下，」副官們訝異的報告拿坡崙道，當他詢問奪取多面堡的戰事中為什麼發生殘酷的流血。

九月六日整天拿坡崙沒有下馬。他帶了隨員巡行陣地，用望遠鏡長久的察看俄軍的分佈情形。拿坡崙把明天戰役的作戰命令發出之後，很

晚的才回到自己的帳幕裏去。他很激動，沒有躺下睡覺。他一夜之中走出帳幕好幾次，老是觀看着，俄軍營帳裏是否燒火，庫杜淑夫是否在夜裏走掉。

早晨五點鐘的時候，大元帥聶伊(Ней)的副官跑到拿坡崙跟前來問道：陛下是否命令即行開戰？「俄國人還待在原來的地方嗎？我們終於把他們抓在手裏了！」拿坡崙說，並且又騎上馬。

雙方面的砲隊怒吼起來了，全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戰鬥開始了。在這次戰鬥中拿坡崙遇到爲保衛自己祖國，自己獨立的偉大俄羅斯人民的抵抗。

在黎明不久之後所開始的戰事繼續了一整天，並且愈戰愈激烈。起初戰鬥集中在左翼，在趕緊造就的，很不牢固的，由巴格拉基翁軍所保衛的土築防禦工事附近。這些防禦工事喚做「巴格拉基翁突角堡」。激烈的戰事在這裏沸騰了五個多鐘頭。

巴格拉基翁接二連三的擊退法軍的進攻。突角堡簡直被大堆的砲彈和炸彈打塌了。拿坡崙得到報告，損失慘重，要求增援。但是增援也無濟於事。巴格拉基翁手下的人也成百成千的倒下去。然而巴格拉基翁仍是不顧一切的領了他的兵去進攻。

整個俄軍的左翼向法軍撲去。俄軍的進攻被擊退。聶伊和莫拉特(Мюрат)元帥加倍努力的重新率軍進攻。

在這次戰鬥中巴格拉基翁受了重傷。並且是致命傷。這位被稱爲蘇伏洛夫最得意的高足，名震遐邇的英雄，被用担架抬走了。「巴格拉基翁突角堡」被法軍佔領。

庫杜淑夫得到巴格拉基翁受傷和法軍佔領突角堡的報告。接着又來了一個可怕的消息：開戰初起時會向俄軍中央陣地（即所謂庫爾岡〔Курган〕砲台）進攻的法軍，現在又挾着新的實力來進攻了。必須分去敵人對庫爾岡砲台的注意和兵力，藉此阻止和削弱敵人的攻擊。

庫杜淑夫命令普拉多夫(Платов)指揮的哥薩克部隊，烏瓦洛夫(Уваров)的騎兵隊開出去繞過敵人的左翼，進到他們的後方去。騎兵向法軍最近後方的突然襲擊被擊退，但是拿坡崙不知道，這突然的機動戰術，是什麼意思，所以在普拉多諾夫和烏瓦洛夫的襲擊之後，斷然拒

絕從後備軍中給他的元帥們增援，一直到戰鬥結束，對於他們的請求，始終回答說：「我不能在離法國這樣遠的地方犧牲近衛隊」。

經過幾次激烈的進攻之後，結果屍體像山似的堆積在庫爾岡砲台入口處，砲台被法軍佔領。

血戰絲毫不減弱的繼續着。已經有幾萬屍體鋪在鮑洛第諾的野地裏，拿坡崙不再計算戰死和重傷的法國將軍，但是俄軍幾乎還是站在他們開始戰鬥時的原來地方。拿坡崙甚至連一公里都沒有得到，在一日之中失去兵士和軍官近五萬名，優秀的將軍四十七名。「俄羅斯人怎樣？」他問，當天已經昏暗的時候。「還在原來地方，陛下！」他的一個副官回答道。「他們還要！再給他們點！」拿坡崙說，命令加強砲火。但是俄人還是繼續不屈服的堅持着。

在這艱重的日子庫杜淑夫一分鐘也不失去鎮靜。他只有一次是受震動的：這是在早晨，當有人向他報告巴格拉基翁死耗的時候。「彼得·伊凡諾維赤公爵！（Князь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彼得·伊凡諾維赤公爵！」他在極度的衝動和悲悼中喊叫。庫杜淑夫很瞭解這位喬治亞（Грузия）的英雄，他也像庫杜淑夫一樣，是蘇伏洛夫的得意門生，是蘇伏洛夫戰略的保持者和遵行者，是在蘇伏洛夫光榮的衣鉢中生長起來的。

但是這位年老的統帥強過了他的悲哀。在整個鮑洛第諾之戰的時期在身旁觀察庫杜淑夫的他副官，後來回憶道：「冷靜一分鐘也沒有向他變節。他用偉大的藝術和拿坡崙的努力對抗。拿坡崙無論想往那裏猛衝或無論想在那裏摧毀俄軍，但我軍的增援總能及時趕到什麼地方，並且，是確如其分……無論是軍隊損失的慘重，無論是敵人的兇暴，無論是充滿每個人腦子和想像的拿坡崙的巨大聲名都絲毫不能屈服庫杜淑夫。他默默的注視着戰事的行進，保持着精神上充分的鎮定，注意的傾聽給他送來的報告，不慌不忙的頒發命令。」

庫杜淑夫和他的兵士們不但是瞭解，並且用他們整個心都覺得，無論法國人能佔領什麼據點，拿坡崙反正是不會得到勝利的。在傍晚的時候，當一位官長的意見大胆地報告庫杜淑夫說「戰事已經輸了」的時候，老人憤激起來，可怕地高叫道：「不對！你的消息不確實！法人的進攻在各處都被擊退了，我們明天就要把他們趕出俄羅斯神聖的土地！」

庫杜淑夫牢牢的記住，並且善於把他先生——蘇伏洛夫的教訓應用於實際，他很好的接受了這一意見：「你艱難，可是你得知道，敵人也並不輕快。」庫杜淑夫命令（這是在晚上五點多鐘的時候）向全軍宣佈：「我從敵人的一切行動中看出，在這次戰鬥中，他們也不下於我們地削弱了，因為既然跟他們打了交待，所以我決定今天全軍整頓有序，把新的彈藥發給砲隊，明天再跟敵人交戰！」

他着急起來了。沒有換班和沒有休息的接連在砲火之下支持了十二小時的，擊退敵人無數次猛攻的，看見他們只剩下不到一半人的兵士，雖然繼續堅持着，但是鼓勵和希望的話比麵包和水對於他們更加重要。庫杜淑夫是很知道這一點的，因為他是這樣瞭解和接近俄羅斯兵士，簡直不是他周圍的將軍中有一人所能夠。

庫杜淑夫發下了命令，通告明天將有戰事之後，便向站在他旁邊的一位將軍命令道：「你從左翼到右翼巡行一周，恭賀大家擊退敵人，並且預告，我們明天進攻！」將軍在行列之間馳馬疾走，向兵士們高喊總指揮所命令他的話。

當然，結果正像庫杜淑夫所預料的那樣。「軍隊對於預定進攻的消息非常欣喜，許多人欣喜得撲上前去擁抱報告者，把他從馬上抱下來，」那時觀察俄兵的一位目睹者這樣描寫。「俄羅斯人在鮑洛第諾是有權自稱為勝利者的，」拿破崙曾在他逝世之前不久說。

天黑下來了；下雨了。但是無論法國人或是俄羅斯人都不離開戰場。互相轟擊的大砲漸漸的沉默下來。顯然，戰鬥結局的決定已經不能指望於今天了。拿破崙首先退兵。於是俄國人也退回了。

血腥的一日結束了。

庫杜淑夫最慘重的，最可怕的和痛苦的時分來到了。夜裏和清早總指揮收到一條比一條更可怕的消息和報告。俄軍在過去一天中在鮑洛第諾田野上遺下五萬到五萬七千人，即全數人員的半數。以後怎麼辦呢？開始新的戰鬥嗎？救俄國的希望既然就在這還保全着的一部分軍隊身上，那末怎樣可以再損失這一半軍隊來冒險呢？

庫杜淑夫決定不開始新的戰鬥，於是下令退却。俄軍向莫斯科移動。

把莫斯科怎麼辦呢？庫杜淑夫司令部和個別部隊的長官大多數都認為在軍隊休息之後恢復戰鬥。在兵士之中也散佈着這樣廣泛的意見：不經新的戰鬥不能讓出莫斯科。

庫杜淑夫知道，沙皇對放棄莫斯科幾乎就看做是叛變國家。在這種條件之下，他只能一人把他那已經準備好，只是在鮑洛第諾之後才鞏固起來的決定負責。假使爲了救莫斯科必須犧牲殘存的軍隊，那末他，庫杜淑夫是不幹的。假使爲了救軍隊，因此也是救俄羅斯，必須把莫斯科讓給敵人，那末他是幹的。

庫杜淑夫知道，人民和軍隊對任何別人所不能原諒的，會對他原諒。他知道，人民會擁護他，所以他可以對於沙皇的震怒或是敵視他的那些王公大臣們的讒言惡語不加注意。非但是庫杜淑夫覺得全民對他強大的擁護，就連亞力山大一世和所有庫杜淑夫的敵人都感覺到並且十分寒心的承認這一點。確實，俄國全能專制者的手是很短的，當後來人們勸他更調他所憎恨的副元帥的時候。

人民和軍隊的深信給予庫杜淑夫以力量，使他能以實施他認爲拯救俄羅斯所必要的方策。

從鮑洛第諾的撤退，開始於九月八日，繼續了五天。在這幾天中軍隊走了一百十五公里。

來到了莫斯科城下的飛利（Фили）村。庫杜淑夫命令將軍們聚集在一個農民的草房裏開軍事會議。提出一個問題討論。這是俄羅斯人民難得千年一次所要解決的那些最可怕問題中的一個。

不戰而放棄莫斯科呢還是不放棄？

大多數的將軍們都主張再作新的戰鬥。但是庫杜淑夫突然中止會議，他說，「他以皇帝和祖國所授予他的全權」，命令退出莫斯科。已經閉會之後：他從位子上站起來，補充說：「看來，我得來償付破甑的代價了，……我知道，責任都在我的身上，但是我爲祖國的福利，願犧牲自己。」將軍們默默的散走。



開過決定命運的會議之後的那一夜，庫杜淑夫幾乎沒有睡覺。他的副官會聽見庫杜淑夫怎樣哭泣。

第二天，即九月十四日，當俄軍執行總指揮的命令行經莫斯科開向里亞上大道（Рязанская дорога）的時候，庫杜淑夫已經保持着顯然的鎮靜了。他是這樣深信所採決定的正確性，甚至於無論是他隨從中的將軍們偷偷向他射去的疑慮的眼色，或是那些離棄莫斯科的兵士們陰鬱視地的面孔，都不能使他難堪。這位外表柔軟和慈愛的老人的性格是鐵硬的，意志是不可毀的。

這天，——一八一二年九月十四日，鮑洛第諾之戰後整整一個星期，拿坡崙進入莫斯科。

於是庫杜淑夫所預言的事情開始了，——庫杜淑夫在飛利村會議席上曾說，他不怕拿坡崙佔領古都。「拿坡崙好像狂流，我們還沒有能夠阻止這狂流，莫斯科是海綿，將吸乾它。」他又補充說，法人佔領莫斯科之後，並不是俄國的滅亡，而是俄國的得救。

莫斯科的大火，使拿坡崙軍隊加速腐化的搶掠，無法取得人的給養和馬的飼料，——這一切使法軍困憊，並且降低它的戰鬥力。

庫杜淑夫用很巧妙的機動戰術使拿坡崙派去追逐庫杜淑夫的騎兵摸不着頭腦，並且弄出虛假的痕跡。俄軍從莫斯科沿里亞上大道開去，然後折往卡魯加（Калуга），先到赤色巴赫拉（Красная Пахра），後來又到大魯基諾（Тарутино）。

庫杜淑夫竭力關心着自己軍隊的充實，注意地監視着敵人。離達魯基諾不遠的地方，駐着法軍莫拉特元帥二萬七千人的隊伍，他不打算攻擊庫杜淑夫。

庫杜淑夫擬定了今後怎樣進行戰事的全部計劃。他看到像燎原之火似的人民戰爭，他知道，農民們在無情的殺戮着那些在莫斯科郊外躑躅着尋找麵麥，燕麥和乾草的法國徵糧員。庫杜淑夫明白，法國人在莫斯科城下所找到的存糧，不夠久用。

庫杜淑夫深信，拿坡崙不會在莫斯科久坐，他或是自己離開俄國，或是他將執拗地留在莫斯科，自取滅亡。假使是這樣，那末爲什麼要去自討戰爭，白流俄羅斯人的血呢？！

但是圍繞在庫杜淑夫周圍的將軍們，有許多却並不是這樣想：他們認爲應該集合兵力，試圖用一下打擊就消滅法軍。但是這問題的解決只

繫於總指揮一人。

突然侯爵洛里斯頓（Лористон）將軍以拿坡崙使者的資格來見庫杜淑夫。拿坡崙授命洛里斯頓帶封信交給亞力山大皇帝，並且親自和庫杜淑夫談談締結和約的事情。庫杜淑夫把拿坡崙的信派信使送出，但是却並不讓洛里斯頓到彼得堡去。他向洛里斯頓宣佈，關於媾和的任何談判都是不可能的。

洛里斯頓向庫杜淑夫訴述俄國農民對於法國徵糧員和落入游擊隊手中的法國個別軍官與兵士的嚴厲懲罰。庫杜淑夫答道，這是十分顯而易解的；俄羅斯人民已經好幾世紀不知道自己祖國的被侵略了，對於法軍中的搶掠兵也看做是和曾經把俄羅斯搜刮一空的韃靼人一樣。農民們殘酷的報復，並沒有什麼希奇。「以後還要更厲害！」——庫杜淑夫又鄭重其事的補充一句。於是洛里斯頓一無所得而去。

拿坡崙在十月十九日早晨離開莫斯科。

十二月二十二日夜，當庫杜淑夫已經躺在床上的時候，一個飛脚信使跑到他跟前來，他給總指揮帶來喜信——拿坡崙放棄莫斯科了。據目睹者說，庫杜淑夫讀了飛脚信使帶來的報道之後，高叫起來：「天呀，謝謝你，俄羅斯得救了！」

拿坡崙放棄莫斯科之後，庫杜淑夫就已知道，拿坡崙的軍隊是往那裏開。拿坡崙並不是沿着斯摩倫斯克大道（Смоленская дорога），而是沿着卡魯加大道（Калужская дорога）退却。庫杜淑夫周圍的人這時才明白，總指揮是多麼有遠見，——他把自己的軍隊留在大魯基諾，——是計算到可能擋住拿坡崙開向卡魯加的去路。

庫杜淑夫從最初起便預料到，當拿坡崙認為必須離開莫斯科的時候，他一定企圖不經過已被破產的斯摩倫斯克大道走，而走沒有被戰爭動過秋毫的卡魯加大道。庫杜淑夫移動自己的軍隊去攔腰截住拿坡崙。他駐紮在馬洛牙洛斯拉維次（Малоярославец）之南。當庫杜淑夫還在行軍中的時候，陀赫杜洛夫（Дохтуров）將軍計劃的奪取馬洛牙洛斯拉維次的血戰便結束了，其結果是這個已經燒成一片焦土的，易手八次的城市仍舊落在法國人的手裏。但是在馬洛牙洛斯拉維次之南，在拿坡崙的面前却站着庫杜淑夫和他的養精蓄銳了的軍隊，其數量現在已經

和拿破崙的軍隊相等了。

也像在大魯基諾城下一樣，庫杜淑夫也不願意在馬洛牙洛斯拉維次城下和法國人交戰。但是放拿破崙到卡魯加去，也是非他所願，假使拿破崙在進攻馬洛牙洛斯拉維次之後現在又來突進，並且一直衝向庫杜淑夫，那末，無疑，一定又要發生類似鮑洛第諾之戰的血戰了。

但是拿破崙聽從了畢西葉爾（Бесьер）元帥的諫勸，——他向皇帝指出，半裸體的，武裝得很不好的民軍和精選的法軍作戰一整天既表現這樣絕望的頑強和瘋狂的勇敢。畢西葉爾說，假使民軍都這樣，假使他們都把「法國擲彈兵打倒在地上」，那末俄國正規的，受過訓練的，阻住往卡魯加去的道路的道路的軍隊又將怎樣打仗呢？於是拿破崙就不敢進攻庫杜淑夫了。

正就是在十月二十六日，就是拿破崙軍隊從馬洛牙洛斯拉維次向西北，向摩茹斯克（Можайск）移動的那時分起，便開始了當時被認為偉大軍隊的著名的退却。

當十月十九日晨拿破崙離開莫斯科的時候，那還不算是撤退的開始。那時拿破崙還絲毫沒有放棄戰勝俄軍的念頭，他對他的元帥們說：「到卡魯加去，凡是留在我路上的人都要倒霉了！」但是在馬洛牙洛斯拉維次之後，他已經不敢用新鮑洛第諾的代價去給自己打通卡魯加的道路了，所以便向西北，向摩茹斯克進發，在這裏，他在他整個戰鬥生涯中是第一次從追逐者變成被追逐者，並且是進攻俄國以來第一次不僅不找俄軍，反而避開俄軍。

庫杜淑夫的計劃，使這位年老的總指揮十分高興地出色地實現了。現在只剩下耐心地等候，讓老統帥的天才計算完全付之事實。截至現在為止，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不出他所料：拿破崙不能留在莫斯科，所以他放棄莫斯科了。現在要辦的是，依照庫杜淑夫的計劃，沿着拿破崙所走的那條路的南面一些的道路，作「平行行軍」，以便阻攔他進入沒有被戰爭破產了的南方地域。

當拿破崙想由卡魯加大道推進的企圖失敗時，他便走斯摩倫斯克那條老路。同時庫杜淑夫也在這條路的南一些的地方推進。

當庫杜淑夫開始他「平行行軍」的那天，他有九萬七千人的軍隊和

六百二十二尊大砲。拿坡崙的軍隊這時約有十萬人，但是它在逐日融化着。飢餓，寒冷，游擊隊的襲擊，俄羅斯人民的可怕的憎恨——這一切像致命威脅似的掛在撤退着的法軍的頭上。被迫把大砲拋棄，因為馬匹已經不夠了，退却着的兵士們由於精疲力盡而跌倒下來，成百成千的凍死。

在庫杜淑夫的司令部裏發生了極大的騷動。那裏得悉了拿坡崙軍隊某些部隊已經開始瓦解，得悉了拿坡崙唯一保全的戰鬥力量只是他的近衛兵。將軍們懇求庫杜淑夫快些行軍，去進攻退走的拿坡崙。

但是庫杜淑夫毫不動心：他堅決聲明，他不願意無謂的消耗自己的軍隊。「我不願拿一個俄國人去換十個法國人，」他說，當人們都向他曉諭，和法軍作戰，勝利是穩拿的。「敵人快就要都完了，假使我們損失很多人，那末帶什麼人到國境上去呢？」庫杜淑夫說。

直到戰爭的終結，庫杜淑夫一直是自信着的。他的平行追逐，比任何戰鬥消滅了敵人更多的兵力。侵入我國的拿坡崙大軍，得以越過國境退回去的只是可憐的一些殘兵。對拿坡崙的戰爭是以俄羅斯人民的獲勝而結束了。庫杜淑夫的勝利是很成功的。

甚至於憎惡庫杜淑夫的沙皇都被迫把這位統帥喚做祖國的救主，被迫把最稀珍的，最高貴的軍事勳章——一等喬治章授給他。而且他不由自主的必得請庫杜淑夫仍任總指揮之職。

但是庫杜淑夫已經不久於人間了。一八一三年春，他在行軍中生了重病，死在普魯士西列齊亞（Прусская Силезия）彭次老（Бунцлау）城。「你原恕我嗎，米海伊洛·伊拉里奧諾維赤（Михайло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沙皇俯身在他奄氣的寢床上，問垂死的副元帥。「我可以原恕你，但是俄羅斯永久不會饒恕你，」庫杜淑夫回答說。在這段談話之後的第二天，即一八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副元帥便淹然長逝了。



天賦深厚的統帥，極為老練和細膩的外交家，治國者和洞察的政治家——這一切才能是難得遇到薈萃於一人之身的，但這一切在庫杜淑夫身上却都有。他是俄羅斯的愛國者，這一字的最崇高的意義。俄羅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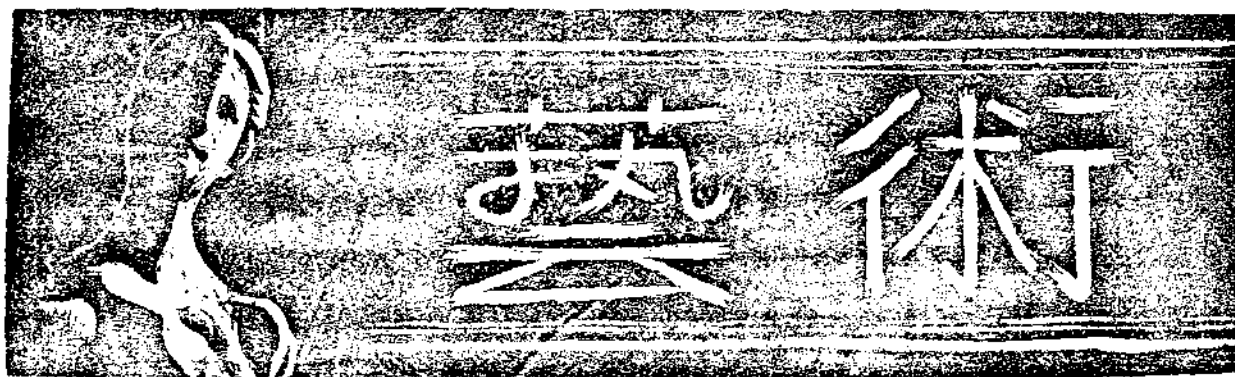
它的利益，它的名譽和軍事光榮，它的歷史的過去和政治的未來——這永久活在他靈魂裏，激動他的思想，駕馭他的情感。

當庫杜淑夫和那前來大魯基諾向他提議媾和的洛里斯頓侯爵說話的時候，他和拿破崙使者的極短談話中，竟來得及說出了兩個歷史例子：關於十三十四世紀把俄羅斯搶掠一空的韃靼人，以及在動亂的時代（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從北方和西方侵入俄國的異族人。這是不難瞭解的。因為在庫杜淑夫看來，洛里斯頓是搶掠者和暴虐者的代表，這種搶掠者和暴虐者在歷史上是有過其他直接的前輩的。

庫杜淑夫的名字永久用金字寫在俄羅斯歷史的石碑上，永久披戴著不朽的光榮。他是俄羅斯人民在為俄羅斯國家生存與完整進行緊張鬥爭時的俄羅斯人民的真正代表者。在我們的想像中，庫杜淑夫是俄羅斯人民戰勝它敵人的偉大勝利的化身。

（文記譯）





叔斯達柯維赤
(Д. Шостакович)

關於藝術

(ОБ ИСКУССТВЕ)

俄羅斯人民是向來以他們對於科學，文化，藝術的不懈不怠的愛好而出衆的。我們傲視我們的科學，因為它給了人類智識許多有價值的貢獻。我們傲視我們的文學，因為它創造了具體表現人類社會整個進展的各種性格，我們傲視我們的音樂和我們的繪畫，因為它們產生了具有無比力量的作品，這給世界文化寶藏構成了無價的貢獻。我們人民的子孫是普希金，托爾斯泰，恰伊柯夫斯基，格林卡，莫索爾斯基，列賓，巴夫洛夫和歇乞諾夫以及其他科學界和藝術圈子裏光榮的工作者。我們的人民產生了偉大的統帥，如蘇伏洛夫和庫杜淑夫，他們曾屢次地擊敗他們本國的敵人，替俄羅斯軍隊增光，同時顯揚普通兵士們的英勇精神。實際上我們的人民在文化，科學和軍事各方面無不替它增添光輝之頁和留下煊耀的紀念碑。



莫斯科大劇院

索柯洛夫·史卡利亞 Соколов-Скаля 寫生



莫斯科大劇院

索柯洛夫·史卡利亞 Соколов-Скаля 寫生

悅作曲者。

以上的事實對我們是一種鼓勵，而對納粹却是一種凶兆。我們可以宣佈，在這些流血戰爭的日子，砲轟得正緊的當口，處在包圍中的列寧格勒，音樂聲沒有停止過。藝術，這門工作在這種情形下在別的國家會被迫隱藏起來，可是在我們的國家，已成為一種對抗敵人的利器。從興奮的交響曲，歌曲，進行曲和讚歌中，我們的英勇城市與堡壘中的人民得到一種士氣上的激勵來在戰爭中支援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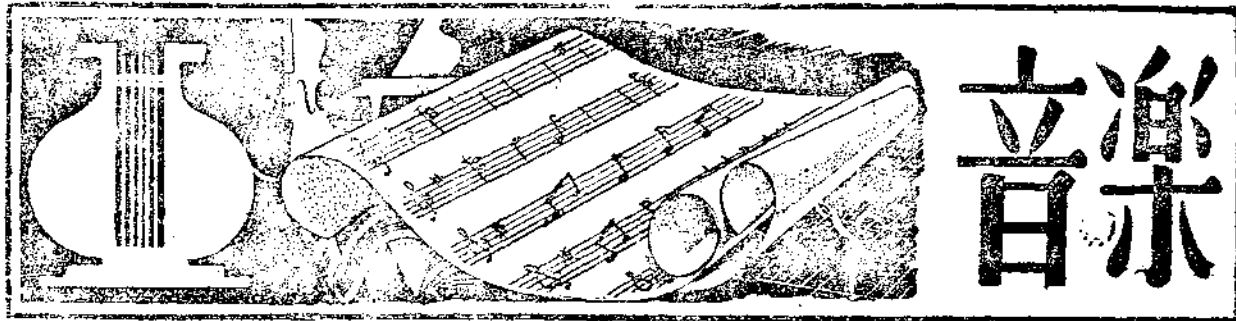
在目前戰爭過程中，我們的作曲家產生了大量有意義的作品。他們知道一個愛護祖國而用正確的色澤來表現他的思想的作家所寫下的每一只新作品是對於敵人的一種示威。雖然我們彼此有種崇高的敬重，但我們的標準是極其嚴格的。我們音樂的形式是廣泛的——自短小的歌曲，到浩大的歌劇和交響曲。

我們蘇維埃的音樂家是新風格的永久尋找者。我們知道不應墨守成規，我們必須永遠前進和不斷地充實我們自己，絕不忘記我們的藝術必須為人類服務，對於他們，它是必要的，是戰爭的利器和勝利的工具之一。

我們享有國家的廣泛的支援，並且被政府與人民的關心和懷念所包圍。我們必須證實放在我們身上的信心和希望。俄羅斯偉大的作曲家莫索爾斯基說：『前進！到新岸去。』『向前爭取勝利！』這是蘇維埃音樂家以及全世界音樂文化的傳統的承繼者的座右銘。

我們的藝術具有最人道和最進步的意念。我們的藝術標號銘刻着愛護祖國，真摯的忠於人類理性和啓發。這些崇高的意念，是歷來男女的思想的激發物，將幫助我們創造適於我們時代的作品。

(舒夷霞譯)



戰時的蘇維埃音樂

(СОВЕТСКАЯ МУЗЫКА В ВОЕННОЕ ВРЕМЯ)

納粹德國對蘇維埃聯邦的侵略，在蘇維埃作曲家和音樂家中間喚起了一種立時的反映。蘇維埃政府領袖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中午向全國發出了他的呼籲，在下一天的黃昏，無線電就已經在廣播獻給衛國戰爭與蘇維埃人民對侵略者的奮鬥的最先幾隻歌曲了。

這是再自然也沒有的，描寫戰爭的最早的音樂，應該是歌曲。歌曲在蘇維埃聯邦的人民中間有着一個長久和光榮的傳統。在俄羅斯歷史中，沒有一個時期是不會反映在歌曲裏面的。從過去的世紀流傳下的歌曲中，敘述着亞力山大·聶夫新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在朱德斯柯亦湖(Чудское оз.)的冰塊上戰勝條頓騎士；敘述着在米寧(Минин)與波薩斯基(Пожарский)時代中俄羅斯對侵略者的鬥爭，敘述着彼得大帝(Петр I)在寶爾塔華(Полтава)戰役中的勝利和拿破崙的侵略。

在內戰早期中寫的，關於伏羅希洛夫(Ворошилов)，丁莫生柯(Тимошенко)，布喬納(Буденный)，柯多夫斯基(Котовский)，夏伯陽(Чапаев)與史巧爾斯(Щорс)的歌曲依然極其風行。

在這次戰爭的開初所製成的歌曲：講到人民的英勇 他們爲祖國作戰的決心，他們對於敵人的憎恨。它們大都是進行曲式的，並且極其適合於軍樂。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與七月中寫成的最流行的歌曲是：萬諾·慕拉台里（Вано Мурадели）的『我們一定會打倒法西斯蒂』，別柳伊（Виктор Белый）的『英勇果敢的紅水手』和柯赤多夫（Кочетов）的進行曲『快快向前』及『戰鬥之歌』。關於戰爭的最初幾隻，抒情歌也是在這個時期中製成的：白朗透（Блантер）的『再見，親愛的家鄉』，亞力山大洛夫（Александров）寫的勝利讚美詩『偉大的神聖戰爭』，和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Дмитрий Шостакович）的『向人民委員長宣誓。』

製曲的緊張程度在自後的時期中也不見稍弱。新近，我們見到了像這樣的有趣的歌曲樣本，例如：別柳伊的『紅色騎兵隊』，白朗透的『等着我』，卡次（Сигизмунд Кац）的『自由之歌』，沙波（Сабо）的新的反法西斯蒂歌曲，和卡巴列夫斯基（Кабалевский）的兒童歌曲：『四個不分離的人』。還有別柳伊的舞劇『加斯吉洛上尉』，——描寫駕駛燃燒着的飛機衝入敵軍坦克隊的蘇維埃機師；萬諾·慕拉台里的舞劇『父與子』，——一首關於一個內戰時的老戰士和他們兒子同去要求把他們兩人派赴前綫的抒情曲，卡巴列夫斯基的舞劇『我們決不被打倒』，和柯伐爾（Коваль）的讚歌『神聖的人民之戰』。

關於以這次戰爭爲主題而寫成的垂久的和英勇歌劇當然還是未來的事情。然而，我們已經有了簡短的，差不多是獨幕的，以最近的事件爲主題的時事音樂劇。例如：德什爾靜斯基（Дзержинский）的『人民的血』，它講到蘇維埃游擊員；和摩索洛夫（Мосолов）的歌劇『信號』，它敘述蘇維埃鐵路工人的英勇事績，它們已經在有欣賞力的觀衆前演過了。

在交響樂的一門裏，我們已經有了被我們英勇的時代所感染了的重要而垂久的作品。

在世界音樂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紀程碑是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在被圍的列寧格勒所寫成而獻給那城的英勇守衛者的燦爛的第七交響曲。在它的四部曲中，我們獲得了一幅快樂的蘇維埃男女從事和平創造事

業及後來他們的生活活動受到戰爭惡魔的侵襲的圖畫。這音樂傳達給我們：人民爲了陷於反對殘忍難恕的敵人的戰鬥中的兒女們的深切悲痛，和它的不惜任何犧牲打敗敵人的不可動搖的決心。這支交響曲的遠景是燦爛的遠大前程和最後勝利的確信。這支交響曲首先是在庫璧希夫（Куйбышев）獻奏，後來又在三月梢，四月初，在莫斯科獻奏，並且立即獲得了成功。

在戰時用交響樂形式寫成的其他音樂作品，應該首先提出的是：由最老的俄羅斯作曲家，尼古拉·米亞斯柯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Мясковский）寫的兩隻作品：講到衛國戰爭的第二十二交響舞劇和以高加索民間音樂爲基礎的他的第二十三交響曲。普洛柯斐亦夫（С. Прокофьев）寫了一隻前奏曲『一九四一』，又完成了一隻以托爾斯泰（Толстой）的『戰爭與和平』爲基礎的歌劇。

萊茵霍德·葛里埃爾（Рейнгольд Глиер）與加地開（Гадикэ）等也寫了好多交響曲。

蘇維埃作曲家的創作能力是蘇維埃人民不可克服精神的又一明證。在這樣嚴酷與困苦的时代竟有了像叔斯·達柯維赤第七交響曲的音樂真該是一切進步的男女們引以自豪的事，因爲它們證實了被派定從事擊碎納粹主義的歷史任務的國家的那種高超氣魄。



戰爭爆發後，蘇維埃製曲人與詩人當即把他們的主要注意力轉移到反法西斯的歌曲上。這是自然的；爲了歌曲，這最簡單同時最流動式的音樂對於時事總比較他種的音樂感應得快。

最初的戰歌之一是蘇聯作曲領袖萊茵霍德·葛里埃爾所作的『希特勒的末日必將來臨』。它幾乎在戰事爆發後的那天就登載在『蘇維埃藝術報』上了，後來由莫斯科蘇聯作曲者刊行特版。對於時事迅速反映的還有尼古拉·米亞斯柯夫斯基，謝爾蓋·普洛柯斐亦夫與阿拉姆·哈恰都良（Арам Хачатурян）作的歌曲。

德米特里·叔斯達柯維赤在專心於更大的工作之前，也寫了一些戰爭歌曲。他同赤爾卡索夫（Н. Черкасов），列寧格勒藝人，照管列寧格勒人民志願軍戲院，他爲它依據列寧格勒詩人沙耶諾夫（В. Саянов）

所作的詩寫了『向人民委員長宣誓』。

有幾隻最早的歌曲是由萬諾·慕拉台里寫的，他的『基洛夫交響曲』，在戰爭之前不久，曾由斯多克（Stock）任指揮獻奏於美國。戰爭以來，慕拉台里作了大量的英勇歌曲。『為祖國！為史大林！』『我們到大海上去』及『多凡托爾的兵士歌』是最特著的。

別柳伊，著名革命歌曲『小鷹』的作者，也以戰爭題材作了很多作品，與慕拉台里的富於情感的作風不同，別柳伊的音樂是以嚴謹，嚴肅及簡明的抒情著稱的。同時它也多感。

去年名聲極高的一位作曲者是索洛維郁夫·歌陀伊（В. Соловьев Седой），他寫了大量的作品，在前後方都很風行。他的歌曲以舊俄羅斯曲調與小曲為基礎，具有極度的抒情情調，十分悅耳。它們非常動人，調子也容易記得。

歌陀伊的一個作品是：『在大海上』，一個水手離別家鄉去從事戰鬥的告別歌，其中有下面的幾行：

讓我們提高嗓子來唱歌吧，朋友們，
在這般的黃昏禁不住不唱，
朋友們，讓我們來歌頌我們的朋友，海洋，
我們就將見不到家鄉。』

『禁不住不唱，』——的確，誰都會說這同樣的話，它們是這樣的熱情與悅耳。

卡次也是一個自戰爭爆發以來而聞名的作曲者。『哥薩克，騎馬向前』是寫得最好的蘇維埃歌曲之一。他去年與彼得·蘇夫洛諾夫（Петр Суфронов）詩人一起工作，寫了二十二隻歌曲，其中有『讓我們吸枝烟』，這已經譯成英文，為我們的協約軍唱着。

著名的蘇維埃歌曲寫作者亞力山大洛夫，白郎透與波克拉斯（По-красс）兄弟也寫了許多流行的戰爭歌曲。〔塔斯社稿〕

（高 儂 譯）

電 影

羅 柯 托 夫
(Т. Рокотов)

戰時的羅蜜歐與朱麗葉

(“РОМЕО И ДЖУЛЬЕТА” В ДНИ ВОЙНЫ)

瑪莎(Маша)是最流行和最普通的俄國名字之一。這名字，舉例來說，甚至在一個流行的俄羅斯諺語中，也曾加以反映：「瑪莎是一個最美麗的女郎，可是她的笑顏可不是爲我們而發的，唉，少年們呀！」所以這並不是偶然巧合的事情，當兩個作家決定表現一個普通的俄羅斯女子時，在逐漸醞釀她個性與形象的過程中，把他們的女主角題名爲瑪莎。劇作家阿非諾格諾夫(Афиногенов)在他的劇本裏題他的女主角名字爲瑪興茄(Машенька，即 Маша 的愛稱)，雖然這劇本除了名字之外與最近公映的影片「瑪興茄」並沒有一些共通的地方，然而在這兩個創造出來的角色中是有許多相似之點的。阿非諾格諾夫劇本裏發生的事件，看上去似乎是敘述顯現在電影編劇家茹夫利洛維支(Гаврилович)所寫的電影劇本裏的瑪興茄的早年歷史，根據了這電影劇本導演萊士門(Рейзман)現已作成了一張緊張和刺激的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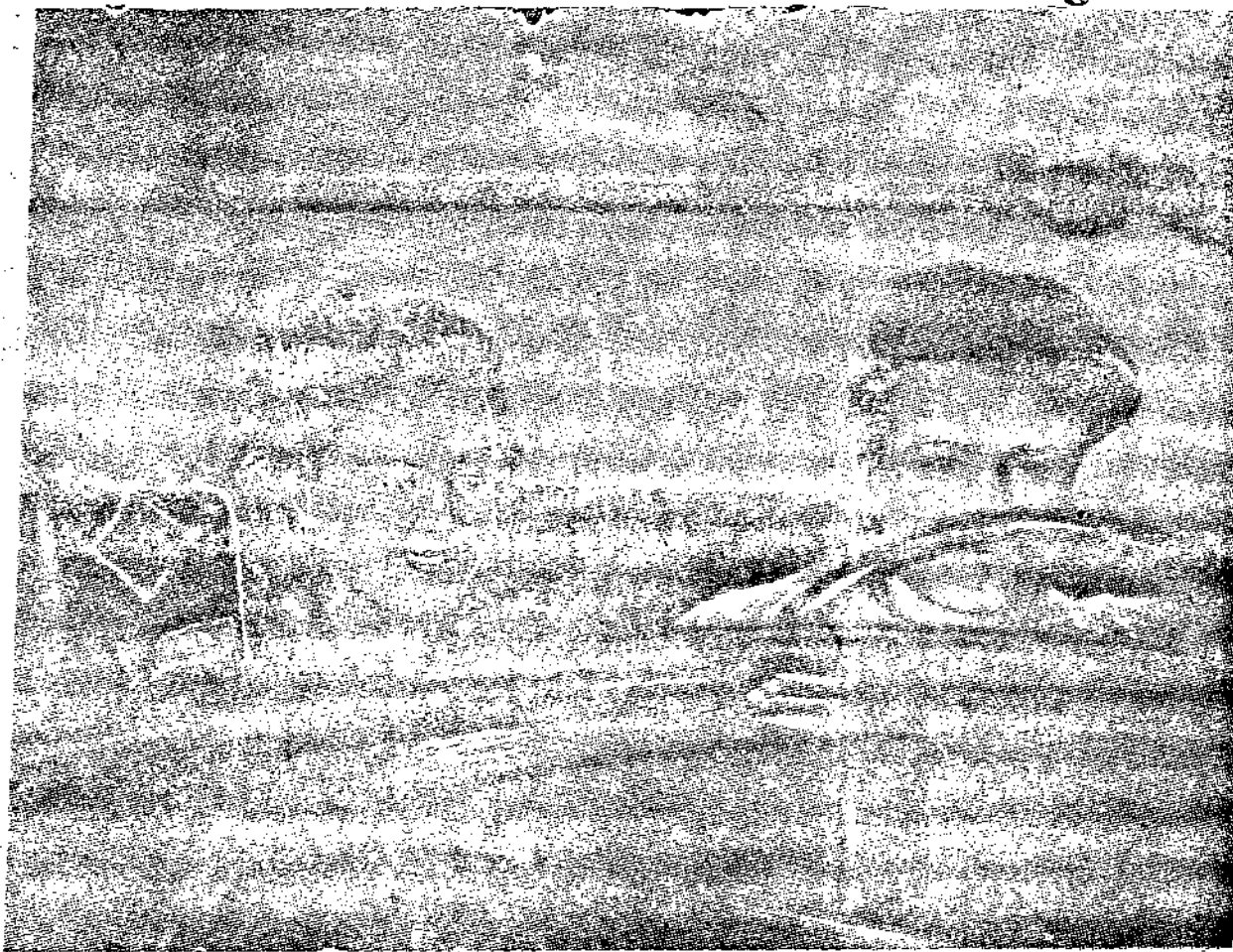
這兩個女主人公在這兩篇作品中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呢？初初看來，

似乎是很難答復這個問題的。阿非諾格諾夫所介紹給觀眾的女主角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女，出身於一個有教養，有知識的環境；她的祖父是個有名的科學家。茹夫利洛維支的瑪興茹是一個普通出身的少女，一個郵局勞動者。然而這兩個女主角有着某種血族關係，這關係我們可稱為現代蘇聯新女性的特徵。看了這影片，一個人會更能瞭解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許多事物。因為祇有經過了藝術的濾清之後，一個人才能把他們當作生活的基本過程的一種重要和普遍的反映看待。

就在這兒，這些英勇的俄羅斯女子們，這些高貴的蘇聯偉大人民的女兒們，他們驕傲地在歷史上高舉起了光榮的標幟。當銀幕上映出劇終的時候，一個人他就開始瞭解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是從何處產生，它——英雄主義——會震驚了全世界，並在希特勒侵略的路徑上建立了一座不可征服的壁壘。法西斯蒂將軍們，法西斯蒂間諜們與偵探們，他們能夠完善地蒐集各種關於蘇聯軍事力量與防禦能力的情報，但他們無法瞭解我們人民的心，個性與意志的力量，蘇聯人民堅定地準備為保衛他們的自由和獨立生存流到最後的一滴血。這些特徵以偉大的技巧，現在在這張影片的主要角色的個性上顯現出來了。

它的內容是單純的。有點兒像在復述羅蜜歐與朱麗葉這兩個情人的故事。——但他們的命運却與莎士比亞的英雄們不同，在這張影片的結尾處，寫着的是：緊隨在侵略我們的敵人被殲滅之後，幸福的希望就將臨近。

瑪興茹偶然遇見了車夫亞爾耶沙，這張影片的主角。這兩個年青人彼此都感到合意，隨即就在他們中間產生了純正的友誼，不久就發展到了一種深切真誠的感情。瑪莎是一個性格熱烈，倔強，誠實，決斷和有意志力的人。阿廖沙（Алеша）是個好人，但他有若干本質上的缺點。在一個他所喜愛的女郎面前，為了要表現他自己，他能夠撒謊，他沒有十分堅定的意志與創造事業的決心。為了一時的情感衝動他能放棄一些幸福。但是他雖有這一切的缺點，實際上他是個善良的人，縱然他不成熟，在實際的生活鬥爭中尚未磨練得堅強。但是，在經歷了若干的艱苦之後，他對一個公民所應盡的責任有了一個正確的理解，漸漸成爲一個有價值的，勇敢的，他的一羣中的傑出人材，值得獲到像瑪興茹這麼



馬興茄和阿廖沙的一個鏡頭

一個優秀少女的愛的。她，當影片映畢後，贏到了觀眾的喜愛與仰慕。

瑪興茄所持以征服我們的是什麼呢？她並不美麗，並未受高深的教育與修養，但在她個性裏却包藏着一種不平常的甜蜜，可愛與溫暖。激起我們這種感覺的，不僅是由於劇作者所賦與給瑪興茄的這種特徵，而且更多的是由於青年電影女演員凡倫丁娜·卡拉華亦娃（Валентина Караваева）扮演這角色時的動人的演技，而且，這張影片還祇是她首次上銀幕的處女作呢。

我們的羅蜜歐與朱麗葉的全部故事是以一個可怖的戰爭為背景的。一九三九年的五月，蘇聯境內的生活是晴朗而和平的，正在埋頭於偉大的建設工作。但突然一陣可憎的哭喪的妖婦似的聲音打破了溫煦的春夜的寧靜。一個警報！這警報雖祇是種演習，使國內的民衆們防備敵入自空中攻擊的危險。就從那時起，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就在片中一場一場



瑪興茄和阿廖沙的一個鏡頭

一個優秀少女的愛的。她，當影片映畢後，贏到了觀眾的喜愛與仰慕。

瑪興茄所持以征服我們的是什麼呢？她並不美麗，並未受高深的教育與修養，但在她個性裏却包藏着一種不平常的甜蜜，可愛與溫暖。激起我們這種感覺的，不僅是由於劇作者所賦與給瑪興茄的這種特徵，而且更多的是由於青年電影女演員凡倫丁娜·卡拉華亦娃（Валентина Караваева）扮演這角色時的動人的演技，而且，這張影片還祇是她首次上銀幕的處女作呢。

我們的羅蜜歐與朱麗葉的全部故事是以一個可怖的戰爭為背景的。一九三九年的五月，蘇聯境內的生活是晴朗而和平的，正在埋頭於偉大的建設工作。但突然一陣可憎的哭喪的妖婦似的聲音打破了溫煦的春夜的寧靜。一個警報！這警報雖祇是種演習，使國內的民衆們防備敵人自空中攻擊的危險。就從那時起，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就在片中一場一場

演却使觀衆感動得忘了在看電影。以爲面對着眞的人生。這張影片確是眞實的人生，表現得簡潔自然，它對於觀衆是十分接近，易於明瞭，而且感到愉快。發生在這張影片裏英雄們的事蹟是簡單和平常，但就是這種平凡比許多有效的刺激更使我們感動。千萬人能夠回想起有若干處與他個人的生活相似，就靠這種回想在觀衆與影片之間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在「瑪興茄」裏有片段的戰爭場面。雖然不多，但已充分表現了現代戰爭的真相。最使人激動的是當坦克車隊衝進正在焚燒中的城市，當先鋒隊與敵人展開肉搏戰，以及影片中的英雄擊毀了半毀房屋頂上芬蘭軍的機關槍巢。現代戰爭是可怕的，在蘇聯軍隊走向勝利之路上的困難是重重的，但是我們的健兒都受過英勇的訓練，他們是十月革命與內戰勝利者的兒女，他們已一舉而堅固地奠定了成功的基礎。我們的紅軍將士是在布爾雪維克學校中成長的，在戰士們的心裏深印着傳統的意志，爲一切人類爭取幸福的生活。人的一個最有價值的本質是瞭解怎樣在達到他目標的道路上，克服每一個與一切的障礙。

「瑪興茄」這張影片將不僅爲蘇聯觀衆所瞭解與贊賞，並且將爲所有民主國家的人民，已經起來與希特勒主義作殊死戰的人民所擁護。在這張影片裏安放着一個偉大的品德，表現了蘇聯人民的性格，他們全部的勇氣與決心，爲保衛他們的祖國與進步的思想，寧付任何代價。在這種決心與準備之下，去完成勝利，不計一切困難，表現了我們人民樂觀的信念，永不相信歷史將會逆轉，或是希特勒德國能阻止人類的進步。

這張影片驚險而仁慈的結束號召觀衆繼續戰鬥下去，懷着一個最後勝利的信心。「瑪興茄」有偉大的教育意義，無疑地可與另一張優秀蘇聯影片「前綫女友」（Фронтная подруга）並列，它會同樣獲得西方各民主國家的觀衆廣大的愛好。

（傅仙譯）

偉大的摩拉維

(ВЕЛИКИЙ МОУРАВИ)

在特皮利西(Тбилиси)街道上不聽到習慣的『您好啊』(Здравствуйте)，而聽到古老的問候 Хамарджвеба並不是不尋常的事。Хамарджвеба 意思是『勝利』。這是在眼見過好多戰爭的民族中才會產生的一種致敬方式。

喬治亞(Грузия)的歷史是一部對侵略者的數千年抗爭的歷史。在這抵抗中，喬治亞民族性的顯著的特徵是發展着——酷愛自由，驕矜，丈夫氣概以及好戰性。這些特徵栩栩如生地反映在十七世紀的民族英雄——喬治·薩卡特茲(Георгий Саакадзе)身上。

安娜·安東諾夫斯卡亞(Анна Антоновская)寫了一本關於喬治·薩卡特茲的小說，題名為『偉大的摩拉維』(摩拉維意思是將軍或軍事領袖)，因了這本小說，她新近獲得史大林獎金章。現在，她又與她的兒子合寫了以該小說為藍本的電影劇本，名叫『喬治·薩卡特茲』。它描寫十七世紀的喬治亞人和它的古老的城邑，破舊的村舍，老式的修道院，喬皇的宮殿，山道中的戰鬥以及特波利西活躍如畫的熱鬧市場。薩卡特茲被封建皇族驅出國境之後，在波斯王阿巴斯一世(Персидский шах Абасс I)手下當一名武將。他以獨力對抗阿富汗人(Афганцы)和印度人(Индусы)。他又征服了布哈拉(Бухара)。三年之後他又將巴格達(Багдад)屈服在萬王之王的膝下。

這電影以薩卡特茲和拜拉塔希維里(Бараташвили)兩人性格的對比作為基要。薩卡特茲是一個下層貴族，人民的朋友，由於他的才能，體力與勇敢，而出類拔萃。他的目的是要創造一個强有力的獨立的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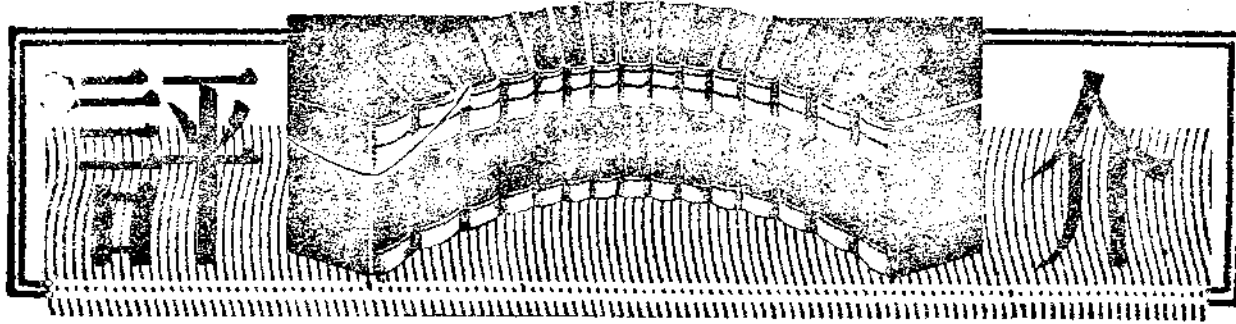
治亞。拜拉塔希維里是一個封建的領袖與朝臣，他厭惡平民。這部影片的主題是描寫薩卡特茲與封建君主的衝突。人民羣衆——農民，手藝匠，商人和國民軍——在影片中有着廣泛的描畫。

該電影將分爲二集，上集差不多已經攝就。莫斯科赫赫有名的演員卡却洛夫（Качалов），達爾漢諾夫（Тарханов）和克利莫夫（Климов）現在正在特皮利西從事俄文拷貝的對白部份。下集在六月底也將拍完了。

薩卡特茲一角由喬治亞演員阿卡基·哈拉伐（Акакий Хоравა）擔任。他演得十全十美。他的高大和闊肩頭的姿態，有力的聲調以及造型的動作猶如廬斯達維里（Руставели）的『虎皮服裝的武士』（Витязь в тигровой шкуре）一詩中的英雄。製片者是米海爾·契阿烏列里（Михаил Чиаурели），他以導演『最後的假面跳舞會』（Последний маскарад）和『偉大的紅光燭天』（Великое зарево）聞名。〔塔斯社稿〕

（楊懿譯）





涅葉特雷教授
(Зденек Неedly)

『斯拉夫人』

(СЛАВЯНЕ)

——全斯拉夫委員會俄文月刊——

「全斯拉夫委員會的雜誌『斯拉夫人』的基本目的，」在發表於該誌第一期的綱領中說，「乃是團結斯拉夫各民族並聯合一切愛好自由的民族去向希特勒德國和它的附庸作鬥爭」。

『斯拉夫人』這份雜誌基本上和那些以前的，傳播斯拉夫觀念或是純粹研究斯拉夫學的俄羅斯的以及國外的斯拉夫雜誌不同。『斯拉夫人』這一雜誌否認了一切汎斯拉夫主義的傾向。這雜誌暴露希特勒黨徒們的掠奪政策，他們消滅斯拉夫各民族及其世代文化的吃人計劃。在雜誌中經常地發表有關希特勒黨徒對斯拉夫人民的暴行的文件，宣佈德國法西斯黨徒在斯拉夫土地上的血腥統治。這雜誌並有系統地指出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解放鬥爭和紅軍的解放任務。

『斯拉夫人』不是專門的，關於斯拉夫學——討論斯拉夫人的語言

，歷史和文化的學術——的科學雜誌。然而有非常現實的科學問題，這些問題的啓發可以有力地加強現行戰爭中斯拉夫民族的團結。這就是爲什麼『斯拉夫人』這雜誌對斯拉夫各民族反對異族羅絆而鬥爭的歷史，對斯拉夫各民族的文化共通性的闡發給予很大的注意的緣故。

最後，這雜誌也揭載有關情報方面的，說到斯拉夫各民族的反法西斯運動如何在全地球上展開的文章，紀事和文件等。斯拉夫人是生活在世界一切角落裏的。斯拉夫人不僅住在歐洲，而且有很多住在美洲。在亞洲，非洲和澳洲也有斯拉夫人。用反希特勒運動來網羅這一切的斯拉夫乃是這雜誌很重要的任務。



到目前爲止，『斯拉夫人』已出了三期。在這幾期雜誌中發表了豐富的，多方面的極有價值的材料。

讀到希特勒吃人者在斯拉夫國家中的橫行時是不能不起激動的。希特勒劊子手們要在肉體上滅絕斯拉夫人民，企圖用恐怖的虐刑和侮辱來迫使他們屈服，焚燒城鎮和鄉村，搶劫，掠奪得斯拉夫人連一絲都不剩，把他們運到德國去做苦役和奴役。他們消滅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他們企圖把斯拉夫的土地變成自己的殖民地，變成自己的私產。

正像這雜誌所報道的那樣，「德國人已決定把白俄羅斯支解爲碎片了」。希特勒黨徒們把波蘭（Польша）割裂成碎塊。「他們把華沙（Варшава）從羅特茲（Лодзь），把克拉柯夫（Краков）從頓伯洛夫煤礦區（Домбровский угольный бассейн）劃分開來」。那曾經是波蘭人民和國家的搖籃的西波蘭的廣大領土（上西里西亞（Верхняя Силезия），波士南（Познань），波摩里葉（Поморье），法西斯蒂則把它併入日耳曼帝國，稱爲華鐵蘭特州（Вартеланд）。在其餘的領土上則建立了所謂『總督的統治』。

德國人把捷克（Чехословакия）和南斯拉夫（Югославия）割裂爲幾部，他們煽動兄弟一般的斯拉夫民族去自相敵對，用挑撥離間的方法去活動：分而治之。



關於被希特勒奴役的斯拉夫各民族的苦難，在這雜誌中有很多具體

的事實和文件的證據。在一篇發表於「德意志東方日報」(Дейче цейтунг им Остланд)上的文章裏，那所謂「白魯丹尼亞(Белорутения德人對白俄羅斯的稱呼)總督」威廉·古倍(Вильгельм Кубе)恬不知恥地宣稱道：「白魯丹尼亞的大城市：明斯克(Минск)，維德勃斯克(Витебск)，哥美爾(Гомель)，莫奇廖夫(Могилев)等都變成了瓦礫場。沒有一種必要去恢復這些城市，因為城市會損害白魯丹尼亞人，因為他是愛土地的。」

佔領者的無恥性沒有界限。他們覺得心滿意足的是：白俄羅斯的城市被毀了，人們被註定了死亡的命運。「現在德國人已決定奪去白俄羅斯人民生命的基本泉源——土地了。波羅的海沿岸男爵羅森堡(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барон Розенберг)用德國政府的名義宣佈了利用土地的新法規，按照這個法規，白俄羅斯農民被剝奪了土地的一切權利。他們的土地轉移到佔領者的管理下而分配給德國地主們」。這是莫奇廖夫州曹斯基區(Чаусский район)的農民彼得羅·拿列加(Петро Нарейка)所寫的。「春季剛剛一到，德國佔領者的關於土地革新的冬季討論就立告終止而開始了這一『革新』。在區內建立起德國人的土地管理，這管理處的首腦是德國軍官。

「區內爬來了德國的地主，他們沿着集體農場探摸着，搜索着，那裏是最好的土地，那裏他們可以建立自己的領地。」

白俄羅斯人民是被殘酷地消滅着。按照這雜誌的最低統計，已有七十萬以上的白俄羅斯人口被殺滅了。白俄羅斯的首都明斯克則成爲瓦礫。

可以與明斯克相比的還有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Белград)。在貝爾格勒，死亡的數目，按照最低的統計，也要超過三萬五千人。一個在蘇德前綫被擊斃的第二四六坦克師團的法西斯軍曹霍普特(Хаупт)在他的日記裏寫道：「城市幾乎完全被轟擊所毀了，完全被洗劫一空了。在城中居住是不可能的」。這一記錄是在佔領後第二天——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四日——寫的。那末現在這城市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這雜誌提供了關於所謂波蘭殖民地化的詳細證據。「有一千五百萬波蘭人被趕出了所謂『華鐵蘭特』州，而他們的土地和財物則轉變爲殖

民者的財產。在波蘭，目前已有二十萬以上的德國人的農戶。關於其中一個農戶，德軍下士貢脫·拉茨（Гюнтер Лаце）的妻子在給她丈夫的一封信中寫道（這封信是在蘇德前綫獲得的）：「姑母接收到一個從此地移住出去的波蘭人的農場。她接受了土地，物品的清單，兩頭牛，小牲畜，家禽等等。此地波蘭人幾乎已經絕跡。剩下的祇有那些理應替我們工作的女子」。

參

★

這雜誌不僅宣露出斯拉夫人的苦難，而且也宣露出他們反希特勒主義的積極鬥爭。這裏佔第一位的是紅軍的英勇鬥爭。關於這鬥爭葉列敏柯（Еременко）上將在一篇論文『在反希特勒主義鬥爭中的紅軍解放使命』（見「時代」第四十九期）中就敘說出來了。此外，這雜誌還用很多的篇幅來紀述暫時被希特勒黨徒佔領的蘇聯領土內的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游擊隊的鬥爭。

這雜誌關於南斯拉夫游擊隊也提供了不少消息。他們的鬥爭逐漸的擴展開來而採取了有組織的性質。

不過游擊鬥爭並不是斯拉夫各民族在被希特勒佔領的國家內的唯一鬥爭形式。在這雜誌中有很多的材料講到斯拉夫國家內的怠工和襲擊。延緩的工作，兵工廠的爆炸，煤油的破壞，鐵道上的災禍——這些都是每天的現象，捷克的工人和技師，每一步都冒着生命的危險，給希特勒的軍事器械以損害，毀壞了材料，製造出不會爆炸的炸彈以及其他等等。

在紋黛·萬西列芙斯卡雅（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和亞歷山大·柯爾納楚克（Александр Корнейчук）的文章中引用了俘虜的有趣的承認。斯洛伐克人說道：「在我們那裏，當農民打穀的時候，就已站着德國人在計算每一家有多少人；留下了祇是不使餓死的一點穀，而其餘的穀則馬上收集起來送到德國去了」。

克羅地亞（Хорватия）的俘虜說道：「我們，一羣克羅地亞的軍官，整隊站着，德國的SS軍官發表這樣的演詞：『你們中間誰要把世界從布爾雪維克主義裏解放出來而自願同偉大的德軍隊伍一起作戰的話，那麼就留在原地；誰不願意和布爾雪維克作戰，那麼讓他走向前面，

但是我警告，他將和他的家人一起被射殺』。」



斯拉夫各民族的反希特勒運動一天一天地擴展開來了。在這運動中起着特別作用的是兩次在莫斯科舉行的全斯拉夫反法西斯大會：第一次在一九四一年八月，第二次在一九四二年四月。關於這一點不難根據發表在這雜誌上的材料而得到信實。在波蘭，在捷克，在南斯拉夫，史大林同志的演詞都由祕密的組織印發出來了。

在被奴役的斯拉夫國家的域外產生了斯拉夫的巨大運動。一九四二年四月底舉行了美洲（Америка）斯拉夫人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近二千五百人，大會通過了應該立即建立第二戰綫的議決案。在澳洲（Австралия），斯拉夫人也建立了一個援助紅軍的組織。

『斯拉夫人』三期的材料證明了最主要的一點：一切的斯拉夫民族，大的和小的，在國內的和在國外的，都不妥協地與希特勒作鬥爭，和他的暴行作鬥爭。整個斯拉夫人的世界是在動起來了。所有的斯拉夫民族都有一個堅強的信心，就是他們將手挽手地和世界上一切愛好自由的民族去重新奪取那失去的自由。但是這個勝利不是輕易地可以得到的。希特勒將鼓起他最後的力量來獲得勝利。斯拉夫各民族應當獻出他們所能獻出的一切，那末勝利便將是屬於我們的了。

（原 譯）



理 進
(Вл. Линн)

葉夫格尼·彼得洛夫的

「前 綫 日 記」

(“ФРОНТОВОЙ ДНЕВНИК” ЕВГЕНИЯ ПЕТРОВА)

葉夫格尼·彼得洛夫的生命在說得半句話的時候便停止了，他沒有能把最主要的說完……幾乎去年的整個冬天他是在莫斯科城下的戰綫上度過的。深夜，在前綫度過了異常寒冷和疲乏的一天之後，回到編輯室來，便坐下寫作。他急忙着寫作他所看見的故事。當彼得洛夫已經寫成了例定的文章時，他所脫下的短外套似乎還保存着寒冷。這已成了這位作家的慾求，他一天也不能延遲寫他所看見的故事。

彼得洛夫很多地和聰明地觀察——他有很好的眼睛。細小的事情，一到他的手裏，便活躍而生動起來了。祇有優秀的作家才能這樣的寫：「後來我發現腳底下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閃爍着寒冷的藍光的穀粒。好像有人帶着一隻袋子在前面走着，從那袋子裏落下這種神異的不滅的星火，撒在地上。我一時竟無從辨別很簡單的，這是那關心的庶務的手在森林裏所搜集的朽木在帳幕之間形成了光亮的小路。這裏把這種路叫作銀河……我用我那雙粗重的不透水的靴子小心地踏着步子，竭力不要踏壞了宇宙。」

大概，在一百二十九年以前，俄國的軍隊，也像我們現在一樣，會在大魯基諾(Тарутино)農民小屋裏在爐子邊烘乾自己的氈靴，吸着馬好爾卡烟草，吃着同樣這種黑麵包和美味的菜湯和稀飯，而且也是同樣地去赴死，爲了拯救俄國和歐洲。

那關於動物——鹿，貓，狗——對於巴倫次海上某處砲台的高射砲

火的感覺的描寫顯出了大匠的手段。「這真奇怪，可是，一聽見了開砲，牠（鹿）便奔到砲台上。在那裏，固然，轟聲吼得更厲害，然而這裏都是自己人，所謂在和陸中，就是死也是好的。」

「一個老藝術家，坐在掩蔽室裏用熱情的專心注意繪畫着偵察兵的英雄肖像，以代替坐在他畫室的巨大畫架前描寫靜物（瓶子，鮭魚尾巴）；十歲的小孩子，送偵察兵到德軍後方去，以代替上學；年輕的姑娘，射擊德國將軍。以代替在粉紅色的簿子上寫詩，等候求婚的新郎；區消費合作社的主任，組織着游擊隊，以代替他在辦公室裏接待訪問者，——所有這些（還有千千萬萬的例子），凡是蘇聯放進它衛國戰爭中去的事物……都是對於德國人是異樣的，反常的，和不可了解的，蘇聯知道它開進什麼港口，並且它是有着順風的。」

在這一本本質上說起來是難得的前綫日記中，有着很多的這種細膩的觀察和溫情。它是由一些在不同的時候為報紙所寫的文章搜集起來的。有許多速寫是為美國人而作的，它們那些說明的繁細對於俄羅斯讀者似乎是多餘的。可是在這本小書裏——有着一九四一到四二年冬季爭奪莫斯科的戰事。在這本小書裏——有那冬季的異常的寒冷，和那學習打勝仗的人的幸運，並且有一種瞭解，德國人在莫斯科近旁所受的創傷，雖然不是致命的，但却是定命的。

「對於侵略者的憎恨使每一個戰士變得堅強，就像那他所站立在上面的凍結的地面。」「現在是兇惡的，刺人的冬季。禿裸的森林凍硬了。樹像高貴的用白銀製造的器皿。一九四一年的冬季開始了，德國人向莫斯科的進攻也開始了。彼得洛夫整月地注視着事變的進行——從「莫斯科是我們的」，「阻住德國人！」「九月在西綫」速寫到書中的最後幾篇速寫：「在十月」，「在正月」，「在二月」，「在三月」。德國人在莫斯科城下被擊潰了，德軍的退却開始了，偉大的詩史，就是這位巨大而聰明的藝術家所描寫的史詩開始了。在開頭的一篇速寫中彼得洛夫說道：「再過幾年，我們這有才能的民族將給世界以一個新的列夫·托爾斯泰，他將把握住一九四二年的衛國戰爭的廣大題材。」

「不過那時——而且不僅是那時，並且在全部人類史上——沒有像希特勒德國那樣的敵人，這樣野蠻渴血的，無恥的敵人。」

這個未來的作家是不會忽略葉夫格尼·彼得洛夫的這些前綫速寫的。這位在一九四一到四二年的艱苦而英勇的冬季中工作的作家，像一個新聞記者似的，在他的粗略的速寫中，他體驗到冬季的裂膚的嚴寒，得勝的俄羅斯人的英勇精神，以及在慘酷的鬥爭日子所產生在人民心裏的偉大的希望。人們將用美好的言辭來紀念這位忙着講出他在這些日子中所看見的一切的葉夫格尼·彼得洛夫。我們的讀者也將帶着感謝的心來讀完這本關於今日鬥爭的書。

這本書終結的速寫是關於西伐斯托波爾港的事情，這篇文章到達莫斯科已在彼得洛夫逝世之後了。「長長的一聲尖銳的呼叫傳播開來，好像一根嘖嘖有聲的針迅速的刺透人心。高射砲吼響，一架偵察機在天空中融化。」「於是，最後，我們在月光中看見了一塊岩石之地，現在我們整個蘇維埃土地都懷着驕傲與同情想着這塊土地。」用着確當的妙筆，作家葉夫格尼·彼得洛夫寫下了他所自謙地稱之為「戰事通訊」的最後幾行字。（易貝譯）

- 葉夫格尼·彼得洛夫是蘇聯一位優秀的幽默作家，他曾和伊里亞·伊里夫（Илья Ильф）用舊世界的卑污可笑的現象，給新時代的人們製造了不少「健康的笑」。他們兩人合著的小說，有「十二把椅子」（12 стульев），「小金牛」（Золотой теленок），與「一層樓的美國」（Одноэтажная Америка）等數種。伊里夫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因病逝世後，彼得洛夫仍繼續那會和死去的戰友合作過的寫作事業。蘇德戰事爆發後，彼得洛夫便投身做了戰地作家，在前綫的猛烈砲火下，把他所見所聞的英勇壯烈，以及敵人的殘酷無恥告訴給蘇聯人民，告訴給全世界，在這個大時代中做了一個正義的見證……一九四二年七月，在西伐斯托波爾的激戰中，他在前綫殉了國，死在他的文化崗位上了。遺著有「前綫日記」一冊。本文便是介紹這一本以血肉與生命寫成的小書的。「前綫日記」最近已由蘇聯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都一三二頁。——譯者

作者介紹

托爾斯泰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著名俄羅斯現代作家，生於一八八三年。在革命前早就開始寫文藝作品。他的第一本「詩集」(Стихи)在一九〇七年出版。他自傳性的中篇小說「尼基大的童年」(Детство Никиты)，中篇小說「跛子老爺」(Хромой Барин)最享盛名。描寫革命時代俄羅斯社會的巨大三部曲「苦難的歷程」(Хождение по мукам)，「兩姊妹」(Две сестры)和「烏金」(Черное золото)，一名「亡命者」(Эмигранты)，長篇空想小說「阿哀里大」(Аэлита)，長篇小說「工程師加林的變曲綫體」(Гиперболоид инженера Гарина)，「怪人」(Чудаки)及其他等。托爾斯泰寫了很多短篇小說，給兒童看的故事和中篇小說。其中最享盛名的是童話「金鑰匙」(Золотой ключик)，這是根據義大利民間故事改寫的。這童話已經改編作劇本和電影脚本。「金鑰匙」一劇在蘇聯許多兒童戲院上演。

托爾斯泰曾寫好幾個劇本——「射擊」(Выстрел)，「愛情是金的書」(Любовь-книга золотая)，「機器的暴動」(Бунт машин)，「青春的製造廠」(Фабрика молодости)及其他等。一九二四年他和史巧哥列夫(П. Е. Щеголев)一同寫了兩部歷史劇本「女皇的陰謀」(Заговор императрицы)和「阿席夫」(Азеф)。

托爾斯泰是蘇維埃歷史小說的大匠。他寫了一部兩大巨冊的長

篇歷史小說「彼得大帝」(Петр I)和「麵包」(Хлеб)，即保衛蔡利郵」(Борьба за Царицын)，描寫內戰和史大林格勒的爭奪戰。「彼得大帝」已經譯成世界主要各國的文字。中譯本和日譯本也已出現。

第二次衛國戰爭開始後，托爾斯泰寫了好幾篇很有力的小冊子和政論，論俄羅斯人民，論蘇維埃愛國主義，論德國法西斯軍隊的道德面目等。他的某幾篇文章已經譯成中文，在「時代」雜誌上發表。

托爾斯泰曾幾次到前綫。他幾篇歷史性的文章，題名「俄羅斯土地從那裏來」，內容豐富。關於俄羅斯人民的第二次衛國戰爭的文章，搜集在一九四二年所出版的文集「祖國」裏。

托爾斯泰比較詳細的傳記，可參看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的第十八期「時代」。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為托氏六十壽辰，蘇聯政府授予勞動紅旗勳章，以表彰他的文學功績。

西蒙諾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蘇聯著名的青年詩人，小說家和記者。

衛國戰爭的時候，詩人西蒙諾夫的名字在蘇維埃作家中間已經成為最有名的一個。他最初的詩集在戰爭之前就已出現。在戰爭的前夜，他寫了蘇聯著名影片「我們城市的青年」的脚本。從戰爭的第一天起便到前綫去充當紅軍機關報「紅星報」的記者。他的通訊和詩篇在蘇聯戰地報紙和中央報紙上爭載着。詩人通訊員的名字迅速的在全蘇聯和國外傳遍。最享盛名的是他的詩章，總稱「抒情的日記」和劇本「俄羅斯人」。

在這一期裏我們只從「抒情的日記」裏選譯一篇「等着我」刊載。這首詩已經作曲家德什爾靜斯基(Дзержинский)和白朗透(Блантер)兩人各譜曲子一隻(都已在「時代」上登出)。這隻歌已迅速的在紅陸軍和紅海軍之間流行。紅軍戰鬥員頗多從戰地報紙上剪下這首詩，隨信一同從最前綫寄回家去。

劇本「俄羅斯人」現在蘇聯三十多個戲院上演。它已譯成英文

，在美國極受歡迎。

鐵霍諾夫（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是蘇聯的大詩人。他因為詩篇「基洛夫和我們同在」，獲得一九四二年史大林文學獎金十萬魯布。

鐵霍諾夫是把喬治亞詩譯成俄文的優秀譯者之一。他並且善於寫短小的小說和速寫。本刊上期曾登他的戰時速寫「蘇維埃人羣像」。

學術家達萊（Академик Е. Тарле）蘇聯著名歷史家，蘇聯學術院會員。俄國和歐洲歷史的巨擘博學家之一。曾著作許多國際外交關係史。他的精心研究「大陸封鎖」給他造成世界的聲譽。達萊並且是紀述俄羅斯人民第一次衛國戰爭的「拿破崙」一書的著者，這本書用引人入勝的形式講述一八一二年拿破崙怎樣侵入俄羅斯和後來他怎樣戰敗。達萊在去年又完成他的歷史研究：克里米亞之戰」（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這書最近就將用俄英兩文出版。

學術家達萊是蘇聯偵查希特勒黨人罪行的國家非常委員會委員。

托爾斯泰六十壽辰

政府授予紅旗勳章

一月十日為學術家，史大林文學獎金得獎者，作家阿列克賽·尼柯拉葉維赤·托爾斯泰六十歲壽辰（一八八三年一月十日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為了他在文學領域裏的成功功勳，特指令授予勞動紅旗勳章。〔塔斯社莫斯科一月十日電〕

信

箱

A B C 先生：

你提議本刊開闢「文化新聞」一欄，很遺憾，我們不能接受。關於所有蘇聯文化消息，我們都刊在「時代」周刊上。本刊不常出版，所以不能登載時間性的材料。我們想把「蘇聯文藝」弄成「較厚的」文學藝術雜誌，在上面發表新蘇文學和舊俄文學優秀作品的譯文，以及關於文學史，戲劇和音樂的文章，藝術和文學的理論文章。

你的第二個建議，——把曾得史大林文學獎金的蘇聯作家的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這是我們可以執行的。例如我們這期便刊載曾得史大林獎金的鐵霍諾夫的詩篇「基洛夫和我們同在」。

★

蕭韻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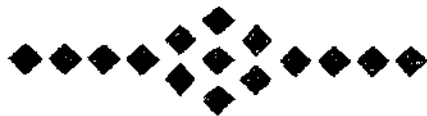
來信收到了。你希望藉本刊來認識蘇維埃文學，我們當努力充實以副雅望。但是要擴大篇幅，我們有兩個很大的困難，第一是上海優秀俄文譯者的不夠，第二是紙張和排印費的昂貴。作為編者的我，給本刊所提出的目的是：發表完全從俄文直接譯出的新蘇和舊俄文學作品的譯文，因為蘇聯作家的舊有的中譯大多是從英日或其他文字轉譯而來，並且大部份不準確。我們需要由俄文翻譯文藝作品的譯者。

來信中提起魯京(Лукин)所寫的「靜靜的頓河」的序言，我們當譯成中文，最近發表。

你說有一位中國作家在編作高爾基作品的目錄，這很使我們發生興趣。請他到我們編輯部來接洽發表的條件。所說「高爾基的回憶和其他小說」新譯文，請告訴我們是否是從俄文譯出的。

很遺憾，歷史小說「成吉思汗」和「偉大的摩拉維」，我們暫時不能出單行本。

羅 果 夫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2

蘇 聯 文 藝

第 二 期

★ 一 九 四 三 年 一 月 出 版 ★

編 輯 者 羅 果 夫

發 行 者 蘇 商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公 共 租 界 警 務 處 登 記 證 字 一 一 一 〇 號

每 冊 定 價 \$ 30 40

